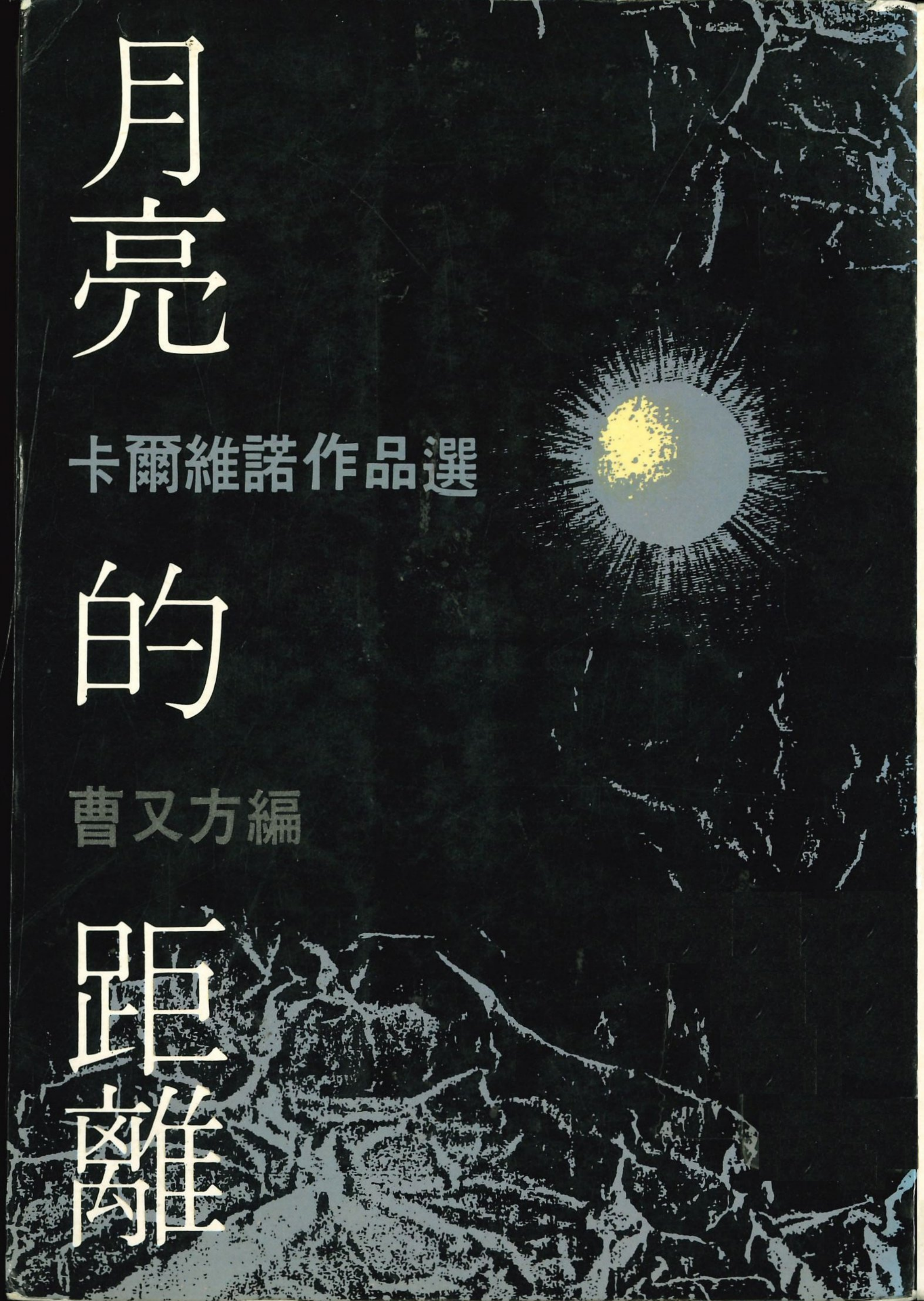
月亮的距離

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編



月亮的距離

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編

SF 13

月亮的距離

曹又方 編

知識系統

月亮的距離

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編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SF
13

月亮的距離

——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編

1109988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目次

一代寓言及科幻大師　曹又方　一
月亮的距離　洪春滿譯　七
洞中男子　李永平譯　二九
隱形城市　非馬譯　四一
恐龍　袁華清譯　五三
一對夫婦的故事　費慧茹譯　七九
監票員　李錚 梅林譯　八五
爲何讀經典　吳潛誠譯　一七五

附錄

綜覽卡爾維諾作品　董鼎山　一八九

卡爾維諾論性、文學、政治　丁莫賽　二〇三

卡爾維諾作品索引　二〇七

一代寓言及科幻大師

——代序

曹又方

義大洛·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生於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市鎮。父親是義大利人，由於從事熱帶農藝學而滯留拉丁美洲多年，母親也是植物學家。兩歲時隨父母歸國，少年時代由於父母的薰陶對自然科學具有豐富的知識，並培養出對自然的熱愛。爲了繼承從事科學的家庭傳統，一九四〇年他報考了都靈大學農學系。

自幼愛讀吉卜林、史蒂文生，特別是康拉德小說的卡爾維諾，邁過了一九四三年德國納粹入侵，帶着十六歲弟弟參加游擊隊的歲月，於戰後直接進入都靈大學文

學系三年級就讀。一年之內通過四年全部科目的考試。一九四七年九月他以一篇關於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的論文畢業。

事實上，這段期間的卡爾維諾非但在抵抗納粹運動時加入義大利共產黨，而且在大學裏亦是一名積極分子，並且爲黨報寫過許多政論性文字。與此同時，他的文學創作亦已開始。從一九四五年開始他就發表幾個短篇小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並以二十天時間，寫就根據游擊經驗寫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蛛巢小徑」，非但受到好評，而且獲得喬內獎，一舉成名。

大學畢業之後，他曾經在都靈著名的愛依諾廸出版社工作，因而結識一批前衞作家和哲學家，在文學及思想上得以迅速成熟起來。

此後幾年卡爾維諾的創作頗豐。一九五二年發表「阿根廷螞蟻」和中篇「分成兩半的子爵」。一九五六年編寫集結了兩卷「義大利民間故事」。一九五七年完成「樹上的男爵」，此書並爲他贏得維阿雷喬文學獎。一九五八年的「煙霧」則獲巴古塔獎。一九五九年完成「不存在的騎士」，並於一九六〇年將之與「子爵」、「男爵」合併爲三部曲出版，並增寫「後記」。

一件重要的事在這裏不得不提。卡爾維諾在一九五七年於蘇共二十大之後退出義大利共產黨。而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主要的事則是他負責編輯大型文藝評論刊物。此外，他一直未曾間斷過爲報刊撰寫文章，從事他所喜愛的新聞工作，直到一九六四年結婚並遷居巴黎，但是此後他卻未曾放棄愛依諾廸出版社的工作。

在寫作上，「監票員及其他故事」可以說是他的最後一部寫實小說，義大利文本是在一九六三年出版。此後他便全力投入他的寓言和科幻創作之中，充分顯現出他的特長和風格。一九六五年的「宇宙連環圖」和一九六七年做爲續集的「時間零」是描寫宇宙體系、人類起源和社會形成的神話故事，奇幻之中充滿了廣博的天文學和新宇宙學的知識，並且蘊含了深刻的哲學思想。至於曾獲得費爾特里內利大獎的「命運交叉的城堡」和「隱形城市」亦是哲理和寓言性很強的作品。而「馬可凡爾陀」更是一本具有怪異色彩的寓言小說。說到「冬夜旅客」，它的結構十分奇特，是由十二章作者的議論和附在其後的十個獨立短篇小說組成。至於卡爾維諾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則是「巴羅馬先生」，以荒誕的情節表現當代人的孤寂和失落。而他最後的未竟遺作則是「太陽之下的美洲豹」，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以義大利

文出版，收集了作家擬以「五種感覺」爲題而寫的系列短篇中已完成的三篇。

縱觀卡爾維諾的創作道路，可以說是由寫實主義走向後現代主義的作家，尤以寓言小說和科幻小說爲其主要特色。

寓言小說興起於五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當代文學中形成實驗派的一支勁旅，博赫斯和納布可夫以及卡爾維諾都是先驅。「分成兩半的子爵」創作時間早在一九五二年，發表時人們曾爲之驚奇迷惑。事實上「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全都具有寓言框架，只是各自獨立成篇，並藉以表現人們實現自我、通向自由的三個階段。這是作者在「後記」中所說的，可謂他寓言體的代表作。

目前寓言小說的跟從者不少，可以說是在寫實小說之後的一條出路，獲得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便是此道中人。至於英國其他的作家則有勞倫斯•杜芮爾（Lawrence Durrell）、艾瑞絲•莫道珂（Iris Murdoch），而安東尼•柏吉斯（Anthony Burgess）也朝此方向前進。在美國的作家之中，約翰•巴斯（John Barth）、約翰•霍克斯（John Hawkes）、寇特•馮尼格（Kurt Vonnegut）都可謂此派熱衷者。

寓言小說的主要特色是在於其具有高度技巧性和娛樂性的特殊形式。當然，對於寓言所具有的傳統教誨意義性質，現代的寓言小說家當然也以屬於現代的方式加以諷喻。

儘管我們以爲卡爾維諾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寓言和科幻特色，但是他卻交混使用過寫實主義、超寫實主義、象徵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各種創作方法。在寫作上，他一直在追求諸般的探索和實驗。他曾經表示，希望能爲每一部作品找到一種最爲恰當的表現手段。「後現代主義」不過是他所進行的探索之一。而且，他對於自己寫的東西並不表示滿意。比較起來，較爲鍾愛的是四十年代的「蛛巢小徑」、五十年代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六十年代的「宇宙連環圖」、七十年代的「冬夜旅客」，以及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巴羅馬先生」。

生在大西洋彼岸島國古巴的卡爾維諾，當時他的父親爲他取下了最爲義大利化的名字「義大洛」，藉以懷念祖國。但是卡爾維諾的聲譽和影響力卻非但遍及歐陸，而且廣及美洲和拉丁美洲。在他的晚年，一九八〇年，他率領全家回到母國義大利的羅馬定居。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因腦溢血在西耶納的一家醫院辭世，

享年六十二歲。

這位作家在生前就已贏得高度的肯定和盛譽。義大利著名的作家貝維拉庫稱讚他是「戰後最令人折服的小說家」。美國的評論家約翰・斯特羅克則認爲他是「義大利最獨出心裁、最富有創作才能、最有趣的寓言式作家」。約翰・巴斯亦曾稱讚他是「眞正的後現代派作家」。而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更在卡爾維諾逝世當天發表悼念文章，把他譽爲「最有魅力的後現代派大師，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位偉大藝術家之一」。

在此，讓我們等待時間來爲他做更公正的評價吧。

月亮的距離

洪春滿 譯

根據喬治・H・達爾文爵士的理論，有過一個時期，月亮離地球很近，後來，潮汐漸漸把她推遠去了；這潮汐是月亮本身在地球水域上引起的，而就在那水域上地球緩緩失去他的精力。

我太清楚了！——老Q這樣叫道——你們或已全忘光了，但我仍記得。那龐大的月亮，經常就在我們之上，月圓的時候——夜晚就和白晝一樣明亮，只是那是一種含帶奶油色澤的光亮——看起來，彷彿她隨時會把我們壓碎似的；新月初露時，她在空中滾動，像被風所吹的一把黑傘；她在膨脹時，她的尖鈎向前彎得很低，低得像是要插入海岬頂端並就陷在那裏似的。在那個時期，月亮盈虧的整個過程與現在不同；因爲她與太陽的距離、她運行的軌道以及她所形成的各種我已忘了名稱的

角度與現在的都不一樣。至於天蝕嘛，那是常有的現象，因爲當時地球和月亮經常纏在一起，自然嘍，那兩個龐然怪物總是不斷地使對方落入陰影中：一個在先，另一個在後。

軌道？喔，不用說當然是橢圓形的：它會一陣子把我們圍繞起來，然後一陣子自顧自飛行出去。那潮汐，當月亮繞近時，它會漲高得沒人能糾回。有過一些夜晚，當月亮又圓又垂得很低很低的時候，潮水高漲，只差間髮之際，就說是幾碼吧，月亮就會被海水浸濕了。至於攀爬月亮的事？我們當然做過：我們只須划船到海上，船到月亮正下方時，拿一把梯子倚月豎起便可一攀而上。

月亮運行時，最低的那一點就在鋅巖一側。我們常常划着當時特有的一種圓形的平面軟木小船到海上去。那些小船載過我們幾個人：我、船長VV、船長夫人和我的聾子表哥，有時候小X也跟來——她當時大約十二歲左右。那些夜晚，海水非常平靜，似水銀一般平滑，水裏的魚隻，紫羅蘭般的顏色，抵不住月的吸引力，全都浮到水面上來了，各種魚都有，包括章魚和橘黃鰻。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一隊一隊的小蟹子和烏賊類的海裏小生物、輕而軟的海藻及珊瑚植物等被沖離海面，落在月

亮上，它們或倒懸在她灰白的表面上，或停留在半空中，形成一堆堆磷質；我們總得揮起香蕉葉，把它們搧到一旁。

我們作業程序是這樣的：我們船上有一個梯子，我們當中的一人扶穩梯子，另一人爬到梯頂，第三個人則搖着槳，一直搖到船在月亮的正下方。這就是我們爲甚麼總必有那麼多人在船上的原因（我所提到的，還只是主要的角色呢！）當船靠近月亮時，在梯子頂端的那個人，常會變得驚嚇惶恐而叫起來：「停住！停住！我的頭快撞上了！」這就是我們在那情形下所得到的印象：眼看着月亮在頭頂，巨大無比，她粗糙的表面全是尖釘和鋸齒狀的邊緣。也許現在已不一樣了，但當時月亮的底層，在她運行到最靠近地球時幾可擦削上地球的月肚部分，全是爲一層層的尖鱗覆蓋着的，其形狀類似魚肚，而那味道，據我記憶所及，聞起來若不算是十足的魚腥味，多少也有點像薰過的鮭魚味。

實際上，當我們在梯頂最高的橫桿上站直挺立起來時，若把手臂往上伸直，才正好能搆得上月亮的邊。我們曾仔細的橫量過那距離（當時我們還沒猜疑到月亮在移離我們），我們唯一眞要小心的是手的位置。我總選定一塊看起來很穩牢的鱗片

（我們一梯次五人或六人一組上去），先以一手抓牢，再兩手齊來，然後我會立卽感覺到梯子和船都在我下面慢慢漂離而去；而月的律動會把我由地心引力扯開。的確，月亮就是這麼強勁，她會把人往上拉；在你由地球越到月亮上那一瞬間，你就會體會到這事實：你必須很快的旋轉上去，像翻觔斗一樣，抓牢月的鱗片，把雙腿往頭上躍去，直到雙腳落在月球表面。從地球上看來，你會像是頭倒懸在那兒，但對於你，那是自然的姿勢，唯一會顯得奇怪的事是：當你睜眼看去，會看到海在你上面，閃亮着，船隻和其他的人也都上下顚倒過來，像一串串掛在藤上的葡萄。

我的聾子表哥具有一種特別的跳月才賦。在他觸及月球表面的那一刹那，他那雙笨拙的手（他總是第一個由梯子跳上去的人）就突然變得靈巧敏捷，馬上會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使他能跳上去；事實上，單單他手掌的力量似乎就足以讓他黏在月亮表層。有一次我甚至以爲自己目睹了在他伸出雙臂時，月亮就親自移向他的一幕。

他跳回地球時也一樣靈敏，而那是一件比跳上月亮還困難的事。對我們其他的人，跳回地球的動作包括往上縱跳，越高越好，手臂往上舉（這是指從月亮上看而

言，因爲若由地球上看，這動作像是潛水，或往下游泳，手臂是在身體兩側）；另一種說法是：像由地球往上跳，只是此刻我們沒有了梯子，因爲月亮上沒有東西可以支撐梯子。我表哥不像我們一般把手臂伸出而跳起，反而把身體向月球表面彎去，頭朝下，就像要翻觔斗一樣，然後，雙手一推就縱身躍起來了。我們從船上看他直立在空中，就像是他在支撐着那巨大的月球，同時用他的手掌拍擊着她，把她往上抛出。他的腿降到我們搆得到的距離時，我們就握緊他的腳踝，把他往下拉到船上。

也許你會問我：我們到底上月亮去幹嘛？讓我來解釋給你聽吧：我們帶着大調羹和水桶到月亮上去採集月奶。那月奶相當濃，有點像軟乳酪一般，它通常存在月球表面鱗片間的隙縫裏，是地球上各種不同的物質在月亮飄過時從平原上、樹林間、湖泊裏飛上月亮後而發酵形成的。其主要成分是植物的汁液、小蝌蚪、碳氫化合物、扁豆、蜂蜜、澱晶體物、鱘魚卵、黴菌、花粉、膠質物、小蟲、樹脂、椒、礦鹽，和一些燃渣物質。我們只要把調羹插入覆蓋在月球粗糙地段的鱗片裏，再抽出來時，就有一滿匙可口的混乳。這顯然不是很純的奶酪，因爲它摻有許多雜物。

在發酵過程中（在月亮行過廣大的沙漠上的熱氣時發生的），不是所有的物體都熔化殆盡。有一些仍陷在鱗片之間：例如手指甲、軟骨、螺釘、海馬、核粒、花莖、陶瓦碎片、魚鈎等等，有時甚至還有梳子。所以在我們採集之後仍得精煉、過濾這混乳。但這不是困難所在，難處在於如何把混乳運送到地球上。我們是這樣做的：以調羹爲彈弓，我們用雙手把混乳一匙一匙抛擲到空中；混乳在空中飛着，若我們用夠力氣抛擲，它會掉落到海面上。一旦在海面上，混乳漂浮着，我們就能很容易地把它掐到船上來。在這程序上我表哥也顯示一種特別的天分；他力氣既大又善瞄準，只要用力一抛，就能準準確確地把混乳投入船上的人舉起來接的水桶中。至於我呢？我偶而會誤投，這種時候，調羹裏的混乳沒能壓過月亮的引力，會倒掉在我的眼睛上。

我還沒告訴你所有關於我表哥所擅長的事呢！從月鱗間榨取月奶的工作，對他來說如同兒戲一般容易。有時候，根本不用調羹，他只須把手，甚至只用一根手指頭，伸入鱗片下面，就可掐取到了。他從不遵循任何固定程序，而是到各個隔離的點去，由一點跳到另一點，宛如在與月亮耍把戲，給她帶來驚奇，甚或似在搔她

癢。不論他手到何處，月奶會像由母羊奶頭般急湧而出。所以我們其餘的人只須跟隨着他，用我們的調羹，掐取他擠出來的物質；他先在這兒壓擠，再到那兒去壓擠，總像在碰運氣一般，因爲那聾子的行動，看起來並沒有明確而實際的意義。舉例來說，有些點他純粹只爲撫摸而去撫摸：在兩個鱗片間的空隙，在月亮的肌膚上裸露而柔軟的摺疊部分。有些時候，我表哥不只以手指去壓擠，更藉着精心量度的跳躍，用他的大腳趾去壓擠（他總是光腳爬上月亮），若我們可由他跳起時喉間發出的輕叫聲來作判斷的話，這似是他娛樂的高潮。

月亮的表土不是由整整齊齊的鱗片構成的，它也有不規則的光滑黏土塊。這些軟滑地區總給我表哥靈感，使他要或翻起觔斗，或像鳥一般飛翔起來，有如他要試着把整個身體銘刻入月漿裏去。當他如此這般的飛跳遠去時，會在我們視野中的某一點消失不見。月球上有許多廣大的地區我們從來也沒理由，也沒好奇心要去發掘，而這些正是我表哥消失不見的地方；我懷疑他在我們眼前盡情放縱地翻觔斗和碰觸月亮不過是一種準備動作，一個將會在隱密地區發生的秘密事件的序曲。

那些在鋅巖旁的夜晚裏，我們總會落入一種特別歡娛的心情，一種帶着不可知

性的歡娛心情，彷彿在我們頭殼裏的不是腦髓，而是一條魚，浮游着，被月亮的引力吸着。我們就這樣駕着船，並且一邊玩着、唱着。船長夫人彈着豎琴，她有着很長的手臂，在那些夜晚，有如鰻魚一般銀白，她的腋窩有如海膽般陰暗而神秘。豎琴的聲音甜美而尖銳，甜美而尖銳到幾近不可忍受的程度，我們常常被迫放聲叫起來，倒不是爲了與音樂相和音，而是爲了避免耳朵被那琴音所傷。

透明的海蜇羣常浮到水面上，在那裏扭動一會兒，然後飛走，向月亮飄搖過去。小X常以在空中抓住它們來自娛。但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她伸出手臂要去抓一個海蜇，只輕輕一飄便飄起來。她身體瘦小，體重剛好比可讓地球的引力壓過月亮的引力而把她向下拉所需的重量少了一兩盎斯，所以她往上飄到海蜇羣當中，在海面上空飄懸着。她嚇着了，先是失聲大哭，繼而又破涕而笑，並開始玩起來，捕抓着在空中飄浮的貝類和小魚，塞一些入口中咬嚼起來。我們用力划起槳來，以便追上那小女孩。月亮在她橢圓形軌道上運轉開去，拖着那些在空中飄的水產動物，其中夾着一列列長而交纏在一起的海藻，小X也夾在其間。她那兩小綹髮束看起來像自顧飛着向月亮伸開去，她一直在空中扭動、踢腿，像要與那引力搏鬥

一般。她在飄飛時掉了鞋子，她的襪子也因被地球的引力吸着而由腳上掉落了，我們在梯子上試着抓住她的鞋襪使不掉到海裏去。

吃食空中的那些小動物對小X來說是一個好主意，她體重愈增加，就愈能往地球下降。事實上，因爲那些在天空飄動的物體之中，她的體積最大，一些軟體動物、海藻以及其他物體都開始爲她所吸，向她的身體附移過去。不多時，這小女孩身上就舖滿矽質類、角質層以及海水植物的纖維了，而在這一圈雜物裏，她愈是陷得深，受月亮的吸力就愈少，直到後來降到與海面相摩擦而沉入水裏。

我們加速划船去把她拉出水面，救她出來。她的身子仍對那些雜物具有磁力，我們得很費力才能刷去那些纏在她身上的東西。她的頭上附着許多柔軟的珊瑚，每次我們爲她梳頭髮，總會梳出一堆小龍蝦和沙丁魚。她的雙眼則被水蜇的吸盤吸住而睜不開，烏賊鬚纏繞着她的手臂和頸子。她的小洋裝看來則像是由海草和海綿編織而成的。我們把最糟的部分由她身上除去了，但有幾個禮拜之久，她繼續從身上抓出魚鰭、貝殼之類的碎片。她充滿小貝斑點的皮膚則永遠受損了；一個人若不仔細看她，會以爲她的皮膚是微覆了一層雀斑。

這些例子也許足以讓你對地球和月亮幾乎相等的力量當時如何爭取彼此間的空間有所認識。讓我再告訴你一些別的事：一個剛由月亮下到地球來的物體身上會因爲仍留有月亮的引力而排斥地球的引力。卽使粗重如我，每次在我上了月亮後再下到地球時，總也要隔上一陣時辰後才能適應地球的運動。當我的頭仍懸空，雙腿仍朝天舉的時候，其他的人則在搖曳的船上靠成一圈，試着抓牢我的手臂，抱緊我以幫助我下來。

「抓牢！抓牢我們！」他們會這樣對我叫起來，在那些摸索的片刻中，我偶而會失手抓住船長夫人圓而堅實的雙乳，這樣的接觸感覺是美好而紮實的，它所產生的引力至少與月亮的一樣強，甚或更強些許，尤其在當我下降時，若我能成功的以另一隻手臂圍住她的臀部，我會輕易的就落回地球這邊，重重的跌落船底，這時V船長會把我帶到前頭來，並往我臉上澆一桶冷水。

我對船長夫人的戀曲就是這樣開始的，而這也是我苦痛的起源。因爲沒多久我就明白船長夫人眞正時刻傾心的對象是誰：當我表哥的雙手抓住月亮時，我向船長夫人望去，在她眼裏，我可以明白看出聾子對月亮的親切感在煽動着她的心窩，每

當他的踪影在月球上的神秘探險工作中消失時，我看着她變得如坐針氈般心神不定。這使一切突然清楚起來：船長夫人嫉妒着月亮，而我則嫉妒着我表哥。當她凝視月亮時，她鑽石般明亮的眼睛閃耀着，幾乎像在對月亮挑戰的說道：「你將不能擁有他！」我自覺像個局外人。

最不瞭解這件事的人是我的聾表哥，每次我們爲幫助他下降而拉他的雙腿時（如我在前面解釋的那樣），船長夫人會完全失去她的自制力，會不顧一切地試着去把他的重量往自己身上堆，看着她銀白的手臂往他身上圍去，我會感到一陣心痛（當我得以靠在她身上時，她的身子雖是輕軟又慈愛的，卻不是往前傾出，像她迎接我表哥時一樣），而我表哥卻一味醉在月的歡娛中，對這一切顯得完全漠然。

我往船長看去，心想着他是否也注意到他太太的舉動了。但他那被鹽水蝕過而充滿油脂皺紋的臉部卻沒有絲毫表情。因爲聾子總是最後一個離開月亮，他回到船上時就是開船的時候了。這時，船長會以很溫文的動作把豎琴遞給他太太。按理，她得接過豎琴並彈奏幾曲，而豎琴的聲音卻比任何東西都把她和聾子隔得更遠，我於是小聲低唱起那首哀歌：

閃亮的魚啊！浮游着，浮游着，
烏黑的魚啊！沉海底，沉海底……

除了我表哥以外，所有的人都跟着我唱起來。

每個月，一旦月亮開始離去，聾子就會對凡間的事物重新陷入一種孤立隔閡的境地；只有圓月的來臨才能喚起他的勁來。有一次，我爲了要與船長夫人一同留在船上，特地作了安排讓自己不會輪到要上月亮。但是，就在我表哥踏上梯子的那一剎那，船長夫人宣稱：「這一次我也要上去！」

這種事從來沒發生過；船長夫人從來沒上過月亮。但船長沒有表示任何異議，事實上，他幾乎親自推她上梯子，並說：「好啊！你就上去吧！」我們便開始幫起她來，我感覺到她在我手臂中又圓又軟，爲了把她往上舉，我把自己的臉和手掌貼在她身上，當我感覺到她在往月的領域升上去時，我爲那逝去的接觸而感到心痛，所以開始向她衝去，說道：「我也要上去一會兒，上去幫忙。」

我好像是被一隻老虎鉗抓回一般。「你留在這兒，等會兒有事要你做。」船長命令着，聲音也沒提高些許。

就在那一瞬間，每一個人的意念都呈現得很明白，可是我無法瞭解個所以然，即使到現在，我仍不確定自己是否看清了一切。顯然的，船長夫人早已隱藏著獨自與我表哥在月亮上面的慾望（或者至少試着防止他獨自到月亮上去），也許她另有一個更宏大的計劃，一個必須取得聾子同意的計劃：她希望他們兩人能單獨一起留在月亮上一整個月；又或許我的表哥，因爲是聾子，沒能瞭解她試着解釋的任何事，更或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那女士慾想的對象。而我們船長則一心一意要甩脫他的妻子；事實上，她一上了月亮，我們馬上看出他不良的心迹，也因此我們了解他爲甚麼一點也沒阻止她離船上月亮的舉動。他可是一直就知道月亮的軌道在擴張？

我們沒有人懷疑到這點，也許聾子猜想到了，但那也只是他一人而已：他總神秘地瞭解事物的眞象，也許他早預感到了那晚他將被迫與月亮道別，這就是他爲甚麼一直躲藏在他的隱秘處，直到必須回船時才再出現。船長夫人想跟隨他的夢想根本是枉然：我們看着她幾次直走橫跨越過那些多鱗的地帶，然後突然停下，向船上的我們瞧來，似要問我們可看見聾子否。

那天晚上天象的確有點奇怪。海水表面不像平常在圓月時一般平靜，或些微向天空隆起，而卻顯得鬆軟而下陷，就像月磁不再發揮她的全力。那晚的月光也和平常圓月時的月光不一樣；那晚的夜影似乎比往常的厚重多了。我們在月亮上的朋友一定意會到了將要發生的事了；事實上他們正以驚惶的眼睛朝我們望著。我們都不約而同的叫出：「月亮開始移遠了！」

叫聲未停，我表哥突然跑着出來。他一點沒有惶恐或吃驚的樣子：他把雙手置於岩層上，和往常一樣翻了個觔斗，可是這一次當他跳出月亮後，卻像小X一樣吊懸在空中，在月亮和地球之間盤旋了一會兒，頭朝上，然後像逆流游泳一般，吃力的揮動着手臂，以不尋常的慢速度往我們的船上跳下來。

還在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躊躇着是否要步他後塵。沒有人想到去把已經送到船上的月奶整理好，船長也沒因此責備任何人。他們已經等得太久了，月亮已移得太遠了。現在要跳下來，會是極難的一件事；當他們試着模仿我表哥的行動時，卻都浮懸在空中 ， 摸索着。「靠成一團！笨蛋！靠在一起！」船長叫道。在他這命令下，那些水手才試着聚成一團，一起往下推，直到他們達到地心引力的範疇裏時，

突然像一團人體瀑布洩入海裏，引起海水四濺。

我們划着船去救他們，「等等，船長夫人不見了！」我叫起來，船長夫人也嘗試了跳離月亮，但此時她仍在離月亮僅幾碼的上空飄着，緩緩地在空中揮動着她銀白的長手臂。我爬上梯子，抓住那豎琴向她舉起，徒然的試着給她一個可藉以抓牢的東西。

「我搆不上她，我們得上去幫她下來！」我揮動着那豎琴，開始往上跳。在我上面，那巨大的月盤突然顯得與以往不同：她變得小多了，而且還一直在縮小着，彷彿被我的凝視所消滅，裸空像裂出一道深淵，淵底星星在繁衍、積增，黑夜像虛無之流向我倒來，使我沉入暈眩，陷入警覺狀態。

「我害怕！」我自忖着：「我怕得不敢往上跳，我是膽小鬼！」就在那一刻，我跳了上去。我急切地游過夜空 ， 朝着船長夫人把豎琴舉起， 她卻不對着我飄過來，而在空中滾呀滾的，她無表情的臉和背部交替出現在我眼前。

「抓緊我！」我叫道。這時我已追上她了，我們的四肢交纏在一起。「若我們能靠成一體，我們可以下降到船上！」我集中全力使自己盡量與她緊靠在一起，同

時也集中自己的官感，享受與她擁抱的滿足，我很專注而沒注意到在我試着把她由無重量境地移開時，實在是把她往月球倒推回去。我可眞是沒注意到這點？也許這是我恒久的宿願？在我能作理性的思考以前，我的心已在叫着：「我將是與你在月亮上廝守一整月的人！」更正確點：「在你身上」。我興奮地叫着：「我在你身上與你廝守一整個月！」就在那時，我們跌落在月球表面，我們的擁抱被拆開，各自在那些冷酷的鱗片間滾離開去。

像往常一樣，我一登上月亮便習慣性地抬起頭來，確信那片原始的海面會呈現眼前，像無邊的頂，而事實上，我是看到了，這一次像往常一樣，我看到那片海面，只是這一次它顯得特別高、特別狹窄，它的邊際由海岸線、岩層及海岬界定着。那些船隻顯得多麼渺小！我朋友們的臉顯得何其陌生！他們的叫聲更是多麼微弱！一個聲音由我附近傳來：船長夫人找到了她的豎琴，正撫摸着，彈着一首哭泣般哀傷的曲子。

漫長的一個月從此開始，月亮緩慢地繞地球運行着。在那變長了的地球，我們已見不到熟悉的海岸，只見深遠如淵的海道、發亮的火山岩漠、冰島大陸、爬蟲遍

野的樹林和急流縱橫的山巒、擁擠的城市、石造的墓場和灰泥大地。距離把萬物的顏色化而爲一：陌生的觀點創造陌生的印象；一羣羣的大象和一堆堆的蝗蟲掠過大地，一樣的龐大，一樣的稠密，一樣的濃厚，劃一的世界，一無差別。

我應該感到快樂才是：正如我日夜夢想的那樣，我現在單獨和她在一起，我一直嫉妒我表哥和船長夫人與月亮的一份親蜜感，而現在這親蜜感是我獨享的特權——一整個月的白晝和夜晚在我們面前展開，不會受到任何干擾，月球表皮以月奶來滋養我們，它微酸的味道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放眼望去，往上看我們生長的世界，縱覽它的每個角落，細看凡人從沒見過的風景，或凝視月亮之外的星球，葉片一般大小，是亮光織成的，在天空弧形的枝幹上成熟，每件事都超乎我光輝的期許；可是，這卻是流放。

我一心只想着地球。地球使我們每個自我之所以爲自我而非他人；在月亮上，與地球隔絕了，我覺得自己已不再是那個自我，而她，對我來說，也已不再是那個她，我熱切地想回地球，並爲可能永遠回不去的惶恐而顫抖。我愛的夢僅在我們結合在一起，兩人在地球與月亮之間旋轉的那一刹那間實現、存在；一旦與地球的土

壞隔絕，我的愛只知道對其所無的東西一份碎心的鄉愁：一個地點、一個環境、一個從前、一個未來。

這是我當時的感覺。而她呢？當我自問這個問題時，我的心爲自己的恐懼感到撕裂着。因爲她若也只想着地球，這可能是一個好的徵兆，表示她終於瞭解我的用心，但這也可能意味着這一切都是枉然；她的慾渴仍只針對着我的聾表哥。可是她一無所感。她一直沒看地球一眼，蒼白的她，在那片廢土上繼續咽咽低唱她的輓歌，撫撥着她的豎琴，好像完全與她暫時的(我想像的)月球自我認同了。這可表示我戰勝了我的情敵？不然，我輸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全敗。因爲她終於明白了我表哥所愛的只是月亮，而現在她唯一渴求的是化爲月亮，與那超人愛的對象化而爲一。

月亮繞地球一週時，我們又回到鋅巖上空。驚惶中，我認出了他們：縱然在我最深刻的預感中，我也沒想過距離可以使他們顯得如此渺小。在那泥團之海中我的朋友們又開始出發了，那個現已不能作用的梯子已不在了，代之而豎立在船上的，是一枝枝長桿子，每個人都各揮舞着一枝，桿頂或附着一個魚叉或一個彎鈎，也許他們用意是希望在最後一分鐘仍能刮取一些月奶，或能對留在月亮上的我們助一臂

之力；可是很快地大家就發覺沒有一枝桿子長得可以搆到月亮；每枝都顯得出奇的短而謙卑。他們把桿子摔到海面上去，任其漂浮；在那一陣紛亂中，有些船隻便因失去平衡而倒翻入水。就在那時候，由另一艘船上，一枝直到當時一直被拖在水上的長桿開始往上升起：那桿子必定是竹子製成的，由許多許多的竹竿相接而成的，他們必須很慢很小心地把它立起，那竹桿相當薄弱，若他們讓它傾得太厲害，竹桿可能會斷裂，所以他們得非常地用力且非常地小心才能不致使那垂直的重量把船搖翻了。

剎那間大家都明顯的看出這竹桿的尖端可以觸及月亮，我們看到桿頂先擦着月亮表面，然後往她多鱗的岩層壓去，停留一下，然後輕推，或者應該說是重重地推去，使其往後彈出，再反彈回到原來壓下的那點，然後再一次彈出一些。就在這時，我們——我和船長夫人——都認出了是我表哥在桿底。還有誰有這能力做這種事？他在與月亮玩他最終的遊戲。這是他的把戲之一：把月亮頂在他的桿子尖端，像在要玩她一般。我們也看出了他是漫無目的地要玩這特技，不求任何結果。事實上，我甚至可以說他在把月亮推走，助她離去，他要指示給月亮一個在更遠方的軌

道。這也是他的特點之一：他沒有能力去構思任何與月的本性及其軌道和命運相違的慾求。所以此刻如果月亮要離他遠去，他也欣然面對這個離別，就如同他到目前爲止一直在享受月的親近一般。

面對這情景，船長夫人能怎麼樣呢？就在這一刻她證實了自己對聾子的熱情不只是一個輕浮奇想，而是一個無可撤回的誓約。如果我表哥此刻所愛的是那疏遠的月亮，那麼她就留在月球上，保持疏遠，我可以感覺到她的決心：看着她沒有舉步向竹桿處去，反而把豎琴向着地球高舉起來，挑撥着琴弦。我雖然說我「看着」她的舉動，實際上那只是我由眼角瞥見的。因爲就在竹桿觸及月球表面的那一刻，我就立即跳起抓住它，並以蛇行一般的快速爬到竹桿節上以手臂和膝蓋急急推去，在稀疏的空間裏，我顯得極輕，一個自然力命令着我回到地球上去。我對回地球的動機似很模糊；也許該說我對這動機和其不幸結果懷着前所未有的清醒和自覺；很快地我就爬到竹桿上我不再需要費力就可輕易地往下滑的那一點，我頭在前，讓地心引力吸着，直到在匆忙中竹桿裂碎爲萬千小片，而我跌入停着船隻的海面。

我的回歸是甜美的，我重拾家園。可是我的思潮卻只塡滿了失去了她的憂傷。

我凝視月亮，搜尋着她，月卻已永遠離我而去了。我終於看到她了，就在我棄她而去的那點，她躺在正對我們頭上的一處海灘上，默默無言。她是月的顏色；豎琴在側，一手偶而慢撥琴弦，我可以清晰的辨認出她的雙乳、手臂、臀部的形狀，就如同在我記憶中的一樣。而現在，每當月亮變爲一個遙遠而平坦的圓面時，當第一道銀光出現在天上的那一瞬間，我仍然尋找她的踪跡。月亮愈是膨脹，我愈清楚的想像我可以望見她，或至少看見她的表徵；可是唯有她，在我千百種不同的心境中，是她使月亮之所以爲月亮。在每個月圓的夜裏，是她使羣狗號叫，我亦號叫其間。

洞中男子

李永平 譯

三個男子，赤條條坐在一塊石頭上。整個村子的男人，站在四周，圍住了他們，望着一個滿臉鬍鬚的老人。

「……在這山裏，從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場火！」鬍鬚老人說了話。「我心裏想，好好一個村子，怎麼就燒起了大火？煙味，嗆死人。咱們村子燒起的煙，這麼難聞啊？」

起了微風。那三個赤條條的男人，個子最高的，把兩手，摟住了自己的肩膊。他伸伸手肘，撞了撞年紀最大那個伙伴的肋窩，要他傳個話。他想知道，那個老人在說甚麼。只有這個伙伴懂一點本地的話。他臉也沒抬，把頭埋進了自己手心裏，弓起了背脊，時不時，發出一陣戰慄來。另外一個伙伴，是個胖子，早就靠不住

了。他那一身脂肪，女人似的哆嗦顫個不停，兩隻眼睛，淚汪汪，就像窗玻璃淌了雨水。

「後來，他們告訴我了。」老人說 。「這場大火，是從咱們的穀糧倉庫燒起的。那些怪味，是咱們的兒子給活生生地，燒死了啊。丹辛的兒子，老齊的兒子，稅警的兒子——」

「還有我的兒子，巴斯田啊！」有人叫出了一聲。兩隻眼睛，鬼影一般。這個人，在老人說話的時候，偶而插進了嘴。村子裏其他男人沉着臉，一聲不響，靜靜地站着，手上握住了來福槍。

這三個赤條條的男人中，那高個子，其實，跟他兩個伙伴，國籍並不完全相同。他來的那個地區，村莊、孩童，也給燒過。他知道，殺人放火的人落了網，會有甚麼下場。照理說，比起那兩個伙伴，如今，他更絕望了。可是，不知怎麼，他還抱着一線痛苦的希望，不肯認命。

「咱們現在只逮住了，這三個人。」鬍鬚老人說。

「只有三個！」眼光像鬼影的那個，又叫出了一聲。其他村民，一聲不吭。

「這些放火的人，說不定，有幾個本性是不壞的，他們奉命行事，心裏不願。這三個，也許——」

眼光像鬼影的，狠狠地，瞪了老人一眼。

「他們說甚麼？」三個赤條條的男人，那高個子向年紀最大的，悄聲問道。這個伙伴，一條背脊顫抖個不停，早就嚇掉了魂。

「孩子給殺了，房子給燒了，還分甚麼好人、壞人！咱們有權利，把這三個，處死。」

「死！」高個子，心想。「我聽到了這個字。甚麼意思呢——死？」

年紀最大的伙伴，並不理他。那個胖子喃喃地唸起了經，忽然想起，自己是個天主教徒。他那個連隊，只有他是天主教徒，伙伴們，常取笑他。「我信天主啊。」他操着家鄉話，呢喃了起來。沒有人知道，這個胖子在祈禱甚麼，活命，還是昇天。

「我說，處死他們之前，咱們——」眼睛像鬼影那個，才嚷出一聲，村中男人早已站了起來，沒人聽他。

「去巫婆坑！」一個村民，留着兩撇小黑鬍子，說。「挖墳的事，省了。」村民們，架起了這三個人。胖子把他兩隻手，遮住了醜。赤條條的一個身子，叫他們，無所遁形。

村中男人揹起來福槍，押著這三個，一路上了石頭山。巫婆坑，是個洞口，直溜溜地，通到了石頭山的山腹裏，沒有人知道盡頭。三個男子，赤條條，給押到了洞口。武裝的村民，在他們面前排出了一個縱隊。年紀最大的那個，絕望地哀號了起來。一口家鄉話，連他那個伙伴也聽不懂。這個人，家有妻小，也最怕死。他那一聲一聲的哀號，兩個伙伴聽了，瞧他不起。面對死亡，這兩個就更平靜了。高個子心中，奇妙地，激盪着，彷彿還抱着那一線希望。信天主敎的胖子，把兩隻手，交叉起來遮住了下身，那模樣，不知是祈禱，還是遮醜。

武裝村民聽到了哀號聲，失去了耐性，不等命令，一排散彈便發射了出去。

高個子一眼瞥見，胖子在他身旁癱了下來，跟着，整個人，滾下了峭壁。年紀最大那個，頭一抬，往後一倒，石洞裏傳出了他最後一聲哀號。煙霧濛濛中，高個子看見一個村民的槍，給卡住了。剎那間，他自己，也墜進了一片黑暗之中。

背上一陣劇痛，彷彿給一窩蜂螫住了似的，好半晌，神志清明。一片荊棘叢中，墜下了深坑。無邊無際的空虛，倏地，壓了下來，整個人登時昏厥了過去。

忽然，彷彿又回到了高地上，大地一個起伏，托住了他。手指濕了，一片血腥。整個身子砸碎了一般，沒有死過去，墜落時的痛苦，一絲絲，還在心頭。伸伸左手，活動了。摸索着，尋找到了自己另一條胳臂，觸一觸脈搏、手肘子。沒有反應。左手托起了這條胳臂，軟綿綿，忽然感覺到，自己兩隻手握住了右手腕骨，呆了一呆，猛的醒悟，握着的是別人的手。原來，自己從洞口墜下時，落到了，同伴屍身上。他戳了一戳胖子身上的脂肪，正好，是個軟墊，截住了他的落勢。這個伙伴，救了他一命。他又想起了，自己身上並沒有中彈，對方開槍前，早就翻身一跳，落了石洞。這一跳，有意，還是無意，記不起也不重要了。眼睛一亮，他看見了天光，從洞口篩進了深坑裏，看見了，自己的手，看見了身下胖子那一堆脂肪，兩隻手，豎了起來。他一扭頭，朝洞口望了上去，一隙天光，巫婆坑。剎那間，只覺得一陣黃光閃了閃，眼睛一痛，半晌，睜了開來，藍澄澄的一隙天空遠遠地，在洞口，地殼之上。

這一看，心中涼了半截。死了，算了。這深坑裏，孤伶伶伴着兩個死了，沒了指望。他大叫一聲。洞口那一隙天光聳出了，一顆顆人頭。「有一個，還活着！」上面的人，叫道，扔下了東西來。洞裏，這赤條條的男子望着它，一路墜落，像顆石頭，忽然撞到了石壁上，炸響了。身後，正好有個石龕子，他擠了進去。洞中騰起了一片灰塵，滿坑碎石，他把胖子的屍身拖了過來，扳直了，擋在石龕前。屍體搖搖欲墜，一時間，又找不到別的東西可以護身。就在這當口，第二枚手榴彈扔了下來，落到坑底，炸開了一片碎石、血花。胖子的屍身，垮了，洞裏的男子絕了望。頭頂那一隙天，出現了老人的白鬍鬚，其他村民，退到了一旁。

「喂！」鬍鬚老人，喊了聲。

「喂！」洞中的光身男子，應道。

老人又喊了聲：「喂！」

沒話說了。

老人回過了頭去。「抛給他，一根繩子吧。」

洞中的男子，聽不懂老人的話。他看見洞口的人，有幾個，走了。留下的，朝

他打起了手勢要他安心。他探出了頭，把身子隱藏在石龕裏，望着洞口，心中不安，就像在村子裏受審時坐在石頭上，那樣的心情。洞口，村民們不再扔下了手榴彈，伸下了頭，盤問他。洞中的男子，呻吟着沒有回答，好半天，不見繩子垂落下來。村民們一個一個，離開了洞口。這赤條條的男子，鑽出了石龕，抬起頭來，望着，從坑底到洞口，那一片光溜溜的石壁。

眼睛像鬼影的村民，那張臉，出現在洞口，望了望，笑着。他退了一步，把來福槍瞄準了巫婆坑，開起了火。洞中的男子聽見子彈，颼颼地，掠過了耳際。巫婆坑，是一條窄窄的坑道，不很垂直。射下的子彈，半途中落到了一層石面上，給截住了。他蹲進了石龕裏，狗一般，淌着口水。洞口，村民們又跑了回來，有一個，拿着繩子，一圈一圈地，放落了坑道裏。他抬起頭，望着繩子一路垂落下來，一動也不動。

「喂！」留着小黑鬍子的村民，喊道。「抓住繩子，攀上來啊。」

洞中的男子，赤條條，蹲在石龕裏。

「快啊，上來啊。」村民們鼓噪了起來。「我們，不會傷害你。」

長長的一條繩子，在他眼前，抖着，洞中男子害怕了起來。

「我們不會傷害你，發誓！」洞口的人，誠懇地向他喊起了話。村民們是一片眞心，不計代價，要把他救了上來，到了洞口，一槍結果了他。這會兒，只想救人。那一聲又一聲的喊話，充滿了情感，洋溢着一片友愛。

洞中的男子，感受到了這一片眞情，反正，沒有選擇的餘地。手一伸，抓住了繩子。一抬頭看見了，人堆中，眼睛像鬼影的那個村民。他鬆了手，躲回了石龕裏。洞口的人又是勸，又是求，終於說動了他攀上了繩子。整條繩子，打起了一個又一個的結，攀起來，並不困難。一路上的石壁，凹凹凸凸，有的是著手的地方。這赤條條的男子，朝着天光，一步一步攀上了洞口。村民們的頭，漸漸地，看得清楚了。驀地裏，眼睛像鬼影的那個村民，跑了過來，端起自動步槍，開了火。洞口的人，一時措手不及。只聽見一陣槍響，子彈掠過了洞中男子的手邊，炸斷了繩子，整個人，碰碰撞撞地一路墜了下來，落到了，同伴的屍身上。洞口，天空下，他看見鬍鬚老人揮着手，搖起了頭。

村民們又打起了手勢，喊着話：不是他們的錯，是那個瘋子，他們會懲罰他，他們會去尋找另一根繩子，救他上來。洞中男子早已絕了望，這輩子，出不去了，困守在這個深深的石頭坑裏，喝人血，吃人肉，總有一天發起了狂，又死不了。頭頂，天空下，好人拿來了繩子，壞人手上握住了來福槍，手榴彈。那個老人，留着一部白鬍子，揮着手，卻救不了他。

武裝的村民死了心，不再喊話，手榴彈，一枚一枚扔進了洞口。這當口，洞中的男子，找到了另一個藏身的所在，窄窄的一條石隙，橫着，穿過石壁。他擠了進去。手榴彈，一枚枚炸響了開來。這赤條條的男子，一步一步爬進了石隙裏，天光，看不見了。他整個人趴伏在地上，蛇一般，蠕行着。四周，一片黑暗，石壁又黏又濕。不知爬了多久，肚皮下，那一片石面濕漉漉地，滲進了水。洞中的男子，只覺得一股涓涓的細流，冷冷地，流過了他的肚皮。洞口落下的雨水，年深日久，在坑底，滲出了一條長長窄窄的水道，地中，一條石渠。通往何方？山腹中，不見天日的坑洞。這一股一股的水流涓涓滴滴，也許，滙成了一條清泉，流出山外。他的屍體，腐爛了，就會污染村中的水源，毒死一村的人。

石渠中的空氣，窒人欲息。這男子，赤條條，感覺到大限臨頭了。水流越來越

急，愈來愈深，他整個人浸到了泉水中，滑行着」，把身上的泥巴血塊，清洗個乾淨。也不知道，游了多遠。一片黑暗之中，慢慢滑行，他完全喪失了距離感。精疲、力盡。眼前閃閃發光，出現了，游移不定的形體。他一路滑行過去，這些形體漸漸地看得清楚了，一個個，輪廓鮮明，變幻個不停。一時眼花了吧？難道，石渠的盡頭出現了天光，眞的天光？他只要閉一閉眼睛，回過頭去，就可以確定。一個人，睜開眼睛注視着光，久了，闔上眼皮回過了頭去，目眩的感覺，一時之間不會消失。這個時候，他就分不清外界的光，眼裏的光，心中憂疑不定了。

洞中的男子，手一探，觸摸到了新的東西。鐘乳石，濕濕黏黏的鐘乳石，一根根，從石渠頂上垂落下來。水邊地面上，長出了一條條完美的石筍。他屈起了手臂，攀着頭頂上那一片鐘乳石，一步一步，往前走。漸漸地，手伸直了，石渠開闊了起來。他索性弓起了背，匍匐着。盡頭的光，一點一點地明亮了起來，目眩的感覺消失了。他看見石渠中，形體的輪廓。拱着的，石頂。鐘乳石一根根垂落下來。還有，黑晶晶亮閃閃的一條水流。

終於，他站直了身子，順着長長的一條地下石渠，攀着鐘乳石，一步一步，及

腰的水，朝盡頭那一片天光，跋涉了過去。前面，一根鐘乳石，看起來，比別的大了一些。他探過了手去，張開了，只覺得一隻翅膀軟綿綿冷颼颼地，撲到了他臉上。一頭蝙蝠！它飛了開去。轉眼間，一條石渠數不清的蝙蝠，給驚醒了，靜悄悄，滿坑滿谷，四下紛飛了起來。洞中的男子，只覺得身旁捲出了一陣風，一雙雙翅膀，拂着他的額頭、他的嘴。一片黑雲中，他走出了石渠盡頭。

出口的地方，一條急流。他又回到了地面上，滿天的亮光。安全嗎？走一步，望一望。一條溪水，靜悄悄流淌過了一片石頭，黑的，白的。岸邊，一座林子長滿了大樹，糾糾結結，遍地的荊棘，懸鈎子。四下裏，看不見人影，他一身赤條條陷入了險地。附近的人家一見了他，就會抄起鋼叉、槍火，追殺了過來。

這個男子赤條條地爬上了一株柳樹。灰色的一座山頭，整個河谷，一片林，坡上長滿了灌木叢子。盡頭，溪水轉彎的地方，看得見一角石板屋頂，嬝嬝地，起了炊煙。人生是個地獄，他想，偶而看到了古老的樂園。

隱形城市

非馬 譯

「隱形城市」既像小說又像散文更像詩。在御花園裏，坐着垂垂老矣的忽必烈汗及從威尼斯來的年輕旅客，馬哥孛羅。夕陽無限好，忽必烈已感知他的帝國、他的城市以及他自己的末日的來臨。剛抵步的馬哥孛羅，雖然言語不通，卻興奮地用手勢、蹦跳、獸吼及梟叫，加上從背囊裏取出棋子般陳列在汗面前的鴕鳥毛、豆鎗、石英石等奇形怪狀的東西，描繪他在帝國版圖內所見到的城市。忽必烈靜靜傾聽，在馬哥孛羅的城市與記憶，城市與慾望，城市與招牌，瘦城，商城，城市與眼睛，城市與名字，城市與死者，城市與天空，連綿的城市，隱藏的城市裏尋找一個共通點。他很快便確定，這些變幻多端的地方，其實是同一個地方……

城市與記憶

1

離開那裏向東走上三天，你便到達了戴歐米拉。在那城裏有六十座銀的圓屋頂，所有神的銅像，街上鋪滿鉛塊，一座水晶的戲院，還有一隻金鷄在塔頂司晨。所有這些，對一個旅客講起來，並不稀奇，他在別的城市也曾見過。但在九月的一個黃昏，當白晝越來越短，而多色的燈在所有食攤的門口同時亮起，一聲女人的低呼自露臺傳出，對一個在這當兒抵步的人來說，這城市的特色是，他對那些此刻相信他們從前曾有過一個同樣的黃昏，而且以爲他們那時候很快活的人，感到一絲莫名的妒意。

2

一個人長時間地騎過曠野，他感到對城市的渴望。終於他來到伊西都拉，那裏

房子有螺貝鑲成的旋梯，那裏他們製作完美的望遠鏡與小提琴，那裏在兩個女人之間躊躇的外國人總會碰到第三個，那裏鬥鷄總演變成打賭者流血的打鬥。在他渴望一個城市的時候，他便想到所有這些。伊西都拉，因此，是他的夢城；只有一點不同。這夢城容納了年輕時候的他；他抵達伊西都拉時已垂垂老矣。在廣場上有一堵牆，老人坐着看年輕人走過；他與他們同排而坐。渴望早成記憶。

3

高貴的忽必烈，要我描述柴伊拉，那高堡的城市，是徒然的。我可以告訴你那昇起如樓梯的街道有幾級，拱廊的弧線有幾度，還有什麼樣的鋅瓦覆蓋着屋頂；但我早知道這等於什麼都沒告訴你。這城市包含的不是這些，而是它的幅員同它過去的事件之間的關係：燈柱的高度同被吊的篡位者擺動的腳到地面的距離；從燈柱穿到對面欄干上的繩子同在皇后結婚行列經過的路上懸結的燈綵；那欄干的高度同在黎明時翻越它的姦夫的一躍；導水槽的斜度同一隻沿着它行走的貓當牠溜進同一個窗子；從海岬突然出現的砲艇的射程同摧毀那導水槽的砲彈；魚網的破洞同那三個

老人坐在碼頭上修補魚網並且第一百次地告訴彼此那篡位者的砲艇的故事，有人說他是在襁褓期被遺棄在碼頭上的皇后的私生子。

當這浪潮自記憶裏湧入，這城市把它海綿般吸起且膨脹。描述今天的柴伊拉該包括柴伊拉的全部過去。但這城市並不道出它的過去，而只像掌紋般，寫在街角、窗欄、臺階的欄干、避雷針的觸鬚，以及旗桿上，而每一部分又依次佈滿了抓痕、缺口同渦紋。

4

六條河與三座山外湧起左拉，一個見過它的人都不會忘懷的城市。但不是因爲，像別的值得記憶的城市一樣，它在你的記憶裏留下一個不平凡的印象。左拉有一種特性，它點點滴滴地存在你的記憶裏，連綿的街道，街旁的房子，房子的門窗，雖然它們並不特別美或稀有。左拉的秘密在於你眼睛看一個接一個花樣的方式，像看一張樂譜，沒有一個音符能被變動。一個熟知左拉城的人，要是晚上睡不著覺，可以想像他是在街上走，他記得事物的次序，銅鐘在理髮匠有條紋的篷幔之

後，接着是有九個噴嘴的水池，星相家的玻璃塔，瓜販的涼亭，隱士與獅子的彫像，土耳其浴，街角的咖啡店，到港口去的小巷。這個無法忘懷的城市，就像一個蜂巢，我們可以在它的小洞裏，置放我們想記得的東西：名人的名字、美德、數字、植物與礦物的分類、戰爭的日期、集會、講辭的片段。在每個念頭與行程的每一地點之間，可以建立起異同，幫助記憶。所以世上學問最好的人是那些記得左拉城的人。

但我探訪這城市的計畫落了空。爲了便於記憶，左拉被迫靜止不動，保持現狀，終致憔悴枯萎，分解湮沒。世界忘卻了它。

城市與慾望

1

描述桃樂絲亞有兩種方式：你可以說四座鋁塔自違接七個有彈簧吊橋的城門的牆上昇起，吊橋下壕溝的水注入四條橫過城市的綠色運河，把它分割成九個區城，

每區有三百棟房子，七百根煙囪。還有別忘了，每區裏的及笄女子同別區的男子通婚，而他們的父母交換獨家壟斷的物品——佛手柑、鱘魚卵、星盤、紫水晶——你可以從這些事實去探討你所想知道的這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或者你可以說，像那個把我帶到那裏的駱駝夫：「我在少年時期來到這裏，一天早上，街上人們匆匆走向市場，女人們有好看的牙齒，看人時一點都不扭扭揑揑，三個士兵在臺上，吹奏喇叭，到處車輪轉動彩旗迎風招展。在那之前，我只知道沙漠同商旅的通道。在那之後的幾年裏，我的眼睛不時回來瀏覽那無垠的沙漠及商旅通道；但現在我知道這只是那天早上的桃樂絲亞開展在我面前的許多途徑之一。」

2

向南走三天，你便到達安娜斯塔夏，一個有同心圓的運河滋潤它以及紙鳶飛臨它的城市。我該列出在這裏可以買到的有利可圖的器皿：瑪瑙、截子瑪瑙、綠石髓，還有別的石髓；我該讚美在這裏用晒乾的櫻木烤熟並且撒滿甜薄荷的金黃色的雉肉；並且敍述我看到在花園水池裏入浴的女人們，她們有時候——據說——邀請

陌生人同她們一起脫光衣服，在水裏追逐。但所有這些，我還是沒把這城市的眞髓告訴你；因爲在描述安娜斯塔夏時逐一喚醒慾望只會使你去抑制它們，而當你有一天早晨在安娜斯塔夏中心，你所有的慾望會同時蘇醒過來包圍你。這城市完整地呈現在你面前，沒失掉一個慾望，你是它的一部分。而因爲它喜愛每一樣你不喜愛的東西，你除了佔有這慾望並感到滿足外別無他途。這威力，有時惡性，有時良性，便是這多詐的城市，安娜斯塔夏，所具有的；要是你每天工作八小時，切割瑪瑙、截子瑪瑙、綠石髓，你勞碌地自慾望取形並爲慾望造形，而你自以爲在全心全意地享受安娜斯塔夏，卻不知你只是它的奴隸。

3

有兩種方法到迪司平納去：坐船或騎駱駝。這城市對從陸路來的旅客展示一種面貌，卻以另一種面貌給海上的來客。

當駱駝客看到，在高原的地平線上，摩天樓的尖頂進入視域，還有雷達的天線，紅白相間的風筒飄揚，煙囪吐煙，他便想到船。他知道那是座城，但他把它當

成一隻將把他載離沙漠的船隻，一隻即將解纜，尚未揚帆而風已把它鼓得滿滿的帆船，或一隻鍋爐在鐵架上振動的汽船；而他想到所有的港口，碼頭上起重機卸下的外國貨物，不同旗幟下的水手們在彼此的頭上敲碎酒瓶的酒店，明亮的樓下窗格裏各有一個女人在梳頭。

在海岸線的煙霧裏，水手認出一隻駱駝的隆肩，一個有絢爛花邊的繡鞍在斑點的駝峯間，搖晃着前進；他知道那是一座城，但他把它當成一隻駝駱，馱着皮酒囊及成袋的蜜餞、棗酒、煙草，而他已經看到自己在長長的把他帶離大海沙漠的旅隊前頭，走向棕樹鋸形蔭影下的清水綠洲，走向粉白厚牆的宮殿，鋪磚的院子裏女孩們赤腳跳舞，揮動着手臂，面紗半遮半露。

每個城市從同它對峙的沙漠取得形貌；駱駝客和水手便是這樣看到這與兩個沙漠接壤的迪司平納城。

城市與招牌

1

一連幾天你在樹與石間行走。偶而眼睛會因爲碰到一樣東西而發亮，但只在這東西被認出是另一樣東西的標記時：沙上的腳印表示有老虎經過；沼澤宣示水脈；一朵錦葵花，冬天終了。所有其他都沒沒無聞且不可分辨。樹與石只是樹與石。

終於來到了塔馬拉城，你穿過招牌林立的街道。眼睛看到的不是物體而是意指他物的物象。鑷子指出拔牙者的房子；一隻大酒杯，酒店；戟，兵營；秤，什貨店。繪着獅子、海豚、高塔、星星的雕像或盾牌：某種——誰曉得是什麼？——把獅子、海豚、高塔、星星作爲標記的標記。其他的招牌昭示某處禁止什麼（車子進入小巷，在涼亭後面小便，在橋上垂釣），及准許什麼（餵斑馬喝水，玩滾球，焚親友的屍）。從廟門可以看到神像，畫着隨身法寶——羊角、滴漏、水母——這樣香客能夠一眼便認出他們，不致求錯了神。要是一棟建築物沒有招牌或雕像，它的形狀同它在城裏所佔的位置便足以指出它的功用：宮殿，監獄，鑄幣廠，學校，妓院。販者擺在攤上的貨品，值錢的不是貨品本身，而是作爲他物的記號：繡花的頭

巾代表高貴；鍍金的轎子，威勢；阿富羅的叢書，學問；踝鐲，逸樂。你的視線掠過市街如同它們是書頁：這城市說出所有你該想的，使你覆述它的會話，而當你以爲你是在觀光塔馬拉，你只是在記錄它用來說明她自己以及它所有區域的一些名字而已。

不管這城市的眞正面目爲何，在這厚實的招牌下，不論它們要包容或隱蔽什麼，你什麼都沒發現便離開了這城市。外頭，廣漠的土地伸展到天邊；天空開闊，雲疾飛其上。在風雲際會所產生的形狀裏，你早已專心一志地在辨認圖象：一隻帆船，一隻手，一隻象……

2

從左瑪城回來的旅客都有一些鮮明的記憶：一個瞎眼的黑人在人堆裏叫嚷，一個瘋子在摩天樓的簷板上晃蕩，一個女孩子牽着一隻美洲獅在街上行走。事實上有許多用手杖敲左瑪圓石路的瞎子是黑人；每一座摩天樓裏總有人發瘋；所有瘋子都花好幾個鐘頭在簷板上；有美洲獅便有女孩子來養，成了一種怪癖。這城市不厭其

煩地把某樣事情重複了又重複，直到銘刻在心。

我也從左瑪回來：我的記憶包括飛艇滿天飛，就在窗口外面；一條條街開滿替水手們紋身的店鋪；地下火車擠滿了胖女人，因濕度過高而受罪。但我的旅伴們卻發誓只見過一隻飛艇在城裏的塔尖上飛翔，只有一個紋身匠搬弄他的針與墨水，在長櫈上刺花，只有一個胖女人在車站月臺上替自己搧風。記憶不厭其煩地重複標記，使這城市得以存在。

瘦城

伊所拉，千井之城，據說是升自一個地下深湖。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居民往下挖，便能引出水來，但只限這城的境內。它的綠界勾勒出沉湖的黑邊；一個不可見的風景範圍了一個可見的風景；每一件在陽光裏移動的東西都被石灰質的岩空下的波浪所驅使。

因此，在伊所拉有兩種宗教。

這城的諸神，根據一些人的說法，住在深處，在供應地下水源的黑湖。根據另

一些人，諸神住在繩端緩緩升起的吊桶裏，當祂們出現井口，在轉動的滑輪上，在戽水車的絞盤上，在唧筒柄上，在把水從鑽孔裏抽上來的風車葉片上，在螺旋探針的支架上，在屋頂上頭高踞柱上的貯水池裏，在導水管纖細的彎部，在所有的水柱裏，直管，活塞，排水管，一直上到凌駕拔地而起的伊所拉鷹架的風信鷄。

恐龍

袁華清　譯

從三疊紀到侏羅紀，恐龍不斷進化發展，在各大洲稱王作霸長達十五億年之久。後來它們却很快滅絕了，原因何在，至今仍然是個謎。或許是不能適應氣候和植物在白堊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緣故。反正到了白堊紀末期，恐龍全部死了。

恐龍全部死了，但我除外——Qfwfq 作了確切說明。一段時期內，大約五千萬年吧，我也是恐龍。我不後悔自己是恐龍。當時是恐龍就意味着手中握有眞理，到處大受尊敬。

後來情況變了，詳情不必細述，無外乎各種麻煩、失敗、錯誤、疑惑、背叛、

瘟疫接踵而至。地球上出現了一批與我們爲敵的新居民。他們到處捕殺我們，使我們失去了安身之地。現在有人說，對沒落感興趣，盼着被消滅，是我們恐龍當時的精神特徵。我不知道是否眞的如此，我可從來沒有那種想法。其他恐龍如果有那種想法，那是因爲它們知道刼數難逃了。

我不願回憶恐龍大批死亡的年代。我當時沒想到我能逃脫厄運，但一次長距離的遷徙卻使我得以死裏逃生。我走過了一個布滿恐龍屍骨的地帶，眞像是一個大墳場。骨架上的肌肉已被啄食殆盡，有的只剩下一塊鬐甲，有的只剩下一根犄角、一片鱗片或一塊帶鱗片的皮肉。這些就是它們的昔日儀態的遺存物。地球的新主人們用尖嘴、利喙、腳爪、吸盤在恐龍的遺骸上撕食着，吮吸着。我一直往前走，直到再也看不見生者和死者的踪影時，才停住腳步。

那是一片荒漠的高原，我在那兒度過了許多年華。我避開了伏擊和瘟疫，戰勝了饑饉和寒冷，終於活了下來。我始終很孤獨。永遠待在高原上是不行的，有一天，我下了山。

世界變樣了。我再也認不出早先的山脈、河流和樹木了。第一次遇見活物時，

我藏了起來。那是一羣新人①，個子矮小，但強壯有力。

「喂，你好！」他們看見了我。這種親昵的打招呼方式使我頓覺一驚。我趕緊跑開，但他們追了上來。幾千年來，我已習慣於在我的周圍引起恐懼，我也習慣於對被驚嚇者的反應感到恐懼。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喂，你好！」他們走到我身邊，彷彿沒事似的，對我既不害怕，也不懷敵意。

「你幹嗎跑？想到什麼了？」原來他們只想向我問路。我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是當地的。「你爲什麼跑呀？」其中一個說，「像是看見了……恐龍！」其他人哈哈大笑。但我卻第一次聽出，他們的笑聲中含有憂懼。他們笑得不自然。另一人沉着臉對剛才那人說：「別瞎說。你根本不知道恐龍是什麼……」

看來恐龍繼續使新人感到恐懼。不過，他們大概好幾代沒見過恐龍了，如今見了也認不出來。我繼續走路，儘管惶悚不安，卻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有一次這樣的經歷。一個新人姑娘在泉邊喝水。就她一人。我慢慢走上前，伸出脖子，在她旁邊喝

① 也稱「智人」，指古人階段以後的人類，約十萬年前出現在地球上。

水。我心裏想，她一看見我，就會驚叫一聲，沒命地逃跑。她會喊救命，大批新人會來追捕我……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後悔了。要想活命，就應該馬上把她撕成碎片：像從前那樣……

姑娘轉過身來說：「嗳，水挺涼的，對吧？」她用柔和的聲調，講了一些跟外地人相遇時常說的客套話。她問我是否來自遠方，旅途中是否淋着了雨，還是一直好天氣。我沒想到跟「非恐龍」能這樣交談，只是愣愣地呆着，幾乎成了啞巴。

「我天天到這兒喝水，」她說，「到恐龍這兒……」

我猛地仰起頭，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們管它叫這個名字，恐龍泉，自古就這麼叫。據說從前這兒藏着一條恐龍，是最後的幾條恐龍之一。誰到這兒來喝水，它就撲到誰身上，把他撕成碎片。我的媽唷！」

我打算溜走。「她馬上就會明白我是誰了，」我思忖道，「只要仔細看我幾眼，就會認出來的！」我像那些不願被別人看的人那樣，垂下了腦袋。我蜷起尾巴，彷彿要把它藏起來。她笑吟吟地跟我告別，幹自己的事去了。由於神經過於緊

張，我覺得很疲乏，如同進行了一場搏鬥，一場像當初那樣的用利爪和尖齒進行的搏鬥。我發現自己甚至沒有回答她的告別。

我來到一條河邊。新人們在這裏築有巢穴，以捕魚爲生。他們正用樹枝築一條堤壩，以便圍成一個河灣，減緩水的流速，留住魚羣。他們見我走近，馬上停止幹活，抬頭看看我，又互相看看，彷彿在默默詢問。「這下完了，」我想，「準要吃苦頭了。」我作好了朝他們撲去的準備。

幸好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這些漁夫絲毫不想跟我過不去。他們見我身強力壯，問我是否願意留下，跟他們待在一起，給他們扛樹枝。

「這個地方很安全，」他們見我面有難色，便打了包票。「從我們的曾祖父時代起，就沒見過恐龍……」

誰也沒懷疑我是恐龍。於是我留下了。這兒氣候很好。食物雖然不合我們恐龍的胃口，但還能湊合。活兒對我來說不算太重。他們給了我一個綽號——「醜八怪」。沒別的原因，只因爲我的長相跟他們不同。我不曉得你們用什麼名字稱呼新人，是叫潘托特里還是別的？他們當時還沒有完全定型，後來才進化成名副其實的

人類。因此，有的人跟別人很像，但也有的人跟別人完全兩樣。所以我相信在他們中間我並不十分顯眼，雖然我屬於另一類。

但我沒有完全適應這種想法。我仍舊認爲自己是四面受敵的恐龍。每天晚上，他們講起那些代代相傳的恐龍故事時，我總是提心吊膽地往後縮，躲到暗處。

那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聽的人臉色刷白，心驚膽戰，不時發出一聲驚叫。講的人也嚇得聲音發抖。過不久，我還知道，大家雖然很熟悉故事內容（儘管內容十分豐富），但每次聽故事照樣會害怕得瑟瑟發抖。在他們眼裏，恐龍就是魔鬼。他們描述得繪聲繪色，具體到了每一個細節。僅憑這些細節，他們永遠不能識別眞正的恐龍。他們認爲我們恐龍只想着怎麼殺死新人，似乎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爲新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敵人，我們從早到晚的唯一任務是追逐他們。但我回憶往昔時想起的卻是我們恐龍遭到的一系列厄運、痛苦和犧牲。新人們講的恐龍故事同我的親身經歷相差甚遠。他們講的彷彿是同我們毫無關係的第三者，我完全可以不予理會。我聽着這些故事，發現以前從沒想到我們會給新人留下這種印象，這些故事儘管荒誕不經，但從新人的獨特角度來看，有些細節是屬實的。我聽着他們由於恐怖而編

出的故事，想起了我自己感到的恐怖。這兩種恐怖在我的腦海中交混。所以，當我得知我們是怎樣嚇得他們瑟瑟發抖，我自己也嚇得瑟瑟發抖了。

他們輪流講故事，每人講一個。他們忽然說：「嗳，醜八怪能給咱們講點什麼呢？」轉而對我說：「你難道沒故事可講嗎？你們家從來沒跟恐龍打過交道嗎？」

「打過交道，可是……」我期期艾艾地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唉，你們要知道……」

正好這時，鳳尾花——就是我在泉邊遇見的那個姑娘——前來給我解圍。「你們別麻煩他……他是外地人，對這兒還不習慣，咱們的話講得還不流利……」

他們終於換了一個話題。我鬆了口氣。

鳳尾花和我已經建立起一種推心置腹的關係，但我們之間並沒有太親昵的舉動。我從來不敢去碰她。我們談得很多：唔，說得準確點，是她滔滔不絕地給我講她的生平。我怕暴露自己，怕她會懷疑我的身分，所以一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鳳尾花向我敍述她的夢中所見：「昨晚我夢見一條怪嚇人的大恐龍，鼻孔裏往外噴火。它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後頸把我帶走了，想把我活活吃掉。這個夢很可怕，

很嚇人，但奇怪的是，我卻不害怕。怎麼跟你說呢？我挺喜歡這條恐龍……」

我應該從她的話裏聽出許多弦外之音，尤其是明白這一點：鳳尾花願意被恐龍襲擊。是時候了，我該去擁抱她了。然而我卻想道，新人們想像中的恐龍和我這條恐龍是大不相同的。這個想法打消了我的勇氣。我覺得自己跟恐龍更不一樣了。就這樣，我坐失了良機。平原上的捕魚季節結束了，鳳尾花的哥哥回到家裏。姑娘受到了嚴密看管，我們的交談次數大大減少了。

她的哥哥叫查亨，一見我就疑心重重。「他是誰？從哪兒來的？」他指着我問其他人。

「他叫醜八怪，是外地人，幫我們扛樹枝，」他們告訴他，「怎麼啦？他有什麼古怪的地方嗎？」

「我來問問他，」查亨板着臉說，「喂，你有什麼古怪的地方嗎？」

我該怎麼回答呢？「我？什麼也沒有……」

「噢，這麼說，你認爲你不古怪嘍？」他笑道。這次到此結束，我料到更壞的事在後頭。

這個查亨是村裏脾氣最暴的一個。他在世界各地轉悠過，懂的東西顯然比其他人多得多。他聽見別人談起恐龍時，總是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紙上談兵，」他有一次說，「你們是紙上談兵，我倒想看看，這裏眞的來一條恐龍時，你們會怎樣。」

「恐龍很久就絕跡了。」一個漁夫插嘴說。

「沒有多久……」查亨冷冰冰地說，「誰也沒說田野上就沒有恐龍活動了……在平原地區，咱們的人日夜輪流放哨，每個人都可信任。他們不讓不認識的人待在身邊……」他故意朝我瞥了一眼。

沒必要跟他捉迷藏了，最好讓他把話全說出來。我上前一步問：「你跟我過不去嗎？」

「我只對那些不知道生在誰家、來自何處，吃我們的飯、追我們的姐妹的人過不去……」

一個漁夫替我辯護：「醜八怪的飯是靠幹活掙來的，他幹活很賣力氣……」

「他扛得動樹枝，我不否認，」查亨固執己見。「但到了需要我們進行殊死鬥

爭保護自己的危險時刻，誰能保證他不幹壞事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奇怪的是，他們從沒考慮到我有可能是恐龍。我的唯一罪名是：我跟他們長得不一樣，又是外地來的，所以不堪信任。他們之間的分歧在於，如果恐龍重新出現，我的在場會增加多大危險。

「他的嘴臉長得像蜥蜴，我想看他在作戰時有多大能耐……」查亨繼續用輕蔑的口吻刺激我。

我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不客氣地說：「你現在就可以看我有多大能耐，如果你敢跟我較量一番的話。」

他沒料到這點，朝左右望望。其他人在我們身邊圍成一圈，沒別的法子，只好較量一番了。

我上前一步。他張嘴來咬我，我一扭頭閃開，然後飛起一腳把他踹倒在地，仰天躺着。我撲到他身上。這是錯誤的一招。許多恐龍就是這麼死的：它們以爲敵人不能動彈了，不料它們的胸部和腹部卻突然受到躺在地上的敵人的利爪和尖齒的致命攻擊。彷彿我不知道這種事，沒有目睹過這種慘象似的。好在我的尾巴很聽話，

它使我保持住平衡，沒有被查亨掀翻在地。我使出了很大勁，漸漸覺得沒有力氣了……

這時，一個圍觀者大喊一聲：「加油，恐龍！」我以爲他們認出了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露出本來面目吧。反正也隱瞞不住了，就讓他們像原先那樣嚇得魂不附體吧。於是我使勁打着查亨，一下，兩下，三下……

他們拉開了我們倆。「查亨，我們不是告訴過你嗎？醜八怪肌肉發達，跟它是開不得玩笑的！」他們一邊哈哈大笑，一邊拍着我的肩膀表示祝賀。我原以爲面目已暴露，因此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後來才曉得「恐龍」是他們的口頭禪，專門用來鼓勵角鬥中的雙方，意思是：「你更有勁，加油！」他們當時講這話到底是爲了鼓勵我還是鼓勵查亨也搞不清楚。

從那天起，大家更加看得起我了。查亨也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老跟着我，看我怎樣表現我的力氣。應該說，他們對恐龍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變化，他們好像已經倦於用同一種方式對恐龍作出評價。他們知道時尚已經發生變化。這時，他們若是對村裏的某件事看不慣，往往這麼說：在恐龍中間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恐龍在許

多方面可以起表率作用，恐龍在這種或那種場合的表現（如在私生活中）是無可指責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這些誰也說不出所以然的恐龍在死後似乎贏得了新人的讚揚。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們：「別胡扯了，你們知道恐龍是什麼樣子的嗎？」

他們反問道：「住嘴，你知道什麼？你不是也從來沒見過恐龍嗎？」

或許該把事實眞相和盤托出了。「當然見過，」我大聲說，「如果你們愛聽，我甚至可以向你們描繪恐龍的模樣！」

他們不信，以爲我想愚弄他們。他們對恐龍的新看法，在我看來，幾乎同老看法一樣不能容忍。除了我爲自己的同類遭受厄運而深感痛苦外，還因爲我作爲恐龍家族的一員，瞭解恐龍的生活。我知道，當時在恐龍中間占統治地位的，是一種狹隘的、充滿偏見的、不能與新形勢同步前進的思想方法。可我現在發現，新人把我們那個局限的、可以說是枯燥乏味的小世界奉爲圭臬！我被迫接受他們的意志，對我的同類表示某種我從來也沒有過的神聖的敬意！不過，歸根結底，這樣做也是可以的：這些新人同鼎盛時期的恐龍有什麼區別呢？他們認爲待在自己的村子裏，築

上堤壩，撒網捕魚，是萬無一失的。他們也變得自尊自大，頡頏傲世了……我開始對他們表現出我一度對自己的環境表現過的同樣的冷漠。他們越讚揚恐龍，我就越恨他們，越恨恐龍。

「你知道嗎，昨晚我夢見家門口來了一條恐龍，」鳳尾花對我說，「一條很威武的恐龍。是恐龍王子，或是恐龍國王。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頭上纏了一條飾帶，走到窗前，打算引起恐龍的注意。我朝它鞠了一躬，可它彷彿沒瞧見，連看也不看我一眼……」

這個夢向我提供了鳳尾花對我有感情的另一個證據。她準把我的膽怯誤作可恨的驕傲了。現在回想起來很清楚，當時我只要繼續保持那種驕傲態度，故意同她若即若離，我就能完全征服她。但我不是那樣，而是被她的剖白深深感動了。我撲通一聲跪倒在她腳旁，噙着眼淚說：「不，不，鳳尾花，你的看法不對，你比任何恐龍都好，好一百倍。在你面前我覺得很渺小……」

鳳尾花愣住了，往後退了一步。「你說什麼呀？」她沒料到這點，茫然不知所措了。她覺得這個場面很不愉快。等我明白過來，已經太晚了。我趕緊克制自己，

但我和她之間已經出現了尷尬的氣氛。

後來發生了許多情況，我顧不上思考這件事了。幾個探子氣喘吁吁地跑進村子：「恐龍回來了！」他們看見，平原上跑來了一羣從來沒見過的怪獸，按這種速度第二天早晨就能到達這個村子。新人們發出警報。

你們可以想像，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裏滋生了一種什麼感情。我的同類沒有滅絕，我可以重新跟我的兄弟們在一起，恢復原先的生活方式了！然而，在我記憶中重新出現的原先的生活是一系列無數的潰敗、逃跑和危險；恢復原先的生活方式只能意味着再受一次煎熬，回到那個我希望業已結束的階段。我已經在這個村子裏取得一種新的寧靜，失去這種寧靜，我將感到很遺憾。

新人們的想法各不相同。有人害怕，有人希望戰勝宿敵。還有人心想，既然恐龍能夠活下來，現在還要報仇雪恥，這表明它們是不可抵禦的，它們的勝利——即使是一次殘酷的勝利——可能會對所有人有好處。換句話說，新人們既想自衛，又想逃跑，既希望消滅敵人，又希望被敵人消滅。這種混亂的思想狀態在他們混亂的自衛準備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等一等！」查亨大聲說，「咱們當中，只有一個人能擔起指揮的重任！就是咱們當中力氣最大的醜八怪！」

「說得對！應該讓醜八怪擔任指揮！」其他人異口同聲地說，「對，對，讓醜八怪當司令！」他們都表示願意聽我的命令。

「唔，不，你們怎麼能讓我，一個外地來的……我沒能力……」我推辭道，但我沒辦法說服他們。

怎麼辦？當天夜裏我通宵未眠。我的恐龍血統要求我逃離村莊，去找我的兄弟。但新人們接納了我，招待了我，給我以信任。我應該忠於他們，站在他們一邊。後來，我覺得恐龍也好，新人也好，都沒資格讓我效勞。恐龍們若是企圖用入侵和殺戮的方式恢復它們的統治，這表明它們沒有吸取教訓，它們不該活下來。而新人們把指揮權交給我，顯然找到了一個最好的計策：把全部責任推到一個外來者身上。打贏了，我是他們的救星。打輸了，他們就把我當替罪羊交給敵人，以平息敵人的怒火；或者把我看作叛徒，是我把他們交到敵人手中的，何況這樣又可以實現那個說不出口的希望被敵人消滅的意願。總之，我既不願爲恐龍出力，也不願爲

新人賣命。讓他們互相殘殺吧！我對雙方都無所謂。我應該趕快逃走，讓他們去混戰吧，我不想重蹈覆轍了。

當天夜裏，我乘黑溜出村子。我的第一個衝動是，儘量遠離戰場，回到原先的秘密藏身處。但我的好奇心更強：我想看看自己的同類，想知道誰將獲勝。因此，我躲在山頂那幾塊俯視着河灣的岩石後面，等着天明。

晨光熹微中，地平線上出現了一些以很快的速度行進的影子。我還沒看清這些影子，就排除了來者是恐龍的可能性，因爲恐龍的動作不會這麼笨拙。我終於認出了它們，眞叫我啼笑皆非。原來是一羣犀牛，最原始的犀牛。它們的軀體碩大，皮膚粗糙，長着堅硬的犀角，動作笨拙，一般不傷人，只吃草。新人們居然把它們當成了曾在地球上稱王稱霸的恐龍！

這羣犀牛發出雷鳴般的吼聲飛奔而來，啃食了幾叢灌木後，又朝天邊跑去了。它們甚至沒發現這兒有漁夫。

我跑回村莊。「你們全搞錯了！那不是恐龍！」我宣布道，「而是犀牛！已經走了！沒有危險了！」爲了替自己夜裏開小差辯護，我又加上一句：「我出去偵察

了一番，以便探明情況向你們彙報！」

「我們不知道它們不是恐龍，」查亨慢悠悠地說，「但我們知道你不是英雄。」他轉過身不理我了。

當然，他們很失望：對恐龍大失所望，對我也大失所望。現在，他們講的恐龍故事全成了笑話，可怕的恐龍在這些笑話中成了可笑的動物。我不想受他們的庸俗想法的影響。我認爲，寧願滅絕，而不願在一個對我們不利的世界中苟且偷生，這是靈魂高貴的表現。我之所以活了下來，只是爲了在那些以庸俗的嘲笑來掩蓋自己恐懼的人當中繼續以恐龍自居。新人們除了嘲笑和恐懼外，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鳳尾花又給我講了一個夢，表明她的態度與其他人不同。「我夢見一條恐龍，模樣很可笑，渾身綠油油的。大伙兒取笑它，揪它的尾巴；我卻走上前保護它，把它帶走，撫慰它。我發現它長相雖然可笑，內心卻很傷感，那雙黃紅色的眼睛不斷往外淌眼淚。」

聽了這些話，我有什麼感觸？是討厭把自己和她夢見的形象等同起來嗎？是拒絕接受那種稱之爲憐憫的感情嗎？還是對他們褻瀆恐龍的尊嚴感到無動於衷？我突

然產生了驕傲心理，板起面孔銜她說出幾句輕蔑的話。「你爲什麼要用這些越來越稚氣的夢來打擾我呢？你夢見的全是庸俗透頂的事！」

鳳尾花放聲大哭。我聳聳肩走開了。

這事發生在堤壩上。除我們倆外還有另外幾個人。漁夫們沒聽見我們談什麼，但看見了我發脾氣和姑娘掉眼淚。

查亨認爲有必要干涉。「你以爲自己了不起嗎？」他惡狠狠地說，「竟敢欺負我妹妹！」

我停下腳步，不作聲。他若想打架，我就奉陪。但村裏的習慣近來有了改變，他們對一切事情都採取無所謂態度。漁夫中的一個人尖着嗓子說：「算啦，算啦，恐龍！」我知道，這是最近常用的開玩笑說法，意思是「別這麼氣勢洶洶的」，「別誇大其詞」，等等。可我聽後卻熱血沸騰了。

「對，告訴你們吧，我就是恐龍，」我大聲說，「一條名副其實的恐龍！你們要是沒見過恐龍，那就看看我吧！」

大伙哈哈大笑起來。

「昨天我可眞見了一條恐龍，」一個老頭說，「它剛從冰天雪地裏鑽出來。」

周圍的人馬上不作聲了。

老頭當時下山回村，解凍了，一條古老的冰川融化了，一具恐龍的骨架露了出來。

這個消息傳遍了全村。「看恐龍去！」大家朝山上跑。我跟在他們後面。

穿過一片亂石灘，跨過幾根砍倒在地的樹幹，越過一個布滿飛禽屍骨的泥淖後，眼前出現了一道山坳。解脫了霜凍的束縛的岩石，蒙上一層碧綠的苔蘚，一具碩大的恐龍骨架橫臥在亂石之間：一條長長的頸椎骨，一根彎曲的胸椎，一排長蛇形的尾骨。胸腔彎成弧形，像是一面船帆；大風吹動胸椎上的扁平棘突時，胸腔裏彷彿搏動着一顆看不見的心臟。頭骨扭向一邊，頜骨大張着，似乎在發出最後一聲驚叫。

新人們有說有笑地朝這裏跑來。他們看見恐龍的頭蓋骨時，覺得那個空空的眼窩在瞪着他們。新人們在幾步外停下，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過了一會兒，他們轉過身往回走，重新有說有笑起來。這時，只要他們當中一個人把目光從恐龍骨架移到

正在凝視這副骨架的我的身上，就會發現我和恐龍長得一樣。但誰也沒有這樣做。這些骨骼，這些利爪，這些殺戮過生靈的四肢，這時講的是一種誰也不懂的語言，人們除了想起「恐龍」這個與當前的經歷毫無聯繫的模棱兩可的名字外，從中得不到任何啓示。

我繼續望着這副骨骼。它是我父親，我哥哥，我的同類，我自己。我認出來了，這些被啄去肌肉的骨骼是我的四肢，這個嵌在岩石上的凹印是我的身形。這就是我們的已經永遠失去的往昔，這就是我們的尊嚴，我們的過失，我們的毀滅。

如今，新出現的心不在焉的地球占有者，將把這具遺骸的所在地當作名勝古蹟，他們將看着命運怎樣把「恐龍」這個名字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念起來含糊不清的單詞。我不能聽之任之。與恐龍的眞正本性有關的一切東西都應該隱藏起來。入夜，當新人們在這具骨架四周睡覺時，我搬走了恐龍的每一根骨頭，把它們掩埋好。

早晨，新人們發現骨架無影無踪了，但他們並沒有爲此過久地擔憂。與恐龍有關的衆多秘密中又增添了一個秘密。他們馬上就把這個秘密逐出了自己的腦海。

但骨架的出現還是在新人的頭腦中留下了痕迹。他們回憶恐龍時準會聯想到它們的悲慘結局。他們現在講恐龍故事時，著重表達對我們蒙受的苦難的同情和哀憐。我不知道該對他們的憐憫抱什麼態度。有什麼可憐憫的呢？我們恐龍得到了充分進化，達到過鼎盛時期，得意揚揚地稱王稱霸過了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的滅絕是一首偉大的終曲，可以與我們的光輝過去相提並論。這些傻瓜懂得什麼？每當我聽到他們對恐龍表示哀憐時，我都想挖苦他們一番，講幾個杜撰的荒唐故事。反正現在誰也不知道恐龍的眞實情況，這個秘密只有我知道。

一羣流浪漢在村裏停下，其中有一個年輕姑娘。我看見她後大吃一驚，如果我的眼睛沒看錯，她的血管裏不僅流着新人的血，而且還有恐龍的血。她是一個混血兒。她自己知道嗎？從她的自若神態判斷，她大概不知道。或許她的父母不是恐龍。她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甚至是先祖，有可能是恐龍。這位恐龍後裔的性格和舉止帶有明顯的恐龍特徵，但誰也沒看出來，她自己也沒發現。她長得很標致，臉上老掛着笑靨，身後馬上就有了一羣追求者，其中最喜歡她、追她追得最緊的是查亭。

夏天已經來臨，年輕人到河邊相聚。「你也去吧！」查亨邀我同行。我們雖然吵了不少次，他倒一直想跟我交朋友。話剛說完，他就圍着混血兒打轉了。

我走到鳳尾花跟前。也許已經到了作出解釋，達成諒解的時候。「昨夜你夢見什麼了?」我沒話找話地問。

她低着頭。「我夢見一條恐龍受了傷。在垂死掙扎。它低下高貴而美麗的腦袋，感到很痛苦，十分痛苦……我看着它，無法移開自己的視線。我發現，看着它受苦我隱約感到高興……」

鳳尾花的唇邊露出一個惡意的笑容。以前我從來沒見過她這樣。我很想對她說，我不想介入她這種卑劣的、不足稱道的感情遊戲。我要享受生活，我是一個幸福家族的後裔。我開始圍着她跳舞，用尾巴拍打河水，使水花濺在她身上。

「你只會講這種凄凄慘慘的話！」我用輕佻的語調說，「別說了，來跳舞吧！」

她不理睬我，撇了撇嘴。

「你不跟我跳，我就跟別的姑娘跳！」我一邊大聲說，一邊抓住混血姑娘的一條腿，把她從查亨身邊拽走了。查亨整個兒沉浸在對她的愛慕中，看着她的離開，

開始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突然醒悟過來。他妒忌得勃然大怒，但已經太晚了：我和混血姑娘已經跳進河裏，游到對岸，藏進了灌木叢。

我這樣做或許只想向鳳尾花顯示我的眞實性格，駁斥人們對我的一貫錯誤看法；或許出於對查亨的宿怨，故意拒絕他作出的友好表示；或許因爲混血姑娘與衆不同的、但我很熟悉的外形勾起了我的欲望，驅使我同她建立一種直接和自然的關係。我們之間將不會有秘密的想法，我們不必在回憶中生活。

第二天早晨，流浪漢們就將離開這裏，所以混血姑娘同意在灌木叢中過夜。我和她一直親熱到拂曉。

在我的四平八穩，很少發生什麼事件的生活中，這件事只是一個瞬息即逝的小插曲而已。關於恐龍的眞實情況，以及關於恐龍雄踞地球的那個時代的眞實情況已經湮沒在沉默中。對此，我無可奈何。現在誰也不再談起恐龍，或許人們已不再相信恐龍曾經存在過。鳳尾花也不再夢見恐龍了。

有一次她告訴我：「我夢見山洞裏有一隻動物，是同類中的最後一隻。誰也記不得這種動物叫什麼名字，所以我就去問它。洞裏很黑。我知道它在裏面，但看不

見它。我心裏明白它是什麼動物，長的是什麼模樣，但嘴裏講不出來。我不知道是它在回答我的問題，還是我在回答它的問題……」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象徵，我們之間終於有了一種愛的諒解。我第一次在泉邊停留時就盼着能有這一天。

從那時起我懂得了很多東西，尤其是懂得恐龍通過什麼方式取勝。我從前認爲，恐龍之所以滅絕，原因在於我的兄弟們寬宏大度地接受了失敗。現在我明白了，恐龍滅絕得越徹底，它們的統治範圍就擴展得越廣，不僅控制着覆蓋各大洲的森林，而且能進入留存在地球上的人的思維深處。從久遠的、引起恐懼和疑慮的祖輩開始，它們不斷伸出頸項，舉起利爪，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後來，它們的軀體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它們的名字在各種生物的關係中繼續存在，並不斷獲得新的涵義。如今，它們將成爲一個只存在於人們思維中的默不作聲的佚名物件，但它們將通過新人，新人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獲得自己的生存形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我環顧四周：我作爲外來者進入這個村子，而現在我完全可以說，這個村子是我的，鳳尾花是我的。當然，這是恐龍的講話方式。我默默向鳳尾花告別，離開這個村子，永遠離開了這裏。

路上，我看着樹木、河流和山脈，可我分不清哪些是恐龍時代就有的，哪些是後來出現的。一些巢穴周圍露營着流浪者。我遠遠認出了混血姑娘，她還是那麼討人喜歡，只是稍稍發了胖。我躲進樹林，以免被人們發現。我偷偷看着她。一個剛會用腿走路的小傢伙跟在她身後，一邊跑一邊搖尾巴。我有多久沒看見小恐龍了？它發育得十分勻稱，渾身充滿恐龍的精華，可又完全不知道恐龍這個名字意味着什麼。

我在林中空地上等着他，看他玩耍，追蝴蝶，用石頭砸開松球取食松子。我走到他跟前。他的確是我的兒子。

他好奇地看着我。「你是誰？」他問。

「誰也不是，」我答道，「你呢？你知道你是誰嗎？」

「嘿，眞逗！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新人！」他說。

果眞不出所料，我想他是會這麼回答的。我撫着他的腦袋對他說：「好樣的。」我走了。

越過山谷和平原，來到一個火車站。我上了車，混進旅客羣中。

一對夫婦的故事

費慧茹 譯

阿爾圖羅·馬索拉里是上夜班的工人，早晨六點下工。回家要走很長的路，天氣好的時候，他騎自行車，雨天和冬季改乘電車。六點三刻和七點之間回到家裏，正好趕上妻子艾莉黛的鬧鐘剛剛響過，或差一點就要響的時候。

經常是兩種聲響：鬧鐘的鈴聲和他邁入家門的腳步聲同時闖入艾莉黛的腦海裏，把她從睡夢中喚醒。清晨的覺是最香的時候，她總要把臉埋在枕頭裏，在床上再賴上幾秒鐘。然後，她倏地坐起身來，匆匆忙忙把胳膊伸進晨衣，頭髮聳拉到眼睛上。她就這副模樣出現在廚房裏，阿爾圖羅正在那裏，從隨身攜帶的提包裏取出空空如也的飯盒和暖水瓶，把它們放在水池裏。在這之前，他已經點好爐子，煮上了咖啡。艾莉黛一看見他瞅自己，就趕忙用手攏攏頭髮，使勁睜大眼睛，似乎因爲

丈夫回到家中，第一眼就看到她衣冠不整、睡容滿面而感到不好意思。如果兩人同床共枕，那是另一碼事，清晨從同一睡夢中醒來，雙方的尊容彼此彼此。

有時，還差一分鐘鬧鐘就該響了，是阿爾圖羅端着咖啡走進房間，將她喚醒。那麼，一切顯得更自然些，剛醒來時的姣媚還具有一種懶散的柔情。她舉起赤裸裸的雙臂，伸伸懶腰，然後一把摟住他的脖子。他們抱在一起。阿爾圖羅還穿着風雨衣，她摟着他，根據他外衣的濕度和涼意就鑾可以知道外面是甚麼天氣：下雨、有霧，抑或降雪；不過，她仍然要問：「天氣怎麼樣？」而他哪，也總是半帶譏諷地嘟噥一番，把一天的不痛快從後到前倒着數落一遍：騎自行車的歸途，出廠時的天氣，頭天晚上進廠時截然不同的氣候，幹活時遇到的麻煩，車間的傳聞等等，等等。

這個時辰，屋裏總是不太暖和，但是，艾莉黛還是脫了衣服，有點哆哆嗦嗦地在浴室裏洗澡。阿爾圖羅隨後跟了進來，他慢騰騰地脫了衣服，也慢條斯理地洗起來，從身上沖掉車間的塵土和油污。他們兩人就這樣站在洗臉池周圍，半裸着身子，瑟瑟發抖，有時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從對方手裏拿過牙膏、肥皂，嘴裏還繼

續講着話，這是推心置腹的時刻。有時他們互相幫着擦背，一下愛撫，兩人又擁抱在一起，然而，艾莉黛忽然喊道：「上帝！甚麼時候啦！」她連忙跑去戴上吊襪帶，穿上裙子，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她站着穿好衣服，把臉湊近梳粧台的鏡子，嘴上噙着髮夾，用刷子通通頭髮。阿爾圖羅走過來，站在她的背後，他已經點燃了香煙，吸着煙瞅着艾莉黛。他呆在那兒也幫不上忙，顯得侷促不安。艾莉黛收拾停當，在走廊裏穿上大衣，吻了一下阿爾圖羅，打開門，匆匆往樓下跑去。

家裏就只剩下阿爾圖羅一個人了。他聽見艾莉黛的鞋後跟踏着臺階的聲音，當這種聲音消失後，他的思想又隨着她疾步走在庭院裏，來到大門口，行進在人行道上，然後，一直隨她走到電車站。連電車叮叮噹噹的響聲他似乎也聽得見。車停下來，每個乘客上車時腳登踏板的聲音他也聽得見。他想：「好了，這會兒她乘上車了。」他彷彿瞧見妻子擠在十一路電車上男男女女勞動者中間，十一路電車像每天一樣把他的妻子帶到工廠裏。阿爾圖羅滅掉煙蒂，關上窗戶，屋子裏頓時暗了下來，他上了床。

艾莉黛起來後沒整理床，阿爾圖羅睡覺的那邊幾乎沒動，跟剛鋪好的一樣。他

老老實實地躺在自己那邊，但是，過了一會兒，他把一條腿伸到艾莉黛睡的那邊，那裏還有妻子的餘溫，接着，他又把另一條腿也伸了過去，就這樣他一點一點把身子都移到艾莉黛睡的那邊去了。那裏有着妻子的體溫，並且還保留着她的身體的形狀。他把頭枕在妻子的枕頭上，臉緊緊貼住枕頭，嗅着妻子的體香睡着了。

艾莉黛晚上回家時，阿爾圖羅已經在房間裏轉了半天了：他點上了爐子，把東西放在爐子上燒，在晚飯前幾個小時裏，他也做些事情，譬如鋪床、掃地、把該洗的衣服浸在水裏。然而，艾莉黛總覺得他幹得很糟糕。說實在的，他根本沒心思去做這些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只是爲了等她。他待在家裏，手上在做些事，可精神上早就去迎候她了。外面華燈初上，艾莉黛擠在熙來攘往的婦女羣中，從這個商店跑到那個商店忙着採購物品。

阿爾圖羅終於聽到樓梯上的腳步聲，沉重的腳步聲，跟早晨的那種聲音全然不同。艾莉黛幹了一天的活，又拿着買回來的東西，她累了。阿爾圖羅走出房門，來到樓道，從妻子手裏接過購物包。兩人邊說話邊走進家門。艾莉黛連大衣也沒脫，一屁股就坐進了廚房的椅子上，與此同時，阿爾圖羅把東西一件件從包裏取出來。

「趕緊幹吧！」說着，艾莉黛站起身，脫下大衣，換上家常便服。夫妻倆開始做飯：兩人的一頓晚餐，他帶到工廠爲夜間一點鐘準備的夜宵，她明天帶到廠子裏去的午餐，還有他明天下班回來時吃的東西。

她忙着幹活，有時在繩椅上坐下來，支使他幹活。他哪，已經休息過來了，忙得團團轉，總想一個人把活兒都包下來，可又總是有點不知所以，心不在焉。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兩人幾乎鬧起衝突，說出一些不中聽的話兒來，因爲她想叫他更用點心思幹活，更專心致志一些，或者希望他對自己更親熱些，離她更近些，給予她更多的安慰。而他哪，在她剛回來時表現出那股熱和勁以後，腦子已經不在家了，一味地惦着快點幹，好走人。

桌子擺好了，吃的東西也已經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免得吃半截還要站起身來拿。這時節，兩人都有點悵然若失，感到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誰也提不起勺子，把它放在嘴裏去，祇是想手拉手待一會兒。

咖啡還沒喝完，阿爾圖羅已經跑去檢查自行車是否一切正常。他們擁抱在一起，互相依偎着，祇有這時，阿爾圖羅才感到妻子的身體是那麼嬌柔、溫暖。然

而，他扛起自行車，小心翼翼地走下樓去。

艾莉黛洗刷盤子，把家從頭到尾巡視了一遍，看着丈夫幹的活兒，禁不住直搖頭。他眼下正穿行在路燈稀少的黑暗的街道上，或許這時他已經過了加油站。艾莉黛上床，熄了燈。她躺在自己睡的一邊，又慢慢把腳挪到阿爾圖羅那邊，尋找丈夫的溫暖，可是每次她都發現自己這邊更暖和，於是她明白了阿爾圖羅是在她這邊睡的覺，頓時，一股暖流和柔情湧上心頭。

監票員

李錚 梅林 譯

阿米利哥・奥米亞清早五點三十分便動身出門了。天看上去可能會下雨。他今天要去擔任選舉監票員。在去他負責的投票站的路上，他得通過好幾條狹窄、有拱頂的街道，街道兩旁是破舊的房屋，房中住戶家家擁擠不堪。街道上仍鋪着往日的鵝卵石子。毫無疑問，在這個週日的清晨，街道兩旁的房屋中，現在還毫無生機。阿米利哥不熟悉這一帶，但卻不時在陳舊的招牌上看到一些街道的名字——這些街名大概是以一些已不爲人知的捐助者的姓名而命名的——看着街名時，他手中的雨傘向一邊傾斜着，屋簷上的雨水不時流到他的臉上。

阿米利哥屬於一左派黨組織，他們的敵對黨的成員一般認爲，選舉日下雨，是吉祥徵兆。這種看法可以溯源至戰後的第一次選舉，那時人們認爲，如果天氣不

好，許多基督教民主黨投票人便會縮在家中，不願出門——這些人都是年老體弱、傷殘不便的人，或者住在交通不便的鄉間，他們對政治興趣不大。但阿米利哥卻並不相信這一說法；現在是一九五三年，自戰後第一次選舉以來，就他所觀察的選舉而言，無論天晴下雨，成功的組織活動對選舉總是有效的。今天更與往日選舉不同，因爲聯合政府中的各黨派已經設法通過了一項新的選舉法，根據該項被人稱爲「欺騙法」的法律，如果聯合政府獲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政府將獲得議會中三分之二的席位。……阿米利哥的印象是，政治變化是長期的、複雜的程序，政治變化與佳運不一樣，不可能一夜之間促成。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阿米利哥而言，經驗越多，他會變得越悲觀起來。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還有一個道德問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你還得盡力做你要做的事情。像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對頭腦正常的人來說，政治中有兩條重要的原則：第一是不要抱太多幻想；第二是永遠相信，點點滴滴的變化都會有助於重大變化。阿米利哥是個不愛出風頭的人。在他的職業中，他願意做一個合適場合中的合適人物，他不願推着自己往前趕。像在工作中一樣，在公共生活中也不是

「政客」，不管你認爲該詞是褒意還是貶意。（因爲「政客」一詞既有褒意又有貶意，要看你如何看待；對此阿米利哥是十分清楚的。）不錯，他是一個領取薪金的黨員，但他卻算不上一個「活動分子」，因爲他天性喜愛平靜的生活。儘管如此，如果有些工作需要完成，而且又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的話，他從來不會推辭。在基層組織中，大家都認爲他是好人，且有不錯的背景。現在，大家又任命他爲選舉監票員。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差，但卻是份嚴肅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而且他負責的這個投票站更非同一般，因爲該站位於一個大的宗教組織之內。阿米利哥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份工作。現在，天正下着雨，他的鞋都會是潮濕的。

在此地，人們不便用「左派政黨」及「宗教組織」這一類泛指詞彙，這樣做並不是爲了避免稱呼事物的眞名，而是因爲這樣做看上去是爲了使用更準確的稱呼，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說阿米利哥的所屬黨是共產黨或者說這些投票站設在土倫最著名的「考特倫各不治病人醫院」內，其實並不會使你的概念更爲準確。我們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與知識，使「共產主義」或「考特倫各」帶上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價值。這樣，使用這些詞彙，我們會覺得還需進一步確定其

含意：在當時的形勢下，該黨的作用，對義大利的影響以及阿米利哥在黨內的位置均需要進一步說明。

事實上，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自從投票成爲應盡義務以來，醫院、精神病院以及女修道院一直是向基督敎民主黨提供選票的重要地點，特別是在「考特倫各」醫院，每次選舉都會發現有些白痴，被人左右參加選舉；除此之外，被利用的人中還有奄奄一息的老嫗、因動脈硬化而全身癱瘓的男子。總之，投票人中，有不少人是那些無法作出合乎邏輯的決定的人。結果，笑話百出，奇聞不絕，有的令人發笑，有的也令人痛心。例如，有的投票者將票吃掉；有的在投票室內看到自己手上拿着張紙片，以爲是在厠所，便按厠所中的常規行事；還有的人，因爲智力稍低於常人，便在正式投票前，口中不停地大聲唸着候選人名字以及選票上的號碼，以此幫助選中合適的候選人。

阿米利哥對這些故事瞭如指掌，對此他覺得完全沒有令人開心之處。現在，走在路上，他知道今天等待他的是一個令人傷心、令人緊張的日子。他在雨中走着，並不停地注意尋找着他要找的門牌號碼。此時他感到，他正在跨過他的世界的邊境

線。

這個組織地處窮人之中，佔去全市四分之一的面積，其中包括精神病院、醫院、老人院、學校以及女修道院等。這兒實際上是一個城中小城，不但有高大的圍牆，而且有不同於本市其他地區的特殊規定。該地外形參差不齊，毫無規範，並且在不斷地向外擴展：從四周的圍牆向上看，你會看到高矮不齊的屋頂、塔尖、樹梢及鋼窗等。在這一帶，公共街道將該區分成不同部分，但空中架起的人行道又將這些部分連成一體，儼然像某些古式工廠一樣。這些空中人行道，其實是爲了實用，並不只是爲了美觀而設計的。這兒不僅僅外表像工廠，光禿禿的牆上開着簡陋的大門，而且在整個形成過程中，都受生活簡單的創始神父的影響。這位神父在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二年間，在私人大企業創始人的啓發下，在此地創建了規模上與初期工業革命相似的龐大的慈善機構，並且不顧困難與敵意，鍥而不舍，堅持至今。甚至連他的簡單、普通的姓名——考特倫各——也失去了個人含義，現在已成爲一個舉世著名的慈善團體的代名詞。

……「考特倫各」這個姓名，在窮人的粗俗語言中，很自然地成爲了一個帶有

嘲諷意味的稱號，其含義現在成了傻瓜、白痴等。換句話說，「考特倫各」這個姓名現在已把不幸與一個喜劇形像結合在一起，同時，與不幸融爲一體的還有荒誕、善意的天命，以及組織的力量，通過選擧作用，還加上了蒙昧主義、中世紀特色以及心術不正等……

這些含義一個個被另一個沖淡。雨仍在下着，牆上的選擧告示已被雨水淋透，這些告示突然間顯得蒼老了，原有的活力彷彿在最後一晚的政治會議的大戰中消耗殆盡了。這些告示現在似乎都成了盛着漿糊及廉價紙張的聖餐盤，在這些盤中，透過層層片片，人們似乎看到了透明的、各敵對黨派的特徵一般。在阿米利哥看來，世界上的紛繁複雜有時看上去就像洋薊樹的樹葉，有時又會像一大團不同意義的混合物，像粘手的麵團一樣。

儘管阿米利哥稱自己爲「共產主義者」（此刻，他冒着大雨，大清早趕路，正是爲了黨），你並看不出他身上究竟有多少責任感。在兩旁宗教建築物的牆上，他看到了自己——一半嚴肅一半嘲諷地，他看到自己此刻成了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最終的匿名繼承人，儘管他只繼承了該份遺產中極其零碎的一部分。此刻，在阿米利

哥的臉上，你也看不出有多少是另一章歷史的結果，這一章歷史，儘管只有一百年的經歷，但卻已經是障礙重重、限制迭出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進步（必須承認，是通過「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或者說通過「資產階級的自我覺醒」，才使得階級鬥爭把阿米利哥這個前資產階級分子也激奮起來），或者說最近發生的階級鬥爭的實體化或者其他新發生的事件，只要參與了共產主義運動，就會對一般性問題持隱隱約約的保留，這使得阿米利哥選擇了這項職權有限、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任務，在他看來，只有這種工作才是最有用處的。在選擇這種工作的同時，他沒有捨棄他的悲觀主義（這又是一個空泛之詞），時刻做好了最壞打算。但在悲觀之際，同時保留着更強烈的樂觀主義，如果沒有這種樂觀主義，他也不會加入共產黨了（果眞那樣的話，我們會說：遺傳性的樂觀主義，正像少數義大利人一樣，他們每次失敗時，都自認自己獲勝了；簡言之，如果說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不是一回事兒的話，它們至少是洋薊樹葉的正反兩面），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也順從於樂觀的反面，即古老的義大利人的懷疑主義，這是上天賜予義大利人的禮物，使他們能更好地適應環境，並且能夠耐心等待（換句話說，這種懷疑主義，也就是少數義大利人

樂觀主義的古老的敵人，但這樣一說，一切都含混不清了，因爲一個立志向懷疑主義開戰者，是不應該對自己的勝利表示懷疑的，他是不能失敗的，否則，他便與自己的敵人毫無差別了），最後，在理解這本來並不難理解的道理之後，不難看出，這只不過是大千世界中小小一隅，各種決定——我們不會說是在別處做出的，因爲「別處」只不過是處處而已——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做出的（即使這樣說，也有悲觀與樂觀的理由），但是，前者比後者更自然地出現在腦際間。

要把一間屋子（這種屋子通常是教室、法庭、修道院餐廳、體育館或市政辦公室等）變成一間投票室的話，只要幾樣東西便可完成——首先要有一些未上油漆的木板，以便釘出投票臺；另外要有票箱，也應用未上油漆的木板釘成；最後，還需要一些紙張、用具（如登記本、選票本、鉛筆、原子筆、封票、蠟筆，以及些許線、繩等）。除此之外，還需準備些帶膠紙，以便在「合法開票」之際，供主席使用，投票室內的桌子，也應特別排列。總括說來，投票室應該是有白色牆壁、無其他名稱的空屋子；各種用具應該是毫無色彩的；各種工作人員（包括主席、文書、監票員，甚至某些「地區代表」）也應該表現出毫無個性的神態。

當投票室內開始出現投票人時，場內開始熱鬧起來：隨着投票人的進入，各種各樣的生活也伴隨而入，各種不同的生活，都由各人不同的姿態所顯示，有的過於活潑，有的又過於拘謹，有的聲音太小，有的聲音太大。但是，在這一切出現之前，當投票室內只有那些工作人員時，投票室內會有短短的一陣，在這一陣時間內，人們的心情是激動不已的。

特別是在阿米利哥所在處：他現在正在本投票站的一間屋內，這是考特倫各內的衆多房間中的一間，因爲這一地區有大約五百名選民，在整個考特倫各範圍內，共有數千名選民。在天氣正常時，這是家屬看望病人時所使用的房間，室內沿牆擺着幾條長木椅（阿米利哥將該房間帶給他的溫和的形像從腦中驅走，他眼前出現的情景是：從鄉下趕來的父母，手提盛着水果的籃子，在傷心地談話），牆上高大的窗外，可以看到室外的庭院，這是一個有着亭臺小徑的不規則的庭院，既像營房，又像醫院（院中，幾位看上去過於肥胖的婦女正用手推車推着碩大的水罐；她們像古老的農婦一般，身上穿着黑色裙子，披着黑色羊毛披巾，頭上戴着黑色無邊帽，腰上圍一條藍色圍裙；她們在小雨中急促地走着；阿米利哥看了她們一眼後，便把

目光從窗子移開了）。

他很想忘掉房間中的骯髒，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房中投票用具的骯髒之上——他此刻在注意着房中的文件夾、投票規則手册等。投票尚未開始，阿米利哥已經開始緊張起來，因爲他覺得這些投票用具的骯髒意義是豐富的，甚至其中的矛盾也是豐富的。

就在這間毫無裝飾的、灰色的斗室內，民主將自身展現在市民的面前。對阿米利哥而言，他似乎感到了陣陣的威嚴、雄偉。義大利歷來有向華麗、堂皇之顯耀鞠躬之習俗，此時卻讓阿米利哥感到了一陣誠實、簡樸的道德正氣，他似乎感到這是對法西斯分子的永久性的無聲報復，在這種氣氛下，相形見絀的似乎是那些因爲民主外表簡陋而藐視民主的傢伙。現在，這些人都已帶着勛章作古了，而民主卻在折得像張電報單一樣的選票的慶祝儀式中，昂首闊步，奔向前方。

坐在阿米利哥周圍的，還有其他工作人員，他們都是平民百姓，大多數人屬於天主教行動黨，也有的像他一樣，來自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他現在仍不明白二者之間有何區別），這些工作人員都在幹着同一樣工作，一項理性的、世俗性的服務

工作。此刻，他們在這兒正在處理一定的實際問題：怎樣起草「在其他地區登記的選民」的報告；怎樣查看一遍本區選民登記單，注意包括那些已入「死亡選民」册而又在最後一刻出現在投票站的選民。此刻，他們正用火柴融化蠟脂，以便將投票箱封閉。他們不知怎樣處理多餘的繩子，便決定用火柴將其燒掉……

在這些舉動中，在將他們自己與眼前暫時的職責認同時，阿米利哥突然感受到了民主的眞正含義，他同時想到這些不同身分的人聚集在一起，本身便具有諷刺意味，因爲有的人相信不屬於這個地球的上天神威，而他和他的同伴們卻清清楚楚地瞭解資產階級的這一套欺騙把戲。簡言之，這是兩類本來不該相信民主的人士，而實際上，每一方都堅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是民主的最忠實的護衛士，甚至認爲，只有他們自己才眞正是民主的化身。

在監票員中，有兩位是婦女；一人穿着桔色毛衣，看上去像個工人或者文員，年紀三十歲左右，紅紅的臉上，佈滿了雀斑；另一位五十歲上下，身着一件白色短外套，胸前掛着一枚人頭像，看上去像是個寡婦，也可能是位小學教師。阿米利哥自言自語地說，誰會想到，此刻已下定決心要眞正瞭解世界的這些婦女，眞正享受

她們應有的權利才只有幾年的歷史?她們看上去，女兒跟隨着母親，從來未做過其他事，她們似乎一直在爲選舉做着辛勤的準備工作。更重要的是，眞正表現出常識理性的人，正是這些女人，她們做這些小事時，顯得如此得心應手，她們正在幫助那些看上去更忸怩的男子漢們。

順着這條思路，阿米利哥感到十分滿意，好像這一切都極爲理想（當然，選舉的黑暗前景是除外的，投票箱設在精神病院也是除外的，因爲在這兒，無法開政治會議，無法張貼傳單，也無法出售報紙），他覺得這一切已經是勝利了，是國家對抗教會的古老鬥爭的勝利，他覺得平民義務的宗教似乎戰勝了……

戰勝了甚麼呢?阿米利哥再一次環顧周圍，似乎想要尋找一種可以抓得住的矛盾的力量，一種對立面，但是，他卻甚麼也抓不到，他再也無法將選舉一事與他周圍的環境對立起來；在他到這兒的一刻鐘光景內，地點與事物已變得非常和諧了，已滙成了一種統一的、無名的行政管理式的灰濛濛的色彩，就像在警察局、區域辦公室以及大的慈善機構內一樣。現在，阿米利哥就像一個潛入冷水中的人一樣，強迫自己相信，潛水的樂趣正在於冷的感受，而隨後游泳時，又會發現一種溫暖的感

覺，同時，又強烈地感到水是多麼冷、多麼充滿敵意，就像這個潛水者一樣，阿米利哥在試圖將選舉站的骯髒轉換成有珍貴價值的工作之後，現在又回到了他的最初印像中去了——這是一個異化的、冰冷的地方，他現在覺得這才是正確的看法。

在那個時代，阿米利哥前那一代人（或者說，四十年代之後，以特殊方式生活的阿米利哥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人）已經發現了一種前人不曾知曉的人生態度的源泉：懼怕情感。所以，在他的記憶中，他開始將眼前的景色與義大利解放以後的氣氛進行比較，在那幾年中，人們最生動的記憶是，每一個人都參加了政治活動及行動，每一個人都捲入了當時大小不一的各種問題之中（這些是眼前的想法，他原來曾認爲那時的氣氛是自然的，是人們所喜愛的——但他有時也因爲那些錯事而氣憤，不認爲那些事得到了糾正）；他現在又想起了那時人們的面貌，所有的人似乎都很窮，對世界上的大事似乎比個人私事更感興趣；他想起了那時的臨時黨組織辦公室內的煙霧，伴隨着油印機的咔嚓咔嚓的響聲，他想起了辦公室內那些穿着大衣的人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地爲黨多做工作（那些都是事實，但只有現在，多年過去之後，他才開始看清楚當時的情形，他覺得那是個神話）；他突然想到，只有新誕

生的民主才有資格被稱爲「民主」；那才是他剛才試圖在實物中找到但卻未找到的價值；因爲那個時代現在已經結束，當時的戰場現在已逐漸被國家官僚的灰色的影子所佔據——在法西斯主義盛行之時及之後，管理人員與被管理人員之間的鴻溝現在又恢復原狀了。

即將開始的選舉將要（不幸的是，阿米利哥非常清楚）使這個影子更加拉長，使這個鴻溝更加拉寬，將把昔日的美好記憶趕得更遠，直到他們變得更加虛浮，更加平滑，更加縹渺，也更加理想化。所以說，考特倫各會客室是今天選舉的最理想的地點：難道這個屋子不是與民主程序相似的一種程序的結果嗎？在最初階段，也是在這間屋中（那時，窮人還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那時人們心中的虔誠一定還給他們一種溫暖的感覺（可能現在仍是如此——阿米利哥不想否認這一點，在某些地點、某些人身上似是如此）；在那些賤民與他們的恩人之間，一定已經創造了一個不同社會的形像，在那個社會中，人們眞正關心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個人私利。（像很多不信教的人一樣，阿米利哥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決心要理解、欣賞宗教生活的形式與發展。）而此地是一個廣大的機構，一個大型的綜合醫院，其間的

設備雖然陳舊，但卻發揮着功用，而且非常豐富有成果，這是當初建立這所醫院時，人們所完全料想不到的：該醫院內還在創造選票。

這麼看來，當只有未來才存在時，每件事難道只有最初開始那時一刹那能量聚集時才最爲重要嗎？對所有組織來說，當正常的行政工作開始後，這一時刻便已到來，難道不是這樣嗎？（阿米利哥不禁想到了共產主義——難道共產主義不也是如此嗎？）或者說……或者說衰老的組織便無足輕重了；難道重要的就是人們的意志、人們那不斷發展的需求嗎？此時此地，爲了建立投票站（現在，他們只需選擇引人注目的位置——根據投票規定的三項注意：一項與法律相關，兩項與候選人相關），那些男男女女，那些在某種意義上相互敵視的陌生人們，正在一同工作，一名修女（可能是女修道院長）正在幫助他們（他們問她是否能幫他們找到手錘及幾枚圖釘），幾個身著寫有標記的圍裙的女病人好奇地觀看着，一個頭大無比的女孩隨後叫着說：「我去找！」說完，便推開其他女子，向前衝去。她大笑着跑來了，回來時手上拿着手錘與圖釘，隨後幫助他們移動了一條長椅子。

在遠處的細雨綿綿的院子中，她那激動不已的動作，反映了衆人的參與情緒，

大家爲這次選舉而興高彩烈，彷彿今日將有一餐出人意料之外的美食一樣。這一切究竟是甚麼？人們爲甚麼這樣小心翼翼地注意這些注意事項，寫在白色的紙張上（白色的，像其他官方注意事項一樣，卽使上面的黑字根本無人問津），這白紙黑字將一組公民組合在一起，他們當然都是「這一富有生產力的生命的一部分」，另外還有這些修女，這些貧窮的女孩子，除了偶而在送葬儀式上能看到外部世界外，她們對外間的一切一無所知，這一切都意味着甚麼呢？阿米利哥現在在這一衆人努力中，感覺到某種虛假的信號：在這些人中，在選舉官員中，這種努力就像在軍中服役時，你執行命令時的努力一樣，你對最終目的一無所知；在這些修女及病人中，她們好像在挖戰壕，防禦準備進攻的敵人：這場選舉熱鬧就是戰壕，就是防禦工事，但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敵人。

當選舉官員坐在桌子旁時，在空空的房中等待時，當外面一羣人想趕快投完票而開始移動時，當保安人員允許第一組人進入時，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地明白他們正在幹甚麼，但同時也有一種荒謬感。第一組投票的人是幾個小老頭——幾個精神病人，或者說被精神病院利用的黨派人士，或者說他們身兼二職，幾個修女，一個

神父，幾個老嫗（阿米利哥已經在想，這些選票可能與其他選票並無差別）：好像隱藏在這一切之後的反對勢力已選擇要以使人放心的方式表現自己（使其他人放心，他們期待此次選舉將能肯定原有的一切；對阿米利哥而言，這種正常期待令人沮喪），但相反地，這些人現在坐在那裏等待着某種挑戰的出現。

投票人移動中，出現了一陣暫時的安靜，可以聽到某人的腳步聲，好像是跛腳行走的聲音，應該說是木板敲打的聲音，所有的選舉官員都朝門口看去。在入口處，一個矮小的女人出現了，她又小又瘦，坐在板櫈上。準確地說，她並不是坐着，因爲她的腳並未着地，但她的腿也未在空中擺動，而且也未盤在她的身上。她根本沒有腿。她的裙子下，蓋着一個小木櫈，一個四四方方，不太高的小木櫈。她的腰部以下，好像是空的，只能看到木櫈的兩條腿，這是兩根垂直的木棍，像鳥的腿一樣。「請進！」主席說，小女人開始向前移動：她的一個肩膀及臀部的一側向前一甩，小木櫈向前斜斜地移動了，然後，她又甩動另一個肩膀及另一側臀部，小櫈的另一側也向前移動一下。就這樣，她拖着身下的小櫈，一下一下地走過長長的房間，來到登記桌旁，手上拿着選民證。

你對任何事情都會習慣起來，而且比你想像得要快。卽使觀看考特倫各內的病人投票也一樣。觀看了一會兒之後，在桌子這一側坐着的人看來，這已經是最正常、最單調的情景了；但是，在桌子的另一側，在投票人當中，這種超乎尋常事件的感受仍在擴展。選舉本身與這種感受並無關係：有誰理解這一點呢？很明顯，他們心中想的是，這一不常有的在公衆面前露面的機會；他們這些人，常年待在一個與外界隔離的世界中，已經很久沒有在衆目睽睽之下，扮演主要演員的角色了。這裏的選民中，有些人身體傷殘，有些人精神受損，有些人是被擔架抬着進來的，有些人是拄着拐杖蹦進來的，有些人看上去非常自豪，好像他們的存在終於被世人承認了似的。在這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虛假的自由之中，阿米利哥在納悶，難道是眞正的自由的閃現與預兆嗎？或者說，只是一種幻想，只是短暫一現，便永遠消失？難道只是爲了炫耀一番，只是爲了個名聲嗎？

此刻，在這間屋中魚貫而過的是一個不爲人見的義大利，是在陽光中炫耀自己的義大利的反面，是走在街上的那些有需求、能生產、能消費的義大利人的反面，這是家庭、村莊的秘密，這也是（但絕不是唯一的）帶着貶了值的血迹的鄉村貧

困，這種貧困，包含了黑暗的牲口棚中的亂倫；這也是（但絕不是唯一的）所有種族的末日，一旦他們的血漿中包含了祖先的被人遺忘的罪惡時；膿疱掩飾了罪過，黑暗成了唯一的天堂（但並不僅僅這些）；這是人類再生時，所冒的風險的錯誤，這種風險（就此而言，該風險是可以根據計算而推測的，就像有些遊戲的結果一樣）被新的陷阱成倍地擴大：病毒、毒藥、鈾輻射……這些偶然的因素支配着人類，而人類之所以稱爲人類正是因爲它隨意出現……

如果不是偶然的行動，那又是甚麼東西將阿米利哥這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清醒的選民、民主權力的參與者安排在桌子的這一側，而不是在桌子的那一側呢？他爲甚麼不像那個白痴那樣，大笑着來到桌前，以爲這一切只不過是場遊戲呢？

來到主席對面時，那個白痴突然像士兵一樣行了個軍禮，把衆人一個個看呆了。他隨後將他的身份證件一一出示：身分卡、選民證都按順序地拿了出來。

「很好，」主席說。

他接過他的選票及鉛筆，雙腳一並，又行了個軍禮，隨後便自信地朝投票箱走去。

「這些都是很不錯的選民，」阿米利哥大聲說了一句，儘管他意識到這句話陳腔濫調，且不得體。

「這些可憐的人，」身穿白外套的女人說，但隨後又補充說：「也可以說，他們很有福氣……」

阿米利哥很快想到那些佈道，想到了對「精神貧乏」的各種解釋；隨後又想到了斯巴達與希特拉，他們二人曾清洗白痴與畸形人；他想到了根據基督教傳統及一八八九年的原則所確立的平等概念，想到了一個世紀末民主爲創建普選權而進行的鬥爭，想到了教會，先是敵視，隨後又帶有好意，最後又想到了「詐騙法」所導出的新的選舉機制，他認爲這一法案進一步增強了白痴的選舉權利，而不是增強了他自己的選舉權利。

但是，他這樣認爲他自己的選舉權要優於白痴的選舉權不是也承認了，在傳統的反平均主義的觀點中，也有些邏輯道理嗎？

「詐騙法」並不重要。陷阱早已鋪好。教會拒絕了多年之後，最後表面上接受了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民權的看法，但是，卻將人是歷史的主角的這一概念，換成了

上帝已無法拯救的亞當的不幸的邪惡的肉體，在無所不在、永恒不逝的權威面前，白痴與「有責任心」的公民是平等的；歷史已被交還到上帝的手中；啓蒙運動中的夢想在看上去將要獲勝時，卻以失敗告終。監票員阿米利哥覺得他成了被敵人軍隊捕獲的人質。

監票員們不約而同地將工作分頭進行了：一人在登記册上尋找人名，另一人將人名從名單上勾掉，第三個人在身分卡上作了標記，第四個人把選民帶到無人排隊的投票箱前，他們中很快形成了一種自然的理解，結果工作進展順利，未出現混亂；他們中，在與主席的關係上，甚至有一種默默的聯盟。這位主席已上了年紀，行動緩慢，生怕出差錯，他們大家每見到他太注重小節時，便聯合起來，催促他不要過分囉嗦。

除了這種工作分工之外，他們中還在形成另外一種分歧，這是眞正的分歧，使得他們相互爲敵。第一個表現出來的是那位身着桔色毛衣的女子。她開始緊張地提出反對意見了，因爲一個老嫗從投票站出來時，手上揮舞着未折起來的選票。「她的選票無效！她把選票給人看了！」

主席說他甚麼也沒看到。「回到投票站去把選票折上，立刻回去，按要求折好，」他對老嫗說。隨後又對監票人說：「你得耐心一些……」

「法律就是法律，」那女監票人大聲堅持着。

「可她並不是故意搗亂……」另一監票人說，他瘦瘦的臉上架着一副眼鏡。

「你可以閉上一隻眼睛。」

「我在這兒就是要睜大眼睛，」阿米利哥本來想這樣說一句，幫助那個女監票員，但他卻感到有一股閉上眼睛的欲望，好像那一長串的病人身上發出了一種催眠劑一樣，他好像成了一個不同世界內的犯人。

對他這個局外人而言，這是一個穿制服的列隊前進，大多數人是女性，他很難看出她們之間的區別：她們中有的身着圍裙，有的身着黑色衣服，頭戴無邊女帽，肩上披着圍巾，另外就是那些身着白色、黑色、灰色的修女，她們中有的住在考特倫各，有的只是趕來投票的。總之，在他看來，這些人千人一面，多是沒有年紀的老頑固，她們都以同樣的方式在投票，阿們。

（突然間，他想到了一個沒有美的世界，他想的是女性的美。）

這些女孩都紮着辮子，很可能都是孤兒，在修道院內長大，而且一生將生活在修道院內；已經三十歲了，可她們看上去仍像孩子一般，他不知道這是否因爲她們太落後，還是因爲她們一直住在這兒。你可以說，她們從兒童時期，直接進入了老年時期。她們看上去很相像，如同姐妹一般，但在每一組中，總有一人特別顯眼，這是個最精明、最負責的人，總在無休止地向其他人解釋選舉程序。如果有人沒有證件，她便替她們簽名，並且按法律要求，替她們宣誓。

（因爲注定要在這些單調、無色的人中度過整整一天，阿米利哥突然覺得他有一股熱烈的對美的渴望，而這種渴望很快便集中在他的情人莉婭身上。現在，他想起的是莉婭的皮膚、膚色，以及她身上最令他難以忘卻的一個部位——在那個部位，她的後背彎曲，繃得緊緊的，等待着手的撫摸，隨後便是那柔軟的、豐滿的臀部曲線；在那個部位上，他覺得集中了全世界的美，同時那美又是遙遠的，永遠不可復得的。）

一個「精明」的女子已代替四個人簽名。這時，另一個身着黑色服裝的女子走過來，阿米利哥不知她們是不是修女。「你認識什麼人嗎?」主席問她。她搖搖

頭，顯得很吃驚。

(我們爲什麼需要美？阿米利哥自問着。這是後天學來的，還是與語言習慣一樣？究竟什麼是美？一種標記，一種特權，非理性的幸運？還是像那些女人那樣，醜陋、畸形、身帶缺陷？難道美是我們爲自己創造的逐漸演變的模型，與其說自然的，不如說歷史的，對我們文化價值的保護？)

主席還在敦促那個女人：「再向周圍看一看，看有沒有人認識你，可以替你作證。」

(阿米利哥想道，如果不在這兒，他本來可以躺在莉婭的懷抱裏，度過週日，這種後悔卻並不與導致他在這兒擔任監票員的公民責任心相矛盾：他想道，這樣做，是爲了保證，世間的美不會白白流逝，歷史、公民活動也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身着黑色衣服的矮小女人向四周看了看，完全不知所措。這時，那位「精明」的女子一步跨過來說：「我認識她。」

(希臘……阿米利哥正在想。可是，如果在價值尺度中，把美的位置擺得太

高，不也是朝野蠻的文明邁進了一步嗎？這種野蠻的文明將宣判把畸形人拋入懸崖之下。)

「這就怪了，她誰都認識，那個女的無人不熟！」身着桔色衣服的女人大叫一聲。「主席先生，你問問她知不知道那個選民的姓名。」

(因爲想到了他的女朋友莉婭，阿米利哥現在覺得應該向已成爲現實的這個沒有美的世界道歉，同時，在他的記憶中，莉婭看上去並不眞實，只不過是個影子。全部的外部世界都成了影子，成了薄霧，只有考特倫各內這個世界，因爲佔據了他的全部經歷，似乎成了唯一眞實的。)

那個「精明」的女子已經拿起筆，準備簽名登記了。「你認識巴蒂斯提娜•卡米娜蒂，是嗎？」主席一口氣問完了這個問題。那女子馬上回答說：「是的，我認識巴蒂斯提娜•卡米娜蒂。」說着便簽名登記了。

(阿米利哥想道，如果人類進化過程對史前某些大的變動或者某些瘟疫採取了不同的反應的話，考特倫各這個世界有可能成爲世上的唯一世界……那麼，在一個全部是畸形的世界上，今日有誰還會在談論落後、畸形和白痴呢？)

「主席先生！那算什麼證明？你自己把名字先告訴了她！」穿桔色衣服的女人大怒了。「你問問卡米娜蒂，看她認不認識那個女人……」

（……阿米利哥想道，如果核輻射眞的在控制生物特徵的細胞上產生作用的話，世界仍有可能再次進化的。那時，世界上住着的人在我們眼中將是怪物，但他們自己卻會自認爲是人……）

主席有些摸不清頭腦了。「好吧，你認識她嗎？你知道她是誰嗎？」他在問着，可沒有人知道他在問誰。

「我不認識她，」身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害怕了，她結結巴巴地回答着。

「我當然認識他；她去年在聖安東尼奧病房，不是嗎？」那位「精明」女子扭着臉看着身着桔色毛衣的監票員說。後者馬上說：「那就請她告訴我們你的名字。」

（阿米利哥想，如果考特倫各是世上唯一的世界，外部再無其他世界存在——這個外部世界行善時，已將考特倫各征服了，沖垮了，肢解了——那麼考特倫各這個世界也會成爲一個社會，開始自己的歷史……）

那位瘦瘦的監票員也開口對穿桔色毛衣的女人表示不滿了。「她倆都住在此地，每天見面，她們一定相互認識，難道不是嗎？」

（那時，他們將記住，人類將是另外一回事兒，像在寓言中說的那樣，是一個巨人的世界，是諸神居住的奧林匹斯山……像我們一樣：可能，雖未意識到，但我們都是畸形、落後，如果與一個被人遺忘了的、不同的生存形式相比較的話……）

穿拮色衣服的女子仍堅持着：「如果她們互不知道對方的名字，這樣作證便無效。」

（阿米利哥越是相信考特倫各有可能成爲唯一可能的世界，他越是努力掙扎着，不願意被這種想法吞沒掉。像海市蜃樓一樣，美的世界開始在可能的現實的地平線上消失了。阿米利哥在繼續游着，繼續在朝海市蜃樓游去，以便抵達那並不存在的海岸，在他的眼前，他看見莉婭也在游着，她的背出現在海面上。）

「眞有意思，我好像是這兒唯一的對法律感興趣的人……」桔色女人環顧四周，悶悶不快地說。事實上，其他監票員都在檢查手中的證件，好像他們要把這個問題丟掉，只不過在漫不經心地反對着，他們只是略爲不快而已，阿米利哥也是如

此，阿米利哥在那兒只是爲了幫她的忙而已：他正在大海上，在遙遠的思緒中，就像在夢中一樣。他清醒的那一部分認爲，無論怎樣，其他人會堅持他們的看法，會讓沒有身分證明的選民投票的。

受到瘦監票員的支持後，主席似乎理直氣壯了：「我認爲這個身分證明是有效的。」

「我可以把我的反對意見紀錄下來嗎？」那個女人說，但是她這樣問本身已經承認讓步了。

「沒有甚麼需要紀錄，」那位瘦男子說。

阿米利哥走到桌後，走過桔色女人後輕聲說：「同志，不必太放在心上。我們再等等。」那女人懷疑地看了看他。「這件事不值得小題大作。我們的機會會到來的。」那女子平靜下來了。「我們必須在大的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

這會兒，阿米利哥對自己十分滿意，滿意自己沉着穩定，有自我克制。大概這正是他希望自己能夠經常做到的，無論在政治活動中還是在其他事情上；過於輕信自己的激情，就是無眞的同義語，同理，派別仇怨，就是不安全、虛弱的同義語。

他的這一態度與他的黨的戰略不謀而合，他及時抓住了這兩點，作爲心理盔甲，以便在敵對的、不利的情況下保護自己。

但是，他再想下去時又發現，他不願意干涉，只想等待，等待在大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這種心態背後難道不是一種無爲、放棄、懶惰的心理在作怪嗎？阿米利哥覺得自己太無信心，根本不敢希望自己能堅持任何觀點。他的反對違規、欺騙的戰鬥尚未開始，這種痛苦的感受已經像雪崩一樣將他徹底吞沒了。他眞希望這些拄着拐杖或被人用擔架抬着的人能動作快一些，趕快把這次死人與活人一同參加的公民投票完成；靠着能受他們支配的有限的幾種形式，他相信，沒有那個監票員能阻止雪崩的降臨。

他爲甚麼要到考特倫各來？因爲尊重法律？哈！那得從頭開始，從零開始：最先需要辯論的是詞彙、機構的最基本的意義，以便確定，最無能力的人的權利不會被作爲工具一樣遭人利用。而今天，當眼下在考特倫各的選舉被錯誤地認爲是人民的意願的表達時，他的上述想法顯得如此遙遠，似乎只有全民的醒悟才能將之呼出。

他覺得，極端主義像一只空氣袋一樣，正把他往口袋中吸去。想到極端主義，他可以原諒自己的懶散、冷漠了，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了；如果他們在眼前這樣的欺騙行爲中保持沉默、無動於衷的話，如果他在這種行爲面前癱瘓不動了，那是因爲在這種情況下，不動則已，動則必須全力以赴。

面對貴族似的傲慢的反對意見（而不是平民對自己黨派的熱忱偏愛），阿米利哥像刺猬一樣，縮成了一團。事實上，他周圍的自己黨內的成員，不但沒給他力量，反倒使他有些惱怒。例如，當那個身着桔色衣服的女人說話時，他的反應與常規完全相反，他當時眞擔心自己與她有相像之處。他的思想在馳騁，以便可以用敵人的眼睛看到一刻鐘前他所蔑視的東西，但結果卻仍然退了回來，他冷冷地感到他的批評是何等正確，最後，他企圖作冷靜的判斷了。和剛才一樣，這一次激發他的並不是容忍精神，也不是與鄰近人的同盟關係。

在那個年頭，義大利共產黨的諸多任務之一是，將自己建成一個理想的自由黨，雖然這樣的黨從來未存在過。所以，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腦中都同時住着兩個人格：不妥協的革命性與超然的自由性。在那個艱難時代，國際共產主義愈是公式

化，其官方、集體的表達方式愈是淸晰明瞭，那些激進的個人愈易於失去自己內在的豐富性，以便歸順那鐵板一般的僵硬的敎條。

難道這意味着如果無人干涉的話，阿米利哥的眞正本性——以及很多與他相像的人的眞正本性——本來應該是自由的？難道是因爲他與不同事物的認同才導致他被人視爲共產黨員嗎？對阿米利哥來說，問自己這樣的問題就好像是問自己究竟甚麼才是一個人的標記（如果世上眞有個人標記的話……）一樣，即世上是否有超越外界條件的個體標記。他想，把五花八門的金屬焊接在他體內（以及其他與他相像的人的體內），「正是歷史的任務」——換句話說，那個焊接之火是超越他們的

……

無論怎樣微弱，這把火是在閃光，即使是在這些選民與選票中，這把火也在閃光，並且逐漸地在每一個個體上閃閃爍爍，雖然強度各有不同；阿米利哥的猶豫不決，桔色女人的缺乏耐性（她是社會主義黨成員，這是他終於找到機會與她交談時才發現的），那位瘦瘦的年輕的基督敎民主黨員確信自己正被人包圍着的信念，主席的緊張以及他擔心他人不服從他的恐懼。

至於在選舉站的其他人（全部是基督教民主黨黨員，或者更右的黨派），他們看上去好像只關心與別人的分歧；他們認爲此地所有的人都會以同樣方式投票，不是嗎？那麼，爲甚麼要惱火，爲甚麼要尋找麻煩？無論朋友還是敵人，除了接受現實外，別無其他選擇。

另外，在這些投票者之中，對眼前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也有不同看法。對大多數人而言，選舉在他們的意識中所佔位置非常有限，只不過用鉛筆在印好的圖像前打一個「X」記號，是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像他們在教堂被人告之應該如何舉止一樣，又如怎樣鋪床一樣，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們從不懷疑，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達到同樣目的，他們集中注意選舉的實際性一面，而對那些身體有病和精神失常的人而言，這一點已足夠吸引他們的全部注意力了。

對其他感情更豐富的人而言，選舉似乎充滿了危險與欺騙；一切都不可信，選舉是敵視與恐懼的源泉。有些穿白色修女服的修女，對帶汚點的選票紙尤爲着迷，有些人進入投票室後，會在裏面待上五分鐘，出來時卻忘記了投票。「你投票了嗎？沒有？爲甚麼沒有？」這修女然後會伸出仍未打勾並舒展開來的選票說：「上

面有個汚點！」她接着便氣憤地向主席抗議，並說：「我要一張新選票。」

選票用的是非常普通的紙，顏色略爲發綠，紙面不很乾淨，從上到下都有油墨。很快，選票官員們便知道了，只要白色修女前來投票，要求換選票的情景一定會重演。他們無法說服這些修女，這是因爲紙張不好，她們的選票不會因此無效。主席越這樣說，修女越不讓步；一位身着黑色修女服的老修女竟然勃然大怒了，只有天才知道，她們究竟受過甚麼樣的關於汚點的教育；她們要小心謹慎，在選舉地點，有些共產黨徒會設法弄髒她們的選票，有意破壞她們的選舉。

這些修女們個個驚恐不安。

爲了向她們講清道理，選舉官員們現在都衆口同聲了；事實上，主席與那位瘦監督官是最氣憤的，因爲修女們不相信他們，並且把他們當敵人一樣對待。和阿米利哥一樣，他們也在猜想，那些人究竟向這些可憐的修女講了些甚麼，以致於她們如此恐懼。他們不知道是否有人告訴了這些修女，共產黨的勝利是可怕的，而一張浪費了的選票是可以導致共產黨的勝利的。一時間，房間內充滿了宗教大戰的火燄，隨後火又自然熄滅了。選舉官員又恢復了正常的令人昏昏入睡的官樣程序。

分配給他的工作，是檢查選民的身分證明。修女們成百成百地趕來選舉：先是白色的，然後是黑色的。就身分證明而言，她們幾乎個個準備得井井有條。她們的身分卡多數是選舉前幾天才發的，都是嶄新嶄新的。選舉前的那幾週，政府官員們一定是夜以繼日地工作，以便向所有教徒們趕發身分證明。攝影師們一定忙得不可開交；阿米利哥眼前閃過了不知有多少張護照規格的照片，照片上黑白空間十分勻稱。照片上，橢圓形的臉由白色小帽及胸飾的不規則四邊形圍襯着，外加面紗的黑色三角。這一切的含義是；要麼這些修女們的攝影師都是出色的藝術家，要麼這些修女們都格外上相。

不僅因爲照片上有高雅的和諧，而且因爲那些臉蛋兒照得既自然又安詳，而且個個相像。阿米利哥意識到，在這兒檢查修女們的證件，對他來說，好像是在進行精神休息。

他這樣一想，又覺得很奇怪；一般說來，在這些小照片上，一百個中九十個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都有一張發腫的臉，外加一個沒有思想的微笑。至少，他自己從來都是這樣。現在，看着這些身分卡，他在照片中，每當發現緊張、不自然的面

孔，他似乎同時認出了自己的不安寧的神態，他似乎看到了他對自己的態度中缺乏一些不偏不倚的超然。

但是，這些修女們並不如此；她們在鏡頭面前擺着姿勢，好像她們的臉並不屬於她們自己一樣；所以，她們的相照得再理想不過了。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阿米利哥現在像一個算命人一樣在看着眼前這些修女們的照片；他可以看出來，哪些人還有世俗人的野心，哪些人受妒忌心及仍未熄滅的激情的驅使，哪些在與自己和命運鬥爭）；你得跨過某種門坎，把自己忘掉，那樣，照片上攝下的才是這種內在的平靜與幸福。這標誌着幸福是存在着的嗎？阿米利哥納悶了（他不熟悉這些問題，他常將這些問題與佛教、西藏聯繫在一起），如果世上眞有幸福的話，人們應該追求幸福嗎？爲了像這些修女一樣，難道人應該忘掉其他一切價值，全力追求天國的幸福嗎？

還是應該像那些白痴呢？在他們的新照片上，他們也很上相，也很幸福。同樣，對他們來說，提供一個自己的形像並不成問題；難道這意味着，是自然、機會，使把修女們在辛苦的道路上追求的目標也會是白痴的嗎？

相反，那些停留在半路途中的人——那些神經過敏、反應遲鈍的人，那些認爲生活既困難又驚人的人——他們照出的相卻十分糟糕：綳緊的脖子，害羞的微笑，特別是那些仍惦着自己會長得好看的女子，她們的照片更糟。

有人用擔架抬來了一個修女。她很年輕。奇怪的是，她是個漂亮的女人。看打扮，她像死人一樣，臉部表情就像教堂牆上掛着的那些照片一樣。阿米利哥倒希望自己不要受她吸引而去看她。他們將她連人帶擔架一同留在了投票間內，她身旁有個小櫈子，這樣她也可以打個「×」記號。她在那兒時，她的照片正在阿米利哥面前的桌子上。他朝照片上看去時，不禁嚇了一跳。即使在這張特寫照片上，也可以看出，這是張被淹死了的女人的面孔，她正在井底，用眼睛大聲呼救，同時，某種力量正將她朝井下黑暗處拽去。他意識到，他的全部表情都是拒絕，是因爲巨痛而翻滾的神色；她躺在那兒也毫無表情，像生病一樣。

受上天保佑是好事嗎？還是這種痛苦更好？這種痛苦也是一種緊張，在攝影光閃耀時，使臉部表情變得僵化，並使我們對自己產生不滿。阿米利哥因爲喜歡把極端結合在一起，他會願意繼續與事物發生衝突，進行論戰，同時在自身內，取得一

種超越一切的安寧……他不知道他究竟會喜歡甚麼；他只明白他和大家一樣，他們試圖追求的生活與他們應該追求的生活還相差很遠。

在考特倫各區內的投票中，遭到反對黨監票員反對的各種不正當手段仍是有限的。例如，因爲他們允許白痴投票，你便怒火中燒，這樣並不會有甚麼樣的結果；如果一切證件齊全，而投票人又能自己去投票間的話，你還有甚麼可說的呢？你只能聽其自然了，最多只能希望這個人並未牢牢記住別人告訴他的話，而在投票時出個差錯（儘管這樣的事很少發生），從而增加無效選票的票數。（現在，修女們已投票完畢，新出場的是一羣男青年，他們一個個像兄弟一樣，長得很相像，共同的特徵是面部扭曲，身着整齊的西裝，就像天氣好時，在街上看到的成羣結隊的青年一樣。就連那位穿桔色毛衣的女人對他們也十分小心。）

應該特別警惕的是，當一份醫療證明書批准一位半盲女人或者是缺手少腳的殘疾人由一位指定人陪着進入投票室（這個指定人通常是修女或神父），這個指定人可以代替殘疾人打「×」記號；很多甚麼都分不清的可憐的人，即使他們手腳齊全，也不會知道向誰投票，但在這種選舉制度中，他們卻被晉級爲眞正的選民。

在這種情況下，總有些令人生疑甚至抗議的地方——例如，有人拿着一張視力不好的醫生證明；這時，監票人便立卽會提出抗議。「主席先生，這個人眼睛能看見東西！他可以自己走去投票！」穿桔色衣服的女人喊起來了，「我把鉛筆朝他指着時，他把手伸過來，把鉛筆搶走了！」

這個男子脖子畸形，有甲狀腺腫。陪他的神父是個大塊頭，一臉橫肉，帽子一直壓到耳邊。他舉止粗魯，很務實，像個卡車司機。他一直在不停地把投票人帶進帶出。他把手掌豎着伸出來，上面貼着證明書，他用另一隻手拍打着說：「醫生證明，上面寫着他雙目失明。」

「他的眼睛比我的還好！他拿了兩張選票，但他自己注意到多拿了一張！」

「你以爲你比眼科醫生還高明嗎？」

主席爲了爭取時間，故意裝出驚訝的樣子。「怎麼了？怎麼了？」任何事情都得從頭開始向他解釋。

「我們看看他自己能不能走到投票室去，」那女人說。那男人已開始朝投票室走去。

「這可不行！」神父說：「萬一他出錯怎麼辦？」

「哈哈！如果他出錯，那是因爲他沒有投票的能力！」穿桔色衣服的女人回答說。

「你爲甚麼要拿這個不幸的人出氣，眞不知羞耻！」穿白色衣服的女人朝第一個女人說。

這時，阿米利哥開始插話了。「我們可以做個試驗，看看他的視力……」

「這張證明究竟有沒有效？」神父說。

主席把醫生證明拿過來，從上至下地檢查起來，看樣子，他手上拿的似乎是張銀行支票。「是的，證明是有效的……」

「如果證明說的是實情，證明才是有效的，」阿米利哥抗議說。

「你雙目失明，是嗎？」主席問那個有甲狀腺腫的男人。那個大脖子男人抬起頭看了看。他沒有說話，他開始哭起來。

「我反對！他們恐嚇選民！」那個瘦瘦的監票人說。

「眞可憐，」穿白色衣服的老年婦女說，「沒有半點同情心！」

「既然大多數監票員同意……」主席說。

「我反對！」桔色女人說。

「我也反對，」阿米利哥說。

「這是怎麼回事兒？」神父問主席，好像對主席不滿似的。「您要阻止一位選民投票嗎？主席先生，您難道無話可說嗎？」

主席覺得，他發脾氣的時候到了。儘管他看上去脾氣溫和，這時的脾氣比誰都大。「怎麼了，怎麼了，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們都怎麼了？你們爲甚麼要阻止這個男人？他們都住在這兒，住在天福之家，他們從小就住在這兒！現在，他們要表達感激之情時，你們卻要阻止他們！他們要感謝賜給他們幸福的人！你們難道沒有感情嗎？」

「沒有人要阻止任何人表達感激之情，主席先生，」阿米利哥說：「我們是在這兒監督一次政治選舉。我們要保證這個選民能根據自己的觀點自由地投票，這與感激之情有何關係？」

「除了感激之情外，你認爲他們還有別的感情嗎？可憐的不幸的人們！這裏有

喜歡他們的人，有照看他們的人，有教育他們的人！他們要求投票，他們比外面的任何人更迫切地要求投票！因爲他們知道甚麼才是慈善！」

阿米利哥在腦子裏歸納着他們的觀點，他看出了他們的誹謗用心（他們想說，考特倫各是唯一感謝宗教與教會的地方，共產黨會毀掉這一切，因此，這些人的投票是在保護基督教的慈善……）。他對此感到氣憤，同時也帶着某種優越感在反駁這一觀點（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觀點才是眞正的人道觀點……），他很快除去了這種汚辱，彷彿它根本沒存在似的，這一切，都閃現在一瞬間（……只有我們才能更有效地組織各種機構！），但是，他實際上說的話卻是：「對不起，主席先生，這是一次政治選擇，他們必須從各種黨派中挑選候選人……」（「不要在選舉地點發表政治演說！」瘦男子打斷了他的話），「他們並不是在爲考特倫各投贊同或反對票，……所以，你剛才說，感激態度……感激誰呢？」在這之前，神父一直低着下巴聽着，他的大手放在桌子上；現在，他抬起頭來，升高了聲音。

「感謝我們的主！」

沒有人再說一句話。大家都默默地走開了。大脖子男子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穿

白色衣服的老嫗贊同地點點頭，桔色女人抬起頭，似乎表示可以忍受這一點，文書又開始記錄了，主席又去檢查名單了，總之，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了。按照大多數的意見，主席批准神父陪同那個有殘疾的男子進入投票室。阿米利哥和他的同志們把反對意見記了下來。隨後，阿米利哥出去吸煙去了。

雨停了。甚至荒蕪的院子也發出泥土的氣味，這是春天的氣息。牆上上的一些攀緣植物都開花了。一羣孩子在一個有拱頂的走廊上做遊戲，一位修女和他們在一起。一聲拖得很長的聲音，也許是哭喊聲，從牆後面，從屋頂後面傳來，這些哭喊聲、呻吟聲是否就是人們說的日夜從藏在考特倫各的那些人發出來的呢？這個聲音不再重複了。從一扇小教堂的門口傳來了婦女的合唱聲。在樓道內，在一層和二層的房間裏，幾乎都設立了投票站。那兒一片忙亂的景象。柱子上是寫有黑色數目字和箭頭的標誌，標誌上方是寫有聖人姓名的陳舊發黑的飾板。市警從這裏走過，手中拿有裝滿文件的公文包。正規警察在那裏閒逛，他們的眼睛毫無神色，對周圍一切視而不見。別的地方的監票員和阿米利哥一樣，走出來，抽根煙，眼睛向天上看看。

「感謝上帝。」爲他們的不幸而感謝？阿米利哥試着思考（神學不是他的長處）伏爾泰、李歐帕提（有關他反自然和天意的好處的論點），還有——當然啦——卡夫卡（承認存在於人類知識範圍以外的上帝，一個十分可怕的上帝）。如果對此地的選舉稍加重視，這場選舉就變成了宗教儀式。對廣大投票者，當然也對他來說，監票員對可能出現的欺騙行爲的關注，最終陷入一種形而上學的騙局。從這個地方來看，從這一條件的深處來看，政治、進步、歷史也許連想也想像不到（我們是在印度），人們改變所得到的一切的任何努力，任何逃避生下來就有的命運的企圖都是荒謬的。（這是印度，它是印度，阿米利哥想着，對自己終於找到問題的關鍵感到滿足。但同時又懷疑自己思考的是最最平庸的道理。）

把這些受折磨的人全集合在一起，在政治上只能用來顯示軍隊的野心。這就是神父所說的意思：這裏一切行動的形式（包括選舉中的投票）都參照祈禱的形式。這裏執行的每項任務（那個小商店的工作，那間教室裏的教學，那間醫院的醫護）都只有一個意思，它是一個可能的態度的一種變化：祈禱，也就是說，成爲上帝的一部分，或者說（阿米利哥試着在下定義）接受人類是渺小的這一觀念，把個人微

不足道的價値加入一切損失均不計的總和，上升到最終，並且是未知的極頂，祇有它才能表明所有的折磨和痛苦都是値得的。

有一點要說淸楚，一旦你承認在你說「人」這個詞時，你指的是考特倫各的人，而不是各種官能齊全的人（現在向阿米利哥走來，不管他自己，是他腦海中滋現出來的，舊的宴會紙牌上的那些塑像般的、有力的、普羅米修斯似的形象），最實用的態度變成了宗敎的態度，就是在某個人自己的痛苦和普遍的和諧及完整之間建立一種關係（這是不是在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身上識別出上帝來？）同樣，進步、自由、正義是否僅僅是健康人的想法（或者是那些能夠在其他情況下健康的人），有特權利益者的想法，而非普遍的想法？

考特倫各人和健康人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了：我們還有什麼東西是他們沒有的呢？四肢比他們伸曲得自如，身體各部位的比例比他們的略爲恰當，感覺和思維協調的能力比他們強一些……相差並不大，把我們和他們想要做的事和懂的東西比較一下……相差也不大，和我們自以爲能創造歷史的設想相比……

在考特倫各的世界（在我們可能成爲，或者已經變成考特倫各的世界），阿米

利哥再不能找出他進行道德上的選擇（道義逼使人去行動，可是如果行動無效怎麼辦？）或者是美學上的選擇的線索了（人的所有形象都具有古舊的形式，他想道，在那些聖母瑪利亞的小石膏像中間行走，阿米利哥時代的畫家都變成了抽象的東西，這並不意外）。在他的生命中，有一天他被迫去思考所謂自然災禍的規模和程度（我應該對他們只讓我見那些比較聰明伶俐的人感到高興……），他感到一切事物的虛榮心都在他腳旁裂開大口，這是不是他們所謂的「宗教危機」呢？

但是，他的內心有什麼東西抵制這一點。或者不如說，不是他，不是他的思維方式，而是他身旁的東西，恰恰是考特倫各的事和人。梳着小辮的姑娘提着籃子忙碌地走過（走到，阿米利哥認爲，某些癱瘓病人或魔鬼的秘密房間）；白痴一批批走過，排着隊，由一個痴儍程度略比旁人輕的人率領着。（這些所謂的「家庭」，他問自己，他突然產生一種社會學的興趣——他們是怎麼組織的？）院子的一角堆着石膏、沙子、腳手架，因爲他們想在房屋的某個部分再加蓋一層樓。（遺產是如何處理的？用於開銷和增設的經費佔百分之多少？用於增加資本的是多少？）考特倫各一下子可以被用來證明和否認行動是無效的了。

阿米利哥的歷史學的看法又加強了；所有一切都是歷史：考特倫各，走去換床單的修女。（一部歷史，也許，在某個階段是停滯不前的，凝固了，轉過來反對它自己。）甚至這個殘廢人的世界也可能變得不同，它一定會在某個不同的社會中變化的。（阿米利哥腦中祇有模模糊糊的形象；燈火通明的機構，超現代化，典範的教育制度，對見到的照片的回憶，幾乎是過於乾淨的大氣，頗有瑞士風情……）

事物的虛榮性，以及每一個人的每個行動的重要性都容納在這同一個院子的牆內。阿米利哥只消沿着牆根散步就可以碰到一百個相同的問題，相同的回答。因此，他不如回到投票站去；他的香煙抽完了；他等什麼呢？「一個在歷史上表現好的人，」他試着做一個結論，「卽使這個世界就是考特倫各，也是正確的。」他又趕緊加一句：「當然啦，僅僅是正確的還是不夠的。」

一輛黑色的大轎車馳進院中，戴着鴨舌帽的司機急忙上前把車門打開。一位腰桿筆直，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灰頭髮男子走出了汽車。他穿着一件輕便的雨衣，這種雨衣有很多鈕扣和搭絆，雨衣的領子半向上翻着。人們立刻各就各位，警察舉手向他致禮。

個子瘦瘦的監票員清了清嗓子，輕聲地問主席，既然身爲議員，並當選爲他這個黨的候選人的人來了，他能否暫時離開一會兒。因爲你也明白，他得向那位來賓彙報一下選舉的進展情況。

主席咳了一聲，小聲地說請他等一下。按規定，議員可以去任何投票站。因此，這位可敬的議員先生也會到這裏來的。

他果然來了。可敬的議員先生十分自信地、迅速地、效率很高、異常欣快地穿過考特倫各。他問有多少人來投票，並向站在隊伍裏等候投票的人簡單地問好，彷佛是在視察爲貧民窟兒童設立的夏令營。瘦瘦的監票員走上前去對他說，共產黨人可能在找痲煩。他還告訴他說，在選舉進行過程中，假若共產黨人要把發生的一切記錄下來整理成案時，他將如何對付。議員先生根本就沒有太注意他說的話，因爲他只想瞭解發生在此地與選舉直接有關的事情，而且他也不想沉溺於細節。議員先生含含糊糊地作了一個打圓圈的手勢，好像是在說，選舉的機器已經開動了，運轉得也還不錯，現在已有幾百萬人投票了。在這十分敏感的局勢中，若是有什麼問題不能及時而又妥善地處理的話，就讓它去，別管它，繼續幹其他的事。

然後他又突然問起什麼人，並向兩旁的人打聽。「修道院院長呢？她在哪兒？」接着，他又走進院子裏。修道院院長已接到通知，正在向他走來。他迎上前，像一個老朋友似的和她交談，還用開玩笑的口氣責備她什麼似的。

他決定和修道院院長一起到各投票站看一看。有一小部分人跟着他，這些人大多是當地各區的候選人（每過一會兒，這些人裏面就有人走向前去向他彙報選舉中的困難）和充當這伙人聽差的男孩子（他們跑來跑去，手裏拿的是已經轉到其他地方去，但還是應該到這裏來投票的人的名單），議員先生簡單地指示一下，就把聽差和司機打發走了。同時，他也回答其他所有人的問題。這些人拽住他的胳膊時，一方面是鼓勵他，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把他迅速拉開。

負責接送選民的車輛到時候全都出發去接人了。有幾個聽差閒在那裏，等着接受下一個任務。議員不願看見有人在那裏遊蕩，他用自己的汽車將這些人打發走。這樣每個人都有事幹，他的隨從隊伍也就逐漸縮小了。最後，院子裏只剩下他一人了。他只好待在那裏，一直等到他的汽車開回來。太陽照亮了半邊天，但是，偶而天下還掉下幾點雨點。議員獨自一人在院子裏站了一會兒，感到自己就跟國王或什

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下達命令之後，看着地球還是按自己的意志轉動似的。他冷冷地，用帶着敵意的目光向周圍掃了一眼。

阿米利哥從窗口向外注視着他。他想：「就這個人來說吧，考特倫各連他的雨衣翻領都傷不着。」（在議員開朗的外表下，可以察覺到天主教對人性所持的悲觀論調，但阿米利哥寧可把這看成是明顯的玩世不恭。）他又想：「這種人喜歡吃，喜歡用櫻木雕的煙斗抽煙。也許他還有一條狗，常常出去打獵。他準喜歡女人，也許昨晚還和一個不是他的妻子的女人睡覺。」（也許只是因爲天主教對灰色良心的一味遷就，就像一個好商人家庭的一家之主那樣，才使這個人看上去那麼年輕。但是，阿米利哥寧願把他看成是一位異教徒，一位信奉享樂主義的人。）忽然，他對那人的反感在刹那間消失了。他覺得自己和那個人是戚戚相關的：他們兩個人也許非常相似，難道不是比跟這裏其他人更相似嗎？他們是不是屬於同一個家庭，同一方面？是不是代表這個方面的世俗價值觀念、政治、實用主義和權力呢？他們不是都在褻瀆考特倫各所崇拜的偶像嗎？一個把它當作選舉的機器，另一個正設法在這場選舉中把它的假面具撕下。

從窗口向外看出去，他發現一雙眼睛出現在另一個窗臺的玻璃窗後面。這個人僅有鼻子以上部分才夠及窗臺。他的大腦殼上長滿了細軟的毛髮。他是個侏儒。他的眼睛盯着議員先生，短小的手指張開貼在玻璃窗上。他用一只佈滿了皺紋的小手掌拍打窗子，共拍了兩次，似乎在向議員先生打招呼。這個矮子要說些什麼呢？阿米利哥很想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呢？這個侏儒是如何看待這位官方代表呢？他又問自己，這個侏儒是怎麼看待他自己，看待我們大家，看待我們所有的人呢？

可敬的議員先生轉過身來，他的眼睛注視着玻璃窗，目光在侏儒臉上僅停留了一下就又轉向別處，轉向很遠的地方。阿米利哥想：「他已經意識到這裏有一個不能參加選舉的人了。」他又想：「他甚至連看都沒看見他，而且也不屑於看見他。」他還想：「瞧，議員和我是一派的，侏儒是屬於另一派的。」這個想法令他十分放心。

侏儒用他的小手又敲了一下窗子。可是，這次議員連身子都沒轉一下。侏儒肯定沒什麼話和他說。他的眼睛也只是眼睛而已，裏面根本沒有思想。可你會以爲，從他那沒有語言的世界，沒有相互關係的世界裏，他會有什麼意思要表達。阿米利

哥想，一個被剝奪了判斷力的世界會對我們作什麼樣的判斷呢？

早些時候，他站在院子裏時感受到的人類歷史虛榮感又一次征服了他。侏儒的領域征服了議員的領域。阿米利哥感到自己完全站在侏儒一邊了。他也完全同意考特倫各及議員的證詞，反對這個外來者，他是滲入這個地區的唯一眞正的敵人。

可是，侏儒的目光也同樣漫不經心地停留在院中一切移動的目標上，包括議員先生。否定人類權力的價值觀念，包括（或是選擇）這種失敗的地位：侏儒的領域顯示了其勝於議員的領域的優越性後，把後者合併了，使之成爲自己的一部分。現在侏儒和議員證實了他們是一派的，阿米利哥再也待不住了，他被排除在外了……

中午時候，選民開始變得稀少了。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決定輪流休息一下。家住得近的可以回去吃些東西。阿米利哥頭一個輪到。

他獨自住在一個小小的公寓內。一個女傭人按鐘點來給他收拾屋子，也爲他做些飯。她告訴他：「莉婭小姐給你打了兩次電話。」他對她說：「我現在很忙，沒時間，快給我弄些吃的來。」但是，對他來說，有兩樣東西比飯更重要：淋浴及坐下看一會兒書。他沖洗完畢，重又穿上衣服；實際上，他已換了一套西服，繫上了

一條乾淨的領帶。然後，他把帶扶手的椅子拖到書架前，開始從下面幾層找尋要看的書。

他的藏書有限。隨着歲月的流逝，他懂得最好是集中精力讀幾本書。年輕時讀書毫無目標，什麼都看，貪得無厭。現在，他成熟了，善於思考反省，不再讀那些膚淺的書籍了。可是在女人問題上恰恰相反。到了壯年，他反而變得沒有耐心了。他有過一系列短暫的、荒謬的戀愛揷曲。從一開始他就知道這些都是錯誤的。他屬於那種喜歡下午做愛，晚上單獨睡覺的單身漢。

一個早上，只要莉婭像夢一樣不可觸及，他便覺得少不了她。可現在想到她卻感到厭煩。他應該和她通個電話，但是這時候給她打電話會中斷他緩慢的思緒。不管怎麼樣，莉婭會很快給他打電話的。在接到她的電話前，阿米利哥打算讀些有助於他思考反省的東西，以使打完電話後，他可以繼續思考下去。

但是，在那些書中，他找不到一本自己所需要的書。那些書中有幾本古典名著，但都是雜亂無章地收集起來的，也有一些現代作品，特別是哲學著作，還有幾本詩集和文藝作品。最近一個時期，他有意避免純文學作品，似乎是爲自己年輕人

的虛榮心，以及想成爲作家的野心感到羞恥。他很快就覺悟到這一想法的錯誤：他並沒有作任何努力來達到這個要求。描寫個人的文學作品如今在他眼中就像是公墓中的一排墓碑：寫活人的寫死人的作品都一樣。現在他要從書籍中發掘一些其他的東西：時間所賦予的智慧，或者簡單地說，那些能幫助你理解其他事物的東西。但是，由於他習慣於形象思維，他便繼續從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挑選那些描寫人物形象的書籍。換句話說，他錯把那些人當作詩人。他還研究犧牲以撒的亞伯拉罕，把自己雙目弄瞎的伊底帕斯，以及在暴風雨中神經失常的李爾王等等人物，並從中獲取科學、哲學和歷史知識。

現在翻開「聖經」已毫無意義了：他已經清楚他可以開始玩的這場遊戲了。這就是說，拿着約伯的書，從聚集在這個受折磨的人的周圍的一羣人中間，識別出監票員、主席、神父等等，並說服這個人如何和上帝打交道。

或者說，讀下去，即使是隨意翻閱也總會有些內容吸引你。共產黨員阿米利哥拿起一本馬克思著作。在「年輕的作品」一書中，他發現如下一段話：

……人的普遍性，從實際上來說，出現在構成人體無機部分的自然界的普遍性

中。這首先是因爲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直接手段，其次是因爲大自然是人類爲維持生命必需從事的各項活動的物質、對象和工具。大自然之所以成爲人體的無機部分，正是因爲它不是人的肉體。我們說人靠自然生存的意思，就是說，自然是他的身體，人必須和它一起前進，以求永生……

猛然間，他相信，馬克思也有可能是說，一旦脫離了使人成爲物體的社會，全部物體的總和——大自然和工業——就變成了人類。甚至是有殘疾的人，考特倫各人（或者以最壞假設說，就是人），當他利用自己全部身體時，便恢復了做人的權利。所謂全部身體，也包括他身體伸展的部分：豐富多彩的存在（還有早些時候，也許是在黑格爾哲學渣滓中讀到的「無機的、精神的自然界」，也就是說，理性的自然，就像在科學和藝術中一樣），以及最終成爲人類良心和人類生活的一般客體。它是否意味「共產主義」（阿米利哥在唸這個詞時，盡量顯得是像第一次發這個音，這樣就可以在這個名詞的外殼下進行思考，思考有關自然界死亡和再生的夢想。這是埋在「科學」定義基礎下烏托邦的寶藏）？是否意味共產主義會給跛足者帶來健全的雙腿，並使雙目失明者重見光明呢？跛足者會不會因此而有許多條任他

跑的腿？他會不會因爲腿太多，即使少了一條也不覺得了？盲人會不會因爲有太多觸角幫他瞭解周圍的世界，以致忘記了自己是沒有眼睛的人呢？

電話鈴響了。莉婭在電話裏問他：「喂，你一個上午跑到哪裏去了？」

阿米利哥沒作任何解釋，他也不打算作任何解釋。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這祇是因爲有些事他曾和莉婭談過，有些事則從來沒談過。目前發生的事就屬於後一種情況。因此，他祇說了一句話：「你知道，今天選舉。」

「投票祇消兩分鐘。你去投不就完了？我已經去過了。」

（她投票給誰還是個問題。阿米利哥也懶得去問她，問也挺費勁。因爲這麼做就意味着把一個問題——他和她的關係，和另一個問題——他和政治的關係，混淆起來了。然而，沉默又使他良心不安。一方面是因爲黨的關係——每個共產黨人有責任在基層作宣傳，而他連自己的情婦都不說，另一方面是因爲她的關係，爲什麼他從來都不和她討論對他說來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哦，我很忙，我是坐在投票站桌子後面的人之一，」他解釋着，內心感到很惱火。

「嗯，我所以要問你，是因爲我要安排下午的事。」

「我沒甚麼事。我還得趕回去。」

「還得回去?」

「我已經把自己捲進去了。」他決定再加一句：「黨，你是知道的……」

(阿米利哥是黨員，對莉婭來講，就跟他是這個足球隊或那個球隊的球迷沒甚麼兩樣。對不對?)

「爲什麼不找其他甚麼人代替你呢?」

「告訴你，一旦開了頭，你就得幹到底，這是法律。」

「你眞行啊，是不是?」

「嗯。」

她知道如何把他擾得心神不定，這丫頭。

「今天是你這一週的最後一天。對了，你是知道的。你還記得嗎?我告訴你。這週是你的星相週……」

「莉婭，你怎麼把我的星相扯進來了?」

「這是你愛情生活中有決定意義的一週，不宜進行其它活動。」

「那本雜誌的占星術!」

「這是最好的，從來都沒錯過。」

他倆像往常那樣開始爭吵了，起因就是由於阿米利哥沒有說「占星術全是謊言」這句話。這麼說，對他是極其自然的。可是，阿米利哥卻把自己捲入了——這是因爲他習慣從反面看問題，又避免表達那些明顯的概念——對占星術的技術分析，他試圖向她證明，眞正相信星星作用的人不應該輕信報紙和雜誌上的占星術。

「不，聽着，出生的時辰並不是僅僅由太陽的位置決定的，而是……」

「這跟我有甚麼關係?對你和我來說，每次它們都說中了!」

「你不講道理，莉婭，你總是不講道理。」阿米利哥生氣了。「如果你看星球時稍微講點邏輯就好了。拿冥王星來說吧，它是……」

「我是根據經驗說的，不是無根據講話。」莉婭激烈地反駁他。他倆誰也不理解誰。

打完電話後，阿米利哥坐下開始吃飯。書打開放在他的面前，同時，他又想接

着思考剛才的問題。他已經想到的結構是如此不同，自然界存在的不公正都算不了甚麼，都可以忽略了。爲征服對方而進行的鬥爭，以一方施捨，另一方受惠的慈善事業而告終。但是，他又找不到自己的地位了，一點希望都沒有，他的思路又斷了。每次跟那個姑娘談話的結果就是這樣，只要一聽到她的聲音，他周圍的一切都會不成比例。因此不管爲甚麼事和莉婭爭吵（假若算得上甚麼問題的話，那怕是幾句廢話，星相學，湯生德上校，結腸炎病人的最佳飲食……）消耗都很大。現在他整個身心都沉浸在剛才的這場爭吵中了，這場爭吵已成了他一個人的獨白，成了在他內心燃燒的怒火，今天一天也擺脫不了了。

他已意識到自己失去食慾了。

「沒有理性，她就是這樣，這姑娘！」他一再對自己重複這句話，並且又發脾氣了。同時，他也知道，莉婭就是這個脾氣。如果她不是這樣的話，那就是說，她這個人就不存在了。「沒有理性，邏輯學前的！」——他感到一陣雙重的喜悅，他因莉婭思考問題的方式重又折磨自己，並且是殘酷地、帶有挑戰性地給它加上最基本的邏輯。

「邏輯學前的，邏輯學前的——」在他想像的爭吵中，他衝着莉婭的面說出這些話。現在他後悔沒有當着她的面說：「邏輯學前的！你知道你是甚麼人嗎？你是邏輯學前的！」他本來是希望她立即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更確切地說，正相反，他不願弄明白，這樣他就可詳細地向她解釋「邏輯學前」是甚麼意思，她就會因此而生氣，於是他便可以繼續用「邏輯學前」來指責她。同時，他還可以清楚地告訴她，她沒有理由生氣，相反，「邏輯學前」一詞之所以用在她身上合適，就是因爲她一聽到這個詞就生氣，似乎「邏輯學前」一詞是對她的汚辱，而實際上……

他把餐巾扯下，從桌旁站起來走到電話機旁。他給她打了個電話。他要再吵一架，他要對她說「邏輯學前的」。可是，他還沒開口說「哈囉！」莉婭就小聲地回答說：「噓……別出聲。」

電話另一端傳來了音樂聲，聲音悶啞。阿米利哥已失去了自信心：「好吧，這是甚麼？」

「噓……」莉婭說道，似乎不願錯過一個音符。

「這是甚麼唱片？」阿米利哥問她，他只不過是在找話說。

「拉—拉—拉……你聽不見嗎?我給了你一張同樣的唱片。」

「哦，當然……」阿米利哥回答說，他並不在意。「聽着，我要和你說……」

「噓，」莉婭小聲地說：「我想聽聽結尾……」

「你以爲我給你打電話就是爲了在電話裏聽唱片?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必從桌旁站起來就可以聽我自己的唱片——」

電話那端沉默了，音樂聲也停止了。然後，莉婭慢慢地說：「啊，你自己的唱片?」

阿米利哥意識到自己說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他試圖迅速地扭轉這個局面。

「我的……我的意思是說你的，你給我的……」

已經太晚了。「對了，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是誰送你的唱片。」

這是個老問題了，阿米利哥受不了。他有幾張唱片，那又怎麼樣呢?對他來說，這些唱片根本算不了甚麼。可有一次不知怎麼搞的，他告訴莉婭，這些唱片他百聽不厭。不過，這也沒甚麼嘛。但是，一次他無意中提起。這些唱片是一個名叫瑪麗雅・皮阿的人送給他的。莉婭聽了後大發脾氣。此後，只要一提這件事，兩人

就要吵。後來，她送給他幾張新唱片，並叫他把那幾張舊的扔掉。阿米利哥不同意，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因爲他並不喜歡這些唱片，也不喜歡瑪麗雅・皮阿。

可是他不想讓客觀的東西，例如唱片中的音樂等和他對送唱片人的感情這種主觀上的東西聯繫起來。他承認自己應該解釋爲甚麼他不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可是發生的這一切簡直叫他受不了。現在他又偏偏陷進去了。

他本來時間就很緊，可是打斷她的話又沒法不惹她生氣，特別是這一次，她正在學他愛說的那幾句話：「哼，我明白，一首曲子不過是一首曲子，這跟對一個人的回憶毫無關係……」他則盡量說些她聽了該高興的話。「我聽的是我最喜歡的唱片，我說的是你送我的唱片，不是嗎?」於是，他又搞不清他倆是不是還在繼續爭吵了。

莉婭不知在甚麼時候又開始放唱片了，她一面聽，一面跟着唱片哼着。這一邊，女傭不知甚麼時候走來問阿米利哥是否吃完了。可以不可以收拾桌子了。他說：「等一等，讓我把湯喝完——」莉婭在電話裏聽見了，笑着說：「你瘋了?中飯還沒吃完?」於是，他們互相說了聲再見。毫無疑問，兩人又重歸於好了。

吃主菜時，阿米利哥集中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黑格爾是唯一懂得甚麼是愛情的人。主菜沒吃完，他已三次起身從桌旁到書架去尋找有關的書籍。但他屋子裏一本黑格爾的著作也沒有，他只有幾本關於黑格爾的書，或幾本有關黑格爾章節的書。他一面嚼着飯菜，一面翻閱：「欲望之欲望」、「另一個」、「認識」。他找不到他要的書。

電話鈴響了，又是莉婭。「聽着，我必須和你談一談。我本來已打定主意不告訴你，可現在我要告訴你。不過，這不能在電話裏談，這不是在電話裏可以討論的。我還不是太有把握。眞的，等確定後我再告訴你。不，最好現在就讓你知道，這件事很重要。我想，現在已經肯定了。（他們倆說話時，嗓子都發緊。她呢，是因爲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他呢，是因爲女傭還在隔壁屋子裏——他曾過去把門關上。還有呢，是因爲他覺得自己已經聽明白了。）生氣是無助於事的，阿米利哥，親愛的。如果你生氣了，那你一定明白是甚麼事了，現在我還不能百分之一百地肯定，但是……」換句話說，她是告訴他，她已經懷孕了。

電話機旁有把椅子，阿米利哥坐了下來，他一直沒吭聲，一直等到莉婭最後

說：「喂，喂，」她以爲電話斷了。

在這種時候，阿米利哥本來是希望保持冷靜的態度，希望能控制住局面——他已不是年輕小夥子，他必須擺出一副讓人放心的樣子，平靜的，以保護人的面目出現。同時，也更客觀，頭腦清楚，就像一個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的男人。但是，恰恰相反，阿米利哥一下子就暈了。他覺得自己嗓子眼發乾，不能平心靜氣地說話，也不能好好想一下再說。「哎呀，你一定瘋了，你怎麼能……」他頓時勃然大怒，這突如其來的火氣似乎想否定他已經隱隱感到的不可避免的事實，想摒除容不得其它雜念的想法，想逃避行動，想推卸責任，不想決定他人和自己的命運。他一邊說，一邊斥責她：「你竟然這麼跟我說話？你太不負責了——你居然還沉得住氣？」最後，她終於被惹怒了，觸痛了：「你自己才不負責任——你算是說對了，是我有精神病才把這件事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應該和你說，我應該自己處理這件事。我再也不要見你了。」

阿米利哥知道，當他指責她「不負責任」時，他實際上是在說他自己，他只是在跟自己生氣。但是，當時他的悔恨和有罪的感覺已這轉爲對那個陷入麻煩的女人

的反感。他覺得他面對的危險有可能成爲不可逆轉的現實，有可能使他認爲和莉婭持續得夠長的關係，這段已經結束了的並屬於過去的關係，一直維持到遙遠的未來。

與此同時，他也爲自己的自私感到一陣陣的悔恨。與她相比，他舒服多了。這姑娘眞有勇氣，令人敬佩。現在他佩服她的勇氣，喜愛她拿不定主意的狀況，這一切都與他有關。他確信自己最後是有辦法處理這種事的，會比第一次匆忙作出的反應好，他會運用自己成熟的判斷力和責任心。這麼一想，他的態度截然不同了，他的態度轉變得同樣也很突然。他說：「不，不，親愛的，別擔心。我在這兒，在你的身邊，不管發生甚麼事……」

她的聲調一下子就軟了下來，她也在找一些安慰的話說：「聽着，畢竟，假如……」但他已經害怕自己做得太過分了，也許她以爲他準備要這個孩子了。於是，他試着澄清自己的意思，同時又仍然向她施加作爲保護人的壓力。「你會看到的，親愛的，這一切沒甚麼……我全會負責的，我可憐的小心肝，別害怕。只要幾天功夫，你連想都會想不起來……」他剛說到這裏，從電話另一端立刻傳來了一個尖厲

的，幾乎是刺耳的聲音：「你在說甚麼？你負甚麼責任？這跟你有甚麼關係？孩子是我的……如果我想要這個孩子，我就要。我不是在向你提甚麼要求——我再也不想見到你了——我的孩子會長大的，甚至都沒必要知道你是甚麼人。」

她這麼說並不意味着她眞想要這個孩子。也許只是想發洩一下女人對男人所享有的，可以爲所欲爲的便利感到的自然的憤恨。她的反應倍增了他驚訝的程度。他馬上抗議：「不，不，你不能這麼做，不能這樣來要孩子，這是不負責任的……」他沒把話說完，對方就把電話掛上了。

「我吃完了，你收拾吧，」他對女傭說。他走到書架旁坐下，覺得似乎有很久沒有坐在那裏了。那時候是平靜的，無牽無掛的。但他想的最多的還是自己蒙受的羞辱。對他來說，生育首先意味着他自己觀點的失敗。阿米利哥是強烈主張節制生育的，儘管他的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曖昧，或者說是持反對態度的。沒有甚麼比人口這麼容易增長的事實更令他吃驚了。愈是饑餓，愈是落後的地區，孩子愈多。這倒不是因爲他們想要孩子，而是因爲他們習慣在這件事上聽天由命，放任自己。要像某些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黨那樣，對不發達地區和國家出現的這種現象持一

種超脫的，既忿恨又驚奇的態度的話，阿米利哥自己的行爲必須無可指責。

現在，在考特倫各度過的時刻也讓他心頭感到沉重。人們生下來就不幸福的印度，那個沉默的問題，是對生育他們的人的控訴。他認爲，這個場面，這種覺悟不會不產生影響的。彷彿他本人就是一位孕婦，像照相底版那麼敏感，或者說，他體內像在進行原子蛻變，只能產生有禍害的後代。

他怎麼能再接着看書呢？怎麼能考慮全球性的問題呢？甚至打開在他面前的書都成了他的敵人：聖經講的是人類繁衍持續這一永恒的主題，面對着饑荒和沙漠，人類希望保存本民族的每一個成員，可是仍然不知道自己生存的可能性有多大。馬克思也不願意限制人類的生殖繁衍，相信地球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向前進——多多地生吧——就這樣下去，烏拉——這兩本書都是偉大的參考書——怎麼竟然會有人不知道人類正面臨着截然相反的危險呢？

時間已經不早了，投票站的人一定在等他了，得有人去替換他們，他得趕快。但是，他首先又給莉婭打了一個電話，儘管他不清楚對她說些甚麼：「莉婭，聽着，我馬上要走了。不過，聽我說……」

她回答說：「噓……」唱片又在轉了，好像電話鈴根本就沒響過似的，阿米利哥突然感到非常煩惱（瞧，她根本就沒把它當回事，在她看來這是很自然的，思維邏輯算不了甚麼，只存在生理上的邏輯——），但也有一種放心的感覺，因爲莉婭還是跟過去一樣：「噓……你必須聽完……」她終究有甚麼可變的呢？沒有多少：有些東西尚不存在，而且還可以讓它消失（到甚麼階段一個生命才變爲一個生命呢？）它僅僅是潛在的生物，盲目的（到甚麼階段人才變爲一個人呢？），唯有在人爲地創造人時產生的東西才能加入人類現存的行列。

在考特倫各登記投票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能下床或不能離開病房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定可從監票員中挑選一部分人組成「分遣隊」，深入到病人接受治療的地方去收選票，也就是當場收票。他們同意由主席、辦事員、一位穿白衣服的婦女和阿米利哥組成這支「分遣隊」，並發給他們兩個票箱：一個放空白選票，一個放畫過記號的選票，還發給他們一個特殊的文件夾、一本登記冊和一份「接受治療的選民名單」。

「這些東西拿齊後，他們便出發了。一位年輕人把他們帶上幾格樓梯。這人是屬

於「伶俐聰明」的那伙人的。他個子很小，矮矮壯壯的。儘管他外表很醜陋，頭剃得光光的，眉毛又濃又密，但工作卻很稱職，也表現得很主動。因爲外貌的關係，別人會以爲他走錯了地方。「這一邊有四個人。」他們就走進去了。

房間很長，也很寬敞。他們從兩排床中間穿過去。剛從黑暗的樓道裏出來，他們感到有些頭暈目眩，還有一種痛苦的，需要自衞的感覺，不想正視從一疊疊白床單和枕頭裏露出來的，具有人色的形體。要不這就是第一次轉化，從聽見聲音到看見人體，這聲音是從房間甚麼角落傳來的一種尖厲的，不停的動物叫聲：嘰……嘰……嘰……這聲音不時和動物的咯咯聲和吠叫聲相呼應：嘎—嘎—嘎—嘎—

尖叫聲發自一個小紅臉，他只剩下一對眼睛，他的嘴巴張開一動也不動地笑着。這是一個男孩，穿着白色的襯衣坐在床上。與其說坐着，不如說他的軀幹和頭從床的開口處冒出來，就像一棵植物從花盆裏冒出來一樣（看不到他的四肢），莖的另一端接着一個魚形的頭。這位男孩——植物——魚（究竟到那一點，一個人才被當作一個人？阿米利哥反問自己）的人上下移動自己的身體，每聽到「嘰……嘰……」的叫聲，他就把身體向前彎去。「嘎—嘎」的答話聲來自另一位男孩的口

中。這個男孩看上去更沒樣子，儘管他的頭伸出在床外。他有一副貪吃的模樣，臉脹得通紅，嘴巴很大。這人一定有手腳——或者說鰭——可以在裏着他的身體的床單下移動（到甚麼程度，一條生命才被看作是某個物種的生命？）。其他聲音此起彼伏，聲音越來越雜越大。也許是因爲病房裏來了人他們變得興奮起來。其中還有氣喘聲和呻吟聲，似乎在強忍住正要發出的叫喊聲。這些聲音是從一個成年人那裏傳來的。

病房那側有幾個成年人——看上去如此，還有幾個小夥子和兒童，如果是從身體的大小、頭髮和皮膚的顏色來判斷的話，外面的人是根據這些來判斷的。有個人是個巨人，靠枕頭抱着他那碩大的嬰兒般的頭顱。他一動也不動地躺着，雙臂藏在身背後，下巴抵着胸脯，胸脯遝着肥胖的肚皮。他一雙眼睛甚麼也不看，灰色的頭髮從他那寬大的前額上披下來（他是一位年長者，是經歷了漫長的胎兒發育過程而活下來的？），他彷彿處於茫然而又憂傷的凍結狀態。

帶着圓扁帽的神父已經在病房裏等候他們了。他的手中也拿着一張名單。他發現阿米利哥後，盯着他看了一會兒。不過，那個時候阿米利哥已不再考慮自己到此

地來是毫無意義的了，他覺得自己要檢查的是另一條分界線：不是那條反映「人民意願」的界線，這條界線早已從眼前消失了，而是一條劃分人的界線。

神父和主席手裏拿着登記投票的四個人的名單，走到負責這一側病人的女主管身邊。這位修女把病人一一點給他們看。其他幾位修女也跟上前，她們手裏拿着一個屏風，一張小桌子。這些都是在那裏投票選舉所必需的設備。

病房那頭的一張床空着，床鋪得整整齊齊的。可能這個床上的病人已快好了。這人正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身上穿着一件法蘭絨的睡袍，睡袍外套着一件夾克。床的另一邊坐着一位戴帽的老人。他肯定是病人的父親，星期天來看兒子的。他的兒子很年輕，頭腦簡單，體格和常人一般，但不知何故，動作顯得痲木遲鈍。父親剝了幾顆杏仁，隔着床遞給兒子。兒子接過來，慢慢放入嘴中，父親則看着兒子嚼杏。

具有魚形身體的男孩子們突然大聲哭叫起來了，女主管不得不常常從投票站那幫人身邊走開，讓那些情緒過於激動的人安靜下來，但收效並不大。發生在病房內的每件事都互不相干，似乎每張床鋪上都有一個與外界失去聯繫的世界，只有那些

此呼彼應的叫喊聲除外。這種叫聲會漸漸增強，把一切搞得不安，有點兒像痲雀嘰嘰喳喳的喧鬧聲。只有那個長着大腦殼的人一動也不動，似乎甚麼聲音也驚動不了他。

阿米利哥繼續觀察那對父子。兒子四肢修長，臉也很長，毛茸茸的，臉上表情痲木，也許是個半癱瘓的病人。父親是位農夫，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衣服。在某些方面，特別是臉和手的長度，父親和兒子很相像。不過兩人的眼睛長得不像：兒子的眼睛像一頭孤弱無助的動物的眼睛；父親的眼睛半閉着，顯得很疲倦，是一雙農夫的眼睛。他們兩人斜坐在床兩邊的椅子上，因此兩人可以互相對視。他們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不聞不問。阿米利哥一直盯着他們，也許是爲了不看（或避免看）病房中的其他景象，或者說，其他更多的景象，因爲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被他們迷住了。

這其間其他工作人員正協助床上的病人投票。他們是這麼做的：先把屏風放在病人的床前，桌子擺在屏風後面。如果病人癱瘓在床，修女就幫他畫選票。當他們把屏風挪開時，阿米利哥注視着這個病人，他有一張紫色的臉，頭向後仰着，彷彿

死了一般，他張着嘴巴呼吸，沒有牙齒，牙床空空的，眼睛睜得老大，只看得見他陷在枕頭裏的面孔。除了他喉頭嗞嗞作響透氣呼吸時，他的整個臉部僵硬得如同一根棍子。他們這些人怎麼竟有臉皮叫這種人參加選舉投票？阿米利哥自己問自己。一直到這個時候，他才想起自己的責任是阻止這些人這麼做。

他們已經在另一張床邊擺上了屏風。阿米利哥跟着他們過去。這裏又是一張無毛、浮腫、僵硬的面孔。他的嘴張開扭曲着，沒有睫毛的眼睛鼓出在眼皮下面。不過這個人給擾得很不安。

阿米利哥說：「這樣做不行，這個人怎麼能參加投票呢？」

主席說：「這裏有他的名字：莫林・約瑟普。」然後他又轉向神父問道：「這是他嗎？」

神父回答說：「是的，這是他的證明，四肢運動神經受阻。你們要幫他一下。院長，你說是不是嗎？」

那位修女說：「是的，是的。可憐的約瑟普。」

躺在床上的那個人突然一陣痙攣，似乎觸了電似的，一邊還呻吟着。

現在得由阿米利哥拿主意了。他使勁從自己剛才的思路中掙脫出來，從那些難以捕捉的遙遠的邊際中回來——從甚麼和甚麼邊際中？這邊或那邊所有一切事物，現在都變得十分模糊了。

他用極平淡的口氣說：「等一等。」他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在重複某個程序，是在眞空中說話。「這位投票者認不認得代他投票的人？他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嗎？莫林先生，我現在是在跟你說話，這些你都能做到嗎？」

神父對主席說：「又來這一套了。院長白天晚上都在這裏，而他們竟然問他認不認得她……」他搖了搖頭，輕輕地一笑。

修道院長也笑了。但她是衝大伙兒笑的，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阿米利哥想，對她來說不存在甚麼認不認識的問題。他迫使自己把老修女的目光和星期天到考特倫各來看自己傻瓜兒子的老農民的目光作個比較。修女沒有必要讓受她幫助的人認出來，她從這些人中得到的好處是以爲這些人做好事而換來的。這是普通一般的慈善事業，不帶來任何損失，而那個老農民盯着兒子的眼睛看，希望他能認出自己，生怕失去他，失去他自己的兒子，那個可憐的小東西。

在那個有選舉證的軀幹沒作任何表示表明他認得修道院院長時，她本人是最無動於衷的。但是她仍然忙乎着，按照選舉的規定辦事，就像是履行外部世界所要求她履行的許多影響她正常工作的手續一樣，她也不操心去打聽爲甚麼要這麼做。她設法把那人的肩脖從枕頭上扶起來，似乎這麼一來就表示他已坐了起來。可是，已經沒有一種姿勢適合這人的身體，他那穿着雪白襯衣的雙臂是痲木的，兩隻手向後彎曲着，兩腿也如此，彷彿他的四肢想撲向對方，找尋藏身之處。

「他能說話嗎？」主席邊問邊舉起一隻手指，好像爲自己的疑問表示歉意。

「他究竟能不能說話？」

「不能，主席先生。他不能說話，」神父回答說：「喂，你能說話嗎？不能？不能說？你們瞧，他不會說話。但是他聽得懂。你知道她是甚麼人，對嗎？她是個好人，是嗎？他懂。正因爲這樣，他上次也參加選舉了。」

修女說：「是的。這人每次都參加選舉的。」

穿白衣服的婦女說：「他的情況就是這樣。但是他明白。」她說話的語調好像是在提問題，又好像在作結論，或者說是在希望。然後她轉向院長，似乎要把她也

捲入這場問題——結論——希望中。「他是明白的，不是嗎？」她說。

「嗯，好吧……」院長舉起雙手，眼睛向上看着。

阿米利哥說：「這場鬧劇該收場了。他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所以他不能參加選舉。明白了嗎？我們必須表示些敬意。其它就沒有必要再說了。」

（他是指對這場選舉表示些「敬意」呢，還是對這個受折磨的軀體表示些「敬意」呢？他沒有說明。）

他期待自己的這番話會引起爭論，但是甚麼也沒發生，沒有人抗議。他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看着這個身體扭曲了的人。神父悄聲地說：「眞的，他的情況愈來愈糟了。兩年前他還投票呢。」

主席指着登記册對阿米利哥說：「那怎麼辦呢？讓他的名字下面空着呢，還是另外寫個報告？」

「空着吧，空着吧，」阿米利哥能回答的就是這些。他正在思考另一個問題：怎麼做才更爲人道；是幫這些人活下去呢，還是幫他們死去？可是他找不到答案。

他在這個回合中贏了：癱瘓病人的選舉被免去了。可它關係到一張選票。一張

選票意味着甚麼呢？這正是他在考特倫各一再碰到的，帶着呻吟聲和哭喊聲的問題。你發現你的人民的意願被當作兒戲對待，此地沒人相信它。在這裏人們向俗權進行報復，如果連選舉也沒有就好了。如果通過這種選舉獲得的權力是取消不了的，是和他們擁有的權力不可分割的，而且可以永遠行使的話，那就更好了。

修女問：「二十七號怎麼辦？還有二十五號呢？其他那些本來該投票的人還投票嗎？」

神父向名單掃了一眼，向另一張床走去，他轉過身，搖着頭說：「那個人的情況也很糟。」

「他甚麼人也認不出來嗎？」女監護人問道，似乎是在打聽自己一位親戚的情況。

神父說：「他的情況很糟，糟多了。就讓他待着吧。」

主席說：「那麼我們把這個人的名字也刪掉吧。第四個人怎麼辦呢？第四個人在那兒？」

此時神父也明白了，他只想把事情早點結束。「假若有一個人不能參加選舉，

那其餘人也一樣。我們走吧……」說着，他抓起主席的手臂催他離開。而主席這時還在核對床上的號碼。不一會兒，他在一個躺着一動也不動，並長着一個大腦袋瓜的人的床邊站住了。他查對了一下床號，似乎要證實這就是選民登記表上寫的四號。但是神父把他推開來。「來吧，讓我們出去吧。我看得出他們在這兒的情況都變得很糟糕……」

「去年還讓他們選舉呢，」那位修女說，似乎是在討論有關注射的事。

神父說：「不過，他們現在情況更壞了。很明顯，一個病人要麼好轉，要麼變壞。」

「當然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投票的。這些可憐的東西。」穿白衣服的婦女插了一句，好像是向誰道歉似的。

修女笑着說：「哎呀，我的天哪，是的，有些人是不能投票。你們應該在那邊看一看，在陽臺上……」

穿白衣服的婦女問：「我們可以看一看嗎？」

「當然啦，到這邊來。」修女把玻璃門打開了。

一位工作人員說：「如果他們的長相嚇人的話，我向你們表示歉意。」阿米利哥向後縮了一步。

修道院長仍在微笑：「不，不，爲甚麼要害怕呢？他們是些好人。」

門外是平臺，也可當作陽臺。一排高大的椅子圍成半圓，好些年輕人坐在椅子上。他們都穿着拖地的帶藍色條子的長袍。袍子遮住了他們每人椅子下的便盆。可是，在地面上，在他們裸着的雙腿中和腳上，到處都是屎尿溢出的痕迹。他們也和考特倫各其他地方的病人一樣，每人的表情也同樣。他們的嘴巴長得不成樣子，裏面有一口長得歪斜不齊的牙齒，笑起來像是在哭，發出的是單一的，沒有生氣的笑聲和哭聲。一個助手站在他們面前——他算是那些長得醜陋但還較機伶的男孩子之一——他負責維持秩序。他手裏拿着一根鞭子，當別的男孩伸手去碰他時，或要站起來，或是影響別人，或是發出太大的聲音時，他就要管他們。當一線陽光照在陽台的玻璃窗格上時，男孩子們看着影子笑了。突然之間，笑變成了憤怒，大家互相吼叫着。然後，過了一會兒，又都忘了。

監票員們站在門邊，朝這些人看了一會兒，然後轉回身來，沿着病房繼續向前

走。

老修女用她那一雙無憂無慮的，快樂的眼睛向周圍望過去，彷彿是置身於一個充滿了健康的花園，她用現成的表示謙遜和表示對鄰人的愛的言詞來回答別人的讚美。出於她口中的話十分自然，因爲對於她來說，一切事物肯定都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她決定和這些病人一起生活，就不該對此產生任何疑問。

阿米利哥本來也可以表示一下自己對她的敬佩和愛戴，但是，他突然想起一篇關於社會應該是怎樣的講話。講話的人認爲，在這種社會裏，像她這樣的婦女已不計其數，因此她們已不再被視爲聖人，不再被排斥在社會的邊緣，也不用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聖潔的光環中。像她那樣，爲一般目標生活比爲任何特定目標而生活會自然得多。而且每個人都有可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在他擔任的社會職責中，在他個人與共同利益的關係中表現他本人的，被埋藏的，秘密的，以及個別的能力……

但是，他愈是這麼執拗地考慮這些問題，他愈是認識到，當前這些問題與他無關。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可是他還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表達。總之，面對這位老修女，他覺得自己仍是處於自己的世界中。按照自己以往的道德感情安排生活（儘

管不正確也不容易）的信念更堅定了。但是，那時候在病房裏，另外一個想法使他困惑，折磨着他。

這個想法仍然和那個農夫和他的兒子有關。他們在他面前展示了他以前從未涉及的領域。

修女是隨意選擇這個病房的。她把自己完全——將世界其餘部分排除了——融入了這項使命，或者說這場戰鬥。但是——或者說正因爲如此——她和她擔負的使命的目標之間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她是她自己的主人，非常幸福，是自由的。而老農夫卻剛好相反，他沒有選擇餘地，把他和病房拴在一起的東西並非是他個人的選擇，他生活在其他地方，在他的土地上，可是，他星期天卻到這兒來看兒子咀嚼食物。

現在他這個傻兒子終於將這份食物慢慢吃完了。父子倆仍然各自坐在床的兩邊，他們的手放在膝蓋上，手上青筋暴露。他們兩人的頭部都扭着——父親的頭藏在一頂向下翻的帽子裏，兒子的頭像一個囚犯似的剃得精光——因此他們仍然可以從一個眼角向外看着對方。

阿米利哥想着：「瞧那邊，這兩個人就像現在這樣，彼此都很需要。」

他又想：「人道主義所及之處就是愛所及之處。除了我們人爲的界線外，愛是沒有邊界的。」

天漸漸黑了，「分遣隊」繼續在病房中穿行。他們現在來到了女病房。每次從這些病床上收選票時，都要放置屏風。這項工作似乎沒完沒了。這些病人，這些老婦人，有時要用十分鐘，十五分鐘投一張選票。「你完了嗎，小姐？我們可以收票了嗎？」那可憐的女人，在屏風後面也許正在受着死亡痛苦的煎熬。「你把選票疊好了嗎？已經疊好了？」他們把屏風挪開，選票仍在那兒，打開看，空白一片，要不就是胡亂塗畫的一筆。

阿米利哥警惕性很強，病人必須單獨地留在屏風後面。眼睛昏花或雙手痲痺都不再成爲理由，請修女代打叉連提都不必提。阿米利哥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含糊。假如自己連票都不能投，太糟了，那他也不必參加選舉了。

從他覺得自己和那幫可憐的傢伙不那麼敵對時，他就發現自己執行的這場政治任務也就不那麼殘酷嚴峻了。本來，由客觀矛盾交織成的網使他處於最壞的情況，

處於無可奈何的地步，而當他來到第一個病房時，這張網似乎已破碎了。他覺得自己現在很清醒，似乎一切事情都明明白白地擺在他面前。他似乎懂得了甚麼是可以從社會索取的，以及從另一方面看，甚麼又是可能索取的。但是，你必須親自去體會才能有這種認識，否則的話，這種認識也是毫無用處的。

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在甚麼時候似乎是對一切都明白，也許下一步就要對自己弄明白的事物試着下一個定義，但恰恰在這個時候，它又消失了。也許他的身上並沒有發生甚麼變化。他的行動，行動的動機，他爲自己所作的辯護等等，這些東西是很難變的。你可以隨意談論它，但到了某一階段後，一個人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了。

然而，他想到自己最終弄懂的卻是他和莉婭的關係，在朦朦朧朧，半明半暗的光線中，在那些似乎掩蓋歪曲婦女形體的罪惡勾當的床鋪中（他在正中央的一間房間內，有寬大拱頂的病室像樹幹似的從他的房間向四面八方伸展，這些房間裏的光線微弱暗淡，雪白的床單將一盞盞燈罩的燈泡發出的光反射出來——一雙雙收攏的手臂擱在床單上，就像是紅色或黃色的樹椏，這些拱頂，或者說是邊房，聚合在一

起，形成一個圓柱。在柱底，從一個床上傳來了持續不斷的，短促刺耳的哭聲。這哭聲準是一個戴有童帽的形體上發出的——他不想看它，這是個孩子，但孩子變成了只不過是有節奏的哭叫聲。圍繞這個聲音的所有一切——這個場面，以及從枕頭上抬起的影子——似乎只是爲了那個嬰兒的生存慾望才存放的，從每一張床鋪傳來的呻吟聲和喘氣聲組成一個大合唱，似乎是來支持這個沒有身體的聲音），阿米利哥發現了莉婭，但是他只看見莉婭灰眼睛裏憂傷的神色，她眼睛後面露出一絲躲閃的神色，無法驅散，也無法安慰。她的頭髮那麼溫順地披散在她的肩膀上，但又非常富有彈性，好像是一頭身體蜷曲着的野獸，祇要一碰它，它就會立卽掙脫跑掉。她的乳峯那麼孤弱無援地從她的雙臂中顯露出來。她身上的一切都在祈求保護和憐憫。但是，你不能和她談這一點，因爲只要你一這麼做，她就會立卽轉過身去，帶有挑戰性地一笑，她那灰色的，含有敵意的目光會陰沉下來，頭髮會披散到臂部隆起部位，她那一條修長的大腿會輕輕向前邁出一步，似乎要把以前的包袱摔掉似的。可是，現在在大白天幻想莉婭，被視爲相互的，不能挑動、撩逗、征服的這種愛，對他來說，已不再和醫院那些影子處於對立地位了。這些人全是同一繩結上的

不同繩子，或者說是被糾纏到一起去了——通常是（或者說總是如此）痛苦地，人們就是這樣纏結在一起的。實際上，一瞬間（那就是說，永遠）他以爲他明白了「愛」一詞的意義中包含了他和莉婭的戀情，也包含了老農夫在星期天到考特倫各對兒子的默默的探視。

他被這一發現搞得異常興奮，立即就想和莉婭商量。當他看到一間辦公室的門開着時，他便走進去問裏面的一位老修女，他能否借用一下電話。莉婭的電話佔線。「我過一會兒再打行嗎?謝謝。」於是，他開始在「分遣隊」和電話之間來回走動了。「分遣隊」在病室中穿行，莉婭的電話總是佔線。他則愈來愈拿不定主意該和莉婭說些甚麼。他很想把一切都解釋給莉婭聽：選舉，考特倫各，他在那裏碰到的人。但是，那間辦公室的修女走出走進，他沒法和莉婭詳談。每次一聽到電話佔線的聲音，他就有一種既焦躁又寬慰的感覺。這也是因爲他擔心和莉婭的談話會涉及某個問題，而他又不願正視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只想告訴她——儘管他的想法沒改變——但是就在衡量這些想法時，他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了。

因此，雖然他希望那姑娘的電話繼續佔線，他還是不停地給她打電話。可是，

一旦電話接通了，他卻開始和她說一些與此毫不相干的事。他告訴她，電話老打不進去。

她的回答也是牛頭不對馬嘴，她說，他倆的關係還是和過去一樣。但是，現在對阿米利哥來說，和過去一樣，似乎就是令人心碎和激動不安。他聽不進她的話，只聽得見她的聲音，像是在聽音樂。

突然，他警覺起來了。莉婭正在和他說：「另外，我也不知道要帶些甚麼。也許我該帶幾件薄外套。利物浦現在的氣候怎樣?」

「甚麼?你要到利物浦去?」

「當然啦，明天就去。我明天動身。」

「你在說些甚麼呀?爲甚麼?」一想到去利物浦旅行將意味着甚麼時，阿米利哥大吃一驚。可是，他又放下心了，因爲她離開了，就可以解除兩人早些時候的憂慮。他也感到困惑不解，因爲莉婭總是作一些出其不意的決定。他還感到大幸，因爲莉婭還是照舊莉婭。

「你知道，我得去利物浦看我的姑姑。」

「可是你說過你不去了。」

「但是，是你叫我去的。你自己對我說，去吧。」

「我？甚麼時候？」

「昨天。」

又是老一套。「嗯。也許我說過到利物浦去，但我只不過說說而已。就好像是說去見鬼吧。別用利物浦和你的姑姑來纏我。假如我說，好吧，到利物浦去，我並不是眞的希望你去。」

他生氣了，但是他很清楚，和莉婭在一起，愛就意味着跟她發脾氣。

「可是，是你叫我去的。」

「你就是那個把甚麼話都當眞的男人。」

莉婭忿忿地回答說：「甚麼男人？你在說誰呢？你這是甚麼意思？」她似乎在阿米利哥的話裏發現了一些非常冒犯的東西。阿米利哥已經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談話。他感到又心煩，又惱火。同時，他知道自己已無法脫身了，把電話掛上也無濟於事了。

我們這些人就像是童話中的小紅帽去探望病中的外婆，阿米利哥想着。也許當我們拉開帳幕時，我們找不到外婆，卻找到了狼。每個生病的外婆常常就是一隻狼。

負責選舉的官員又都聚集在一起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登記册上未除名的人也所剩無幾。主席緊張的神經已經鬆弛下來了，他流露出同樣古怪和輕鬆愉快的神情。「啊，明天就可以進行最後計票了，然後選舉就結束。這件事完了，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起碼今後四年可以不考慮它了。」

「我們會開始考慮的，好吧……」阿米利哥嘟囔了一句。他已經預見到（雖然他錯了）他經歷過的那天將和義大利反動派的那些日子一起被記住（著名的「詐騙法」沒被通過，而義大利則繼續前進，越來越表現出它的雙頭本質），一個世界範圍僵化的日子（但是，在世界上最硬如石頭的東西都確實在移動），只能安撫投票站主席們懶惰的良心，抑制被喚醒的良心作進一步的探索（相反，每件事變得愈來愈複雜，愈來愈難於區別正面和反面的東西，愈來愈有必要去除表面的東西，尋求非暫時性的，實質性的東西：這些東西極少，並且仍然很靠不住，也很不確定

……）。

監票員們現在圍在一個人的床邊，他屬於最後一批投票的人。他頭上戴着一頂帽子，體格高大。這個人沒有雙手，他一生下來就是這樣：兩個圓柱形的殘肢從袖子裏露出來。但是，他能用一個肢端壓着另一個肢端握住東西，還能做事，他甚至能拿住很小的東西（如鉛筆，一張紙；實際上，這個人是自己投票的，連選票也是自己疊的），就像是用兩個指頭夾住似的。「我隨便幹甚麼都行。我還可以點香烟。」這個人一邊說着，一邊迅速地從口袋裏取出一包香烟，送到嘴裏，抽出一根煙，再把火柴夾在腋下。煙點着後，他一口口地抽着，臉上毫無表情。

他們全圍在他的身邊，問他是怎麼做的，問他怎麼學會的。這個人的回答十分生硬簡單。他的臉盤很大，紅通通的，像個工人的臉，顯得十分沉著，沒甚麼表情。他告訴他們說：「我甚麼都會做。我五十歲了，我是在考特倫各長大的。」他說話時下巴向前伸着，有一副強硬的，幾乎是挑戰的神氣。阿米利哥想：人類甚至能戰勝生理上惡性的突變。他從這個人的身上，從他的衣著和言談舉止上，看到人道主義表現的地方，也看到人道主義失去其完整性——象徵性和字面上的——的地

方。但是，人道主義是可以培養的，從而肯定其技術人決定性的作用。

頭戴帽子，身材高大的男人說：「我甚麼都是自己學的。修女教我。在考特倫各我們甚麼都是自己做。這兒有工廠、車間，甚麼都有，就像一座城市。我一直住在考特倫各。我們甚麼也不缺。修女提供我們一切必須的東西。」

他很自信，也很固執：表現在對他的能力，對造就他今天的社會秩序非常滿足。阿米利哥問自己，能夠增加人手的城市就是一個完整的城市了？還是說技術人是有用的，因爲他從來也不認爲自己已經達到了充分完美的境界。

「你很喜歡她們，是嗎？喜歡這些修女，是嗎？」穿白上衣的婦女問她，急切地希望在一天結束之前聽到一句安慰的話語。

這個男人用很尖刻的，幾乎是帶敵意的聲調，就像他是多產的文明社會中的一名忠誠盡責的公民，重複地說：「多虧了她們，我才學會了這些。沒有她們的幫助，我甚麼也不可能學會。現在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你們不能說她們的不是。沒有人能夠做到像她們這樣……」

技術人的城市，阿米利哥想道，經常錯把它的政府機構看成是使這個城市正常

運轉的神秘火燄。但是在捍衞這個城市時，不知不覺，你會讓這個火燄熄滅。

他走到窗前，夕陽照亮了這幢淒涼的樓房。太陽已經下山了。但是，屋頂和屋檐的輪廓還鑲着一圈紅光。在院子裏，這幅景象在人們面前展現了這座城市從未被人見過的遠景。

婦女和侏儒們從院子裏走過，手裏推着載滿嫩枝的車子。車子很滿很沉。另一位婦女，一位巨人，是來推這部車子。她幾乎是邊跑邊推，還笑着。他們全都在笑。還有一個婦女，也長得十分高大，她手裏拿着一把樹枝編的笤帚，邊掃邊走過來。一個身體肥胖的婦女，在高大的柱子中間推着一口大鍋似的東西。也許她推的是晚餐用的湯。就連這最終並不完美的城市也有其完善的時刻，監票員想着。這也就是當每個城市都是這個城市的時刻和瞬間。

爲何讀經典

吳潛誠 譯

讓我們從幾個帶有提示性的界說談起：

（一）經典就是那些我們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從來不是「我正在讀……」的書籍。

最起碼，在那些自認爲博覽羣書的人當中，我們所聽到的是這樣。對於剛剛涉世的年輕人，而經典又是他們那個世界的一部分，這條界說並不適用。

「讀」（read）字之前表示「反覆再做」的字頭（re-），對羞於承認自己未曾讀過某一本名著的人而言，也許只是無傷大雅的僞裝矯飾罷了。若要叫他們寬心，我們只消指出來：不論一個人的閱讀範圍多麼廣泛，他尚未閱讀的重要著作的數目必定仍然十分龐大。

在座各位有誰讀過希羅多德 (Herodotus) 全集和修西狄底斯 (Thucydides) 全集?‧請舉手。誰讀過聖‧西蒙 (Saint Simon)?‧誰讀過瑞芝紅衣主教(Cardinal de Retz)?‧實際上,連十九世紀那些偉大的系列小說往往也是被談論的多,被閱讀的少。法國人在求學期間就開始閱讀巴爾札克,根據發行數量來看,我們可以推斷法國人在離開學校以後仍然繼續閱讀他的作品,但如果我們在義大利作一次蓋洛普調查,我恐怕結果巴爾札克會名列倒數第一名。在義大利,狄更斯迷自成一個小圈圈,其成員一碰面便閒聊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彷彿在談論他們實際知悉的眞人眞事似的。數年前,邁可‧布特 (Michael Butor) 在美國任教,由於常被詢及左拉而感到不勝其煩。因爲他從來沒讀過左拉的作品,他因此便下定決心研讀整套的「胡貢大人」(*Rougon-Macquart*) 系列。他發覺小說和他原先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那是一部兼具寓言與神話性質、龐大而浩繁的族譜。他後來對整個族譜加以描述而寫就了一篇精彩的論文。

換句話說,在成年以後才第一次閱讀一部偉大的著作是一種非比尋常的快樂,跟在年輕時就已讀過的愉快有所不同(雖然我們無從推論到底愉悅會更多或較

少),青春歲月所賦予閱讀的,正如它賦予其他經驗的一樣,是一種特殊的風味,一種特殊的重要之感;在成熟以後,人們可以賞識(或說應該能夠賞識)遠爲更多的細節、層面、意涵。根據以上種種,我們也許可以嘗試提出下一個定義:

(二)我們用「經典」一詞來指那些人們讀過以後便會深深喜愛且加以珍惜的書籍;不過那些書籍也同樣會被有幸頭一次閱讀便能充分欣賞的讀者所珍視。

事實上,年輕時代的閱讀往往無甚結果,這該歸咎於缺少耐性、容易分心、對產品的「用途說明」沒有經驗,以及對生命本身的經驗不足等等因素。儘管如此,這個時期所閱讀的書卻有形塑效果,那就是說,這些書賦予未來的經驗一個形式架構,提供模型、比較的條件、區辨尺度、價值標準和美的典範——即使年輕時代讀過的書已幾乎完全被遺忘,這一切仍會繼續發揮作用。如果我們成年以後重讀該書,我們很可能會重新發現那些恒久不變的東西——此時已然變成我們的內在運作的一部分了,只是我們早已忘記其來源出處而已。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可以使我們渾然忘記它的存在,但卻會在我們身上留下它的種子。接下來,我們可以提供的界說是這樣的:

（三）經典是發揮一種特殊影響力的書籍，當它們無法從我們心中抹去時 如此，當它們藏伏在我們記憶深處，而幻化成集體或個別的潛意識的時候也一樣。

因此，成年人的生命階段，應該騰出一段時間重新接觸年輕時代接觸過的最重要的書籍。就算書籍一直保持不變（實際上，在業已變化的歷史視野之下，書籍是必然有所改變的），我們自己必定已經發生變化了，所以，「重逢相遇」必會是十足嶄新的經驗。

因此，不論我們使用「讀」或「重讀」作動詞，都顯得無關緊要。我們的確可以說：

（四）每一回重讀經典都和初次閱讀一樣，都是一種探險的歷程。

（五）任何一次閱讀經典事實上都是重讀。

定義（四）可以看做是從以下這條定義推演出來的結果：

（六）經典就是一直還未說完它所要說的內容的書籍。

定義（五）有待進一步具體說明如下：

（七）經典書籍流傳到我們手上，攜帶着前人閱讀過的痕跡，也連同攜帶着這

些書籍在它們所經歷過的文化上（或者說得簡單一點，在語言和風俗習慣上）所留下的痕跡。

無論古代或現代經典，情形都是如此。當我展讀「奧德賽」，我所讀的是荷馬的原文，但我也無法忘記尤里西斯（Ulysses）的流浪歷險自古以來所代表的全部意義，我也不能不納悶：究竟那些意義是隱藏在原文中呢抑或只是附會添增、變形曲解，或發揚擴張的東西？當我閱讀卡夫卡，對於「卡夫卡式的」這個形容詞用法的適當與否，我無法不加以肯定或拒斥，因爲這個用詞被不分青紅皂白地使用，簡直叫人每一刻鐘都會碰到一次。假如我閱讀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或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魔者」（*The Possessed*），我無法不想到書中那些角色至今仍一直不斷地在轉世再生。

閱讀經典應當會給予我們一兩個驚喜，隨我們對那本經典原有的看法觀念而定。基於這個理由，我要特別建議：直接閱讀原作本身，盡可能拋開評傳、批評、詮釋之類的東西。中小學和大學理當幫助我們瞭解：沒有任何一本討論一部原著的書籍會比原著本身還更深刻豐富。然則，學校不此之圖，反而傾其全力要使我們產

生相反的想法。時下有一種顛倒價值的觀念非常流行，在這種觀念中，緒論、批評文字以及傳記等被當做煙幕，藉以遮蔽原作所要表達，而且實際上只有在沒有那些自認爲瞭解程度超過原作的中間者介入的情況下它才能自行表達的意義。

（八）經典未必能教給我們一些我們原先不知悉的事物。從一部經典中，我們有時會發現一些我們一向知道（或自認爲知道）的道理，只是不曉得該書係始作俑者，或者與那道理有特殊的關聯而已。這也是一項驚喜，就像我們往往會從發現一個來源出處、一種關係、一個從屬血緣所獲得的喜悅一樣。準此，我們可以導出以下這一類的界說：

（九）經典就是那些我們一讀之下便馬上發覺它們比我們憑傳聞所臆想的還更新奇、更出乎預料之外，也更精彩生動的書籍。

這一點自然只有在一本經典眞正產生經典的作用的時候才會發生——那就是說，當它與讀者建立起一種融洽關係的時候，如果火花沒有迸放，那固然遺憾；不過，我們閱讀經典並不是基於職責或出於崇敬，而是純粹由於喜愛。在學校時當然例外。然則，學校好歹應該教你認識相當數量的經典，好讓你藉着這些書——或者

以這些書作參考——來挑選「你的」經典。學校有責任教給你作選擇所需要的工具，但眞正生效算數的是發生在學校之外或離開學校之後的選擇。

唯有拋開成見，你才可能在閱讀中邂逅「你的」書籍。我認識一位卓越的藝術史專家，在所有的著作當中，他獨鍾愛「皮克韋克遺稿」（*The Pickwick Papers*）；他一有機會便會提到狄更斯那本小說的某些警策雋語，並把生活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拿來和皮克韋克的情節聯結在一起。漸漸地，經由一種徹底的認同過程，他本人、他心中名副其實的人生哲學，以及整個宇宙便具有了「皮克韋克遺稿」的形狀和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歸結出一個既崇高又嚴苛的經典觀念：

（十）我們使用「經典」一詞來稱呼等同於整個宇宙之份量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古代之辟邪寶物的書籍。如此一來，我們便十分接近瑪拉美（Mallarmè）所構思的「全書」（The total book）了。

不過，一部經典也可以透過相反相尅的方式建立一種同樣強固的融洽關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思所爲的一切都深獲我心，令我倍感親切，但

同時也叫我忍不住想與他違抗、批判、爭辯。那是個人暫時性的反感的問題，職是之故，我除了不去閱讀他之外，別無其他選擇；然則，我又不能不把他列入「我的」作者羣之中。因此，我要說：

（十一）「你的」經典作家就是你不可能覺得漠不關心的那一位，藉由你和他的關係，甚至透過你和他的衝突，他幫助你詮釋界說你自己。

我想我無需辯述我爲何籠統使用經典一詞，而不在時代、文體方面有所區別或訴諸權威。在我的推論當中，使經典成爲經典的，也許只是一種共鳴的效果，這效果適用於古代作品，也適用於在綿延久遠的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現代作品。我們也許可以說：

（十二）經典是列於其他經典之先的書籍，但任何人若已先讀過其他經典，然後才閱讀這一部，便會馬上認出它在整個族譜中的位置。

現在，我不再能拖延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了，那就是：閱讀經典與閱讀其他一切非經典書籍兩者的關係如何？這個問題和以下的問題是相關的：「爲甚麼要閱讀經典，而不全神貫注於那些能夠使我們更深刻瞭解當代的書籍？」「層出不窮的、

龐雜而紛紜的時事已經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了，那裏去找時間和寧靜的心情來閱讀經典呢？」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有些得天獨厚的人，他們的全部閱讀時間都奉獻給劉克利希亞斯（Lucretius）、劉西安（Lucian）、蒙田（Montaigne）、伊拉斯墨斯（Erasmus）、魁維朶（Quevedoy villegas）、馬羅（Marlowe）、「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威廉・梅思特」（*Willhelm Meisteh*）、柯立芝（Coleridge）、羅斯金（Ruskin）、普魯斯特（Proust）以及梵樂希（Valery），偶爾涉獵一下紫式部或冰島的傳奇。只有以上這些，而無需撰寫新書的書評、競爭大學席位的論文或期限緊迫的雜誌文章。若要維持這樣的一份營養食譜，這種得天獨厚的人物勢必禁絕閱報，而且絕不受最近所出版的小說或社會調查報告的誘惑。但我們必須搞清楚：以上這種禁絕要嚴格到甚麼程度才是正確或是有益的。最近的新聞也許相當乏味無趣或令人坐立難安，然而卻是我們後顧與前瞻的立足點。要想能夠閱讀經典，你必須知道自己「在哪裏」閱讀它們；否則，書籍和讀者雙方都會迷失在不知何年何月的雲霧中。這就是爲甚麼只有那些懂

得如何調配經典和適量的時下事務的人才能從閱讀經典獲得最大的收益。這並不是意味着內心保持平靜無波的狀態是必須的。神經煩燥或心靈擾攘不安也可能會產生結果。

也許最理想的是：當我們傾聽經典在屋內發出清晰的聲音之際，同時也去注意時事，就像我們去留意窗外的喧囂，以便獲悉交通阻塞和氣候突變的訊息一樣。但假使室內被眼前這一刻的芝麻瑣事所充斥着，如同被一個鬧得喧天價響的電視機所充斥那樣，而經典的存在在我們的感覺中像是屋外遠處傳來的隆隆之聲，這種情況，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已經算是很不錯了。接下來，讓我們補充說明：

（十三）經典是傾向於把當前關注的事物克抑成爲背景雜音的東西，雖則這種背景雜音是不可或缺的。

（十四）經典是卽使在性質最不和諧的當前關注的事物佔上風的時候也仍會以背景雜音存在的東西。

剩下來的一項事實是：閱讀經典看起來似乎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節奏相互抵觸，我們的生活節奏已不再能提供寬裕的時間，也缺少充足的人文活動的空間。閱讀經

典也和我們文化中的折衷主義互相衝突，我們的折衷精神永遠不能夠彙編一份會適合吾人所需要的古典東西的目錄。

以上所提到的這些條件，在李歐帕提（Giacomo Leopardi）身上卻完全兌現了，我們要知道：他在他父親的宅邸過着孤獨的生活，對希臘和拉丁古物充滿崇敬之情，他父親摩納多（Monaldo）提供浩瀚的書庫任他使用，除此之外，我們還可再加上全部的義大利和法蘭西文學，只是不包括小說和一般「新潮讀物」，那是留給他妹妹芭歐麗娜（Paolina）作消遣用的（他有一次寫信給她，提到「你的史湯達爾（Stendhal）」）。儘管他對科學和歷史有強烈的興趣，他卻往往樂於依賴並不十分時新的書籍版本，例如關於鳥的習性，他採讀巴逢（Buffon）；關於夫雷德瑞克·洛依契的木乃伊，他閱讀方塔涅拉（Fontenelle）；關於哥倫布的旅程，他閱讀羅勃遜（Robertson）等等。

在目前，像小李歐帕提所接受的那種古典教育是匪夷所思的；尤有甚者，蒙納多伯爵的古典書庫已爆炸般增多了。古籍已大多散失泯滅，而另一方面，新書正在所有的現代文學和文化中大量繁衍。現在我們唯一的辦法是自己設計自己心目中理

附錄

想的經典書庫。我想說，這樣的書庫應有一半是我們已經讀過而且眞正發生作用的書籍，另一半是我們計劃閱讀而且預估將會發生效用的書籍——保留一小部分的空白書架，以供存放意外和偶然發現的圖書。

我瞭解到李歐帕提是我從義大利文學中引述的唯一的一個名字，這是因爲圖書爆炸的結果。此刻，我覺得應當重寫這整篇文章，務必淸晰地說明：經典幫助我們瞭解自己以及我們所處的時空，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拿義大利人比外國人、拿外國人比義大利人是絕對必要的。這麼一來，我又得重頭再改寫一遍，以免有人認爲：經典該讀，因爲它們多少能「滿足某些目的」。也許，人們可以列舉的唯一理由是：閱讀經典總比不讀好。

如果有人反對，認爲不值得那麼麻煩地去閱讀經典，那就讓我來引述一下西歐朗 (Cioran) ——他目前還不算是經典作家，但將會躋身經典作家的行列的：「當那些人在調製芹毒的時候，蘇格拉底正在用笛子學習吹奏一隻曲子，他們問道：『在你臨死之前，學會那隻曲子對你有甚麼好處呢？』」

綜覽卡爾維諾作品

董鼎山

義大洛・卡爾維諾是新聞記者出身，不但如此，而且在青年時期他是一個反法西斯的社會主義信徒。他的出身，與他在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引起我的共鳴。他出生於一九二三年，在第二次大戰時是個反納粹游擊隊戰士。他的初期作品很有中國的所謂「報導文學」氣味，第一部小說是「蛛巢小徑」，於一九四七年出版，剛好是大戰結束後的兩年。

戰後的義大利經過蓬勃的文藝復興，電影作品出現了費里尼等的「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作風。卡爾維諾雖在目前已被世界公認爲「後現代主義」大師，可是那時這個名詞尚未成立。「蛛巢小徑」的故事有關戰時的義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活動，頗與新寫實主義影片類似。此書於一九四七年出版時，卡爾維諾尚

是居住在義大利北部都靈的一個沒沒無名的新聞記者。

「蛛巢小徑」是一部傳統性的小說，可是作者的以記者觀察能力所寫出的著重細節與氣氛的特色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蛛巢小徑」的故事主角是一個名叫品尼的少年，姊姊賣身爲生（戰爭所造成的貧困結果），他自幼在低級酒吧間中成長，所接觸的都是成人酒客，沒有同年的友伴。他成日夢想能夠遇到一個相互瞭解的好友，希望有了這麼一個好友後，可以告訴他一個秘密，領他到蜘蛛成家的地方去看看。

「一條碎石小道蜿蜒地通向多草的土坡間的那條激流。就在那處的草叢裏，在乾草舖成的坑道中，蜘蛛成了家，造了不少穴巢，可是奇異的是，蜘蛛巢都有小門，也是用乾草製成的，小小的圓門，可啓可闔。」

這類從兒童幻想觀點出發的精細描寫，點出了兒童的觀察力，也成爲卡爾維諾此後作品的特色。品尼後來加入了游擊隊，代表了作者自己的意願。當「蛛巢小徑」英譯本於一九四八年出版時，卡爾維諾不過二十五歲。

他的創作想像力不久便有驚人的高度發展。五年後他出版了「分成兩半的子

爵」，也是以一個兒童的觀點出發，不過時間因素與「蛛巢小徑」大有不同。敍述故事者是一個孤兒，他的叔父是個貴族武士，於一七一六年的奧地利與土耳其戰爭時期，被炮彈炸得從頭到屁股一劈爲二。戰地醫生把半個子爵救治，送回家去，這樣一個只有一條腿、一條臂、一個眼睛、半個鼻子、半個嘴巴的怪人性格變爲乖戾，對殺人、放火特別有嗜好。他將自己的堡壘燒去一半，幾乎將幼時把他領大的褓姆燒死。他看到任何生物都就想劈爲一半；他對甚麼東西都要看成一半。不過他雖曾試圖毒斃姪兒，卻沒有將他劈爲一半。這裏是孤兒觀點的描寫：

「我的叔父俯躺在岩石上，一面撫摸着在抽搐的半條的鱆魚，一面說：『我如果能把甚麼東西都這樣的一劈爲二，那就好了，我們大家都可以不再受愚蠢、無知的完整概念所束縛。我也曾是一個完整的人，那時所見到甚麼東西都是自然而混亂，好似空氣一樣的乏味，我原以爲甚麼都看透了，其實所看到的只是外殼。如果萬一你也成爲半人——姪兒啊，你爲自己著想，我希望你成爲半人，你便會瞭解用完整頭腦普通智力所不能瞭解的東西。你雖失去了自己的

一半與世界的一半，但留下的一半卻要深切、珍貴得一千倍。』」

批評家把這個奇特的故事形容爲諷喻「現代人」的寓言。宗教一向把人劃分爲好、歹兩種，卡爾維諾故事的比喻是：在一個完整的人體中，良好與邪惡共存。後來，另外一半的子爵終於也回了鄉。這是良好的一半，可是非常乏味平凡。他也慶賀自己的成爲一半：「我現在懂得了世界所有人與物爲何對自己的不完整有哀傷之感。當我是完人時，我未能瞭解……」

兩個一半的子爵愛上了一位美麗少女，可是她對這兩個半人在心理上都有保留，無從取捨。好的一半對她說：「一起做好事乃是愛的唯一途徑。」她答道：「眞可惜。我以爲還有其他途徑呢。」結局是兩個半人一併而爲完整的人，有優點也有缺點。少女可以不必猶豫的下嫁，這是快樂的結局。述說故事的孤兒卻不甘心：「在這個大家都熱衷於完整的情勢下，我越來越感到悲哀，好像缺些甚麼。有時，那些以爲自己是不完整的人只不過是因爲年輕而已。」

「分成兩半的子爵」乃是後來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的第一部，這三部都是以數百年前貴族生活做背景的寓言，都充滿異想天開的豐富想像力。第二

部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樹上的男爵」，也是用第一人稱敍述。主人公是敍事者的哥哥，時間是一七六六年。那位富有的爵士，有一天在晚餐時和他的家人起了爭執，一怒而索性棲居到樹上去，反而逍遙自在。親友們對他的決定反應不一。男爵最後成爲政客，甚至與拿破崙論交。

第三部是一九五九年的「不存在的騎士」，第一人稱敍事者是一位天主教修女，時間更早，是第九世紀。修女是爲了「濾淸人的靈魂」而講此故事。主人公是一位並不實際存在的武士。他僅是一套作戰穿用的白盔甲，但是卻有講話的聲音，而且也參與了當時武士們的姦、殺、燒、搶的暴行。同時他常向一個青年武士作長者的忠告。青年武士愛上了一位名門閨秀，閨秀卻偏喜歡這個不存在的爵士。三角戀愛的糾紛把故事情節弄得越來越複雜（敍事者自認有不勝招架之勢），最終，爵士承認自己不存在，將盔甲交出，女郎也突然失踪。不過敍事者修女終於露出自己身分，原來她就是那個愛上了不存在的武士的少女，現在她要趕快結束故事，因爲她要將盔甲交給青年武士，那位武士才是她的眞正情人。

卡爾維諾的這類諷喻人類虛榮及變態性愛情的不平凡想像力，迅速地奠定了他

在國際文壇的聲譽。

他於一九五二年所發表的「阿根廷螞蟻」曾被有些評論家目爲「二十世紀文學傑作」。這個中篇小說的不尋常題材又表明了卡爾維諾作品的特色。一對青年夫婦帶了嬰孩搬到阿根廷一個小城居住，租了房屋後，將嬰孩放在床上，出外蹓躂，一路見到鄰居毫不在乎地用化學品噴除屋縫及花園中的螞蟻。他們回到新居，發現屋中也盡是螞蟻，向女房東抗議無用，實際上，螞蟻乃是這個地方日常生活的通常現象。整個故事所提到就是每個住戶對螞蟻的各種反應以及不同的處理辦法。這個寓言等於是描寫人類在社會中受各種環境牽制的縮影；有的接受了螞蟻的現實，說這是命運，無可奈何，有的則堅持人類智慧高於螞蟻，必有方法消除。

這對青年夫婦卻應付不了，搬到海邊沒有螞蟻的地方去居住。作者這樣描寫新的環境：

「水面很平，只是顏色在不斷變化，有藍有黑，越遠越深。我想到這麼浩瀚的海岸，海底的無數粒粒細沙和海流遺留下來被浪潮沖洗得乾乾淨淨的白貝殼。」

海底潔淨的貝殼、沙粒與地面骯髒的成羣螞蟻形成鮮明的對照。卡爾維諾的手法是用神話式的故事來諷喻現代人的生活環境。

遠在目前工業世界的空氣污染引起有識之士關心之前，卡爾維諾早於一九五八年出版了「煙霧」，諷刺現代社會人物一面有系統性的作自我毀滅，一面作欺騙自己理性的自我安慰（今讀此書，馬上想到超級大國之間的核子軍備競賽的瘋狂）。故事的主人公應聘到一個大城市來擔任一個名叫「淨化」的雜誌編務，刊物目的是在工業城市中宣揚新鮮空氣的好處。可是雜誌老板也是本地最大工廠的主人，空氣污染就是他所造成的。全城充滿煙霧，沒有一處乾淨，正如阿根廷螞蟻一樣的出沒各地。

充滿理想的編輯在這位給他生計的老板之前，不得不將自己所相信的原則妥協。在這裏，卡爾維諾的寫法幾乎是喜劇性的，老板叫編輯在刊物中採取適當的語氣：「你要知道，我們不是空頭的理想主義者；我們是看重實際的人。」或是：「經濟的自由、自然發展，與人類自身所需的衛生之間，並沒有矛盾。」他們所擬定的編輯方針是：「我們是一個最有嚴重空氣污染問題的城市，但在同時，我們也

是一個最努力於解決這個問題的城市。」這類兩頭說話的虛僞，正確地表達了今日世界各地大工業發言人的態度。卡爾維諾的理想主義預言了人類爲利貪婪的趨向。可是他小說中的理想主義的編輯們卻爲了生計而忍氣吞聲的做了工業老板的應聲蟲，有時良心不安，到城外去呼吸新鮮空氣，正如「阿根廷螞蟻」的主人公到海濱去躲避螞蟻一樣。

卡爾維諾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九六五年的「宇宙連環圖」，書中有十二篇簡短的故事，描寫宇宙體系、人類和社會的創造與成形，以連環圖畫的方式，一段一段地用義大利古神話的技巧敍述太空時代的故事。奇妙的是他用五色繽紛的想像力來描繪與解釋灰色的客觀現實。故事寓有深刻的哲學思想。以一個對現狀不滿的左翼新聞記者出身的卡爾維諾，他的政治信仰已因年齡的增長而改變。「宇宙連環圖」既不討好義大利的左翼文化界，也不取悅右派集團，特別是天主教當局，可是愛好文學人士對這本傑作極爲佩服。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稱揚「宇宙連環圖」爲「完美的夢」(Perfect dreams)。

一九七四年卡爾維諾出版了「隱形城市」，讀來如詩，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文

學上最優美者。小說不長，對白充滿人生哲理。兩個主人公是老年的忽必烈汗與青年的馬哥孛羅。他們在落日薄暮時坐在花園中閒談。忽必烈汗很消沉地爲他即將消逝的帝國與城市嘆息，因爲他的生命卽將結束。馬哥孛羅卻富有生氣地形容他所見過的各式不同的城市。一是戀懷過去，一是欣賞現在、展望未來。馬哥孛羅要繼續不斷的旅行，「他不能停止，他必要前往另一城市，在那城市中，他的另一個過去正在等待他……」

「此時，忽必烈汗問道：『用旅行來重新體驗你的過去？』——這問題其實也可這樣說：『用旅行來重新找到你的未來？』馬哥孛羅的答覆是：『他處是反面的鏡子。旅行者知道他所有的不多，卻要去找尋他所沒有的和永不會有的。』」

且看下段對白（忽必烈汗決定他的帝國不過是幻覺）：

「他問馬哥孛羅：『當我認識了所有的城徽（指城市的符號）時，不是終於可以佔有帝國嗎？』那個威尼斯人回答道：『陛下，不要相信它。到了那天，你將也是城徽之中的一個徽號。』」

作者的哲理深意如何，祇能讓讀者自己去推測。

一九七六年的「命運交叉的城堡」有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風格。卡爾維諾聚集了一羣在城堡歇腳的旅行者，互相講述故事。這些旅行者好像玩橋牌一樣的用預測未來的相命牌（tarot cards）洗牌分發，依據牌上的圖像逐一講故事，主角有哈姆雷特、李爾王、浮士德、伊底帕斯等，但是也有講故事者自己，將人生的經驗與幻想的世界結合在一起。

到「冬夜旅客」英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時，卡爾維諾已名氣大揚，因此「冬夜旅客」也成爲他在美國最受人喜愛的作品。此書的主人公是「讀者」，即是第二人稱的「你」，作者通過「你」的讀者經驗來嘲諷當代文學界風行的各式小說作風與技巧。小說開門見山的第一句就是：

「你將開始閱讀義大洛・卡爾維諾的新小說『冬夜旅客』。不要急。專一下心，拋去其他意念。讓你周圍的世界慢慢消失……」

這樣的開始好似催眠大師施展法術。而卡爾維諾的作品頗有類似的迷住讀者的能力，即使故事的哲理是不易理解的，他的獨創的風格也令人不能抵拒。

這種風格也彌漫在他的非創作性的作品。例如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義大利民間故事」英譯本。早於三十年前，他已以他自己的風格重述了義大利民間流行的神話、寓言與童話，極受歡迎。英譯本出版後，有人把他與著名德國童話作家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相比。

「巴羅瑪先生」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後，消息傳來，卡爾維諾中風去世（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時年不過六十一歲。巴羅瑪先生是一位易於焦慮的神經衰弱症患者。他的唯一生活樂趣是觀察週圍的各種異常現象。全部小說由速寫式的短篇綴成。他把各篇短文分別附了「一、二、三」的號碼，把書中內容分成三種經驗。在書末的注解中他解釋說，附了「一」號的文章是「視覺經驗」，因此是「描寫性」，附了「二」號的文章構成了故事的線索，而附了「三」號的文章則是有關「思索性的經驗」。他說，他這部作品的寫作意向是要「從描寫、敍述，移向深思、反省。」

這裏且舉一個例子：有一篇篇名是「裸露的胸脯」，所附的號碼是「一、一、二」。這篇速寫喜劇性地描述出巴羅瑪先生的感官經驗，他發現晒日光浴的裸乳婦

女，以男性的好奇頻頻偷覷，但又不敢明眼正視，假作不介意，女士卻覺得受了「侵犯」，一氣而站起身走開。篇名附的號碼是「二、一、二」，代表描寫與敍事。既沒有點明「三」，讀者便不必去深思探求作者哲理，只把它當作輕鬆段落吧。

但是他並不是在作文字遊戲。在他臨死之前所收集的論文集「文學的用途」，便表明他對文學的嚴肅態度。

除了上面所述的卡羅維諾幾本重要著作外，他也出過多部短篇小說集，已譯成爲英文的有一九六七年的「時間零」，一九七一年的「監票員及其他故事」（上述的中篇「阿根廷螞蟻」即收在其中），一九八三年的「瑪可凡爾陀」，一九八四年的「困難的愛」。這裏所列的年份都是英譯本出版日期。

「時間零」，多麼古怪的書名，這是「宇宙連環圖」的續集，主人公便是「宇宙連環圖」那個怪名字的人：Qfwfq。其中一篇叫「軟月」（*Soft Moon*），異想天開的形容月球一滴一滴地溶入地球。

這樣的想像力無疑受到其他作家的欽佩。奇怪的是兩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與瑪麗・麥卡賽（Mary McCarthy）在讀了「冬夜旅客」之

後，都特地指出卡爾維諾使讀書的樂趣相等做愛的樂趣（兩篇書評，一載一九八一年五月的「時尚」雜誌，一載同年六月廿五日的「紐約書評」雙週刊）。但是也有評論家一面對他的寫作技巧拜服，一面批評他的寫作過分機械性。有人指他是個「逃避主義者」，也有人指他在文字中採取玩世不恭的冷嘲熱諷的態度。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則稱揚卡爾維諾「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內邁開大步超前了他的英美同代同行。」此言出自於自大的維達爾之口，是很不易的。另於一九八三年三月訪紐約時，卡爾維諾曾向同行們提出這個忠告：「作家的任務是在與這個瘟疫（指虛飾的矯揉造作的字句）作戰，而要造成直截、具體文字的長存。」

卡爾維諾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古巴，父母是農業專家，於幼時把他帶回義大利。第二次大戰時，他參加了反法西斯游擊隊。戰後他進入都靈大學研讀文學，於一九四七年畢業，所寫論文主題是約瑟夫・康拉德。一九四五年時他曾加入共產黨，替左翼報紙寫稿，當記者與編輯。在那段時期，海明威是他的偶像。大戰對他的生活與思想都有影響，而他亦像海明威同是記者出身。

寫作方面的成功使他終於脫離新聞職業，也退出了共產黨。他的作品曾獲不少

義大利文學獎，他也是美國文藝學院的名譽院士。在國際文壇上，他與納布考夫、波赫斯，加西亞－馬奎茲等齊名；在文學史上，有人甚至把他與但丁、伏爾泰、史威夫特相比。他在世時，每年都是一位很有分量的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選之一。

卡爾維諾論性・文學・政治

丁莫賽

義大洛・卡爾維諾是義大利當代最「現代」的作家。他也是世界最「現代」的作家之一。在國際文壇上他與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奎茲齊名。我們一談到今日文學流派中的「後現代主義」，就想到這兩位。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卡爾維諾未曾不幸早逝的話，他遲早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他於一九八五年患腦溢血逝世，死前他的最後一舉，便是挑選他的歷年演講稿、雜文、評論等文章片段，編成一本文集。此文集名「文學的用途」。閱讀這本文集可以增長我們對這位文學大師的認識。我敬服他高度的文學的智力(intellect)。

我立時起了一種亟欲重讀他的作品的衝動，可是時間不允我這麼奢侈的縱容。

我的讀後第一次反應是，卡爾維諾顯然很受法國的所謂結構主義式語言學的影

響。甚麼是「結構主義」？某些雜誌近來盛行討論「結構主義」的風氣，讀者如感迷惘，我勸他們不如直接閱讀卡爾維諾一類作家的作品。名詞的討論容易使我們鑽入形式的牛角尖中去。

由於近來曾寫過幾篇關於文學作品的電影的文章，我對卡爾維諾對電影藝術的意見特別有興趣。不過他的出發點是相反的。在一篇題爲「電影與小說」的論文中，他半正經地說：「如果電影藝術的任何部分對我的某些作品有些影響，那是活動卡通片。」其實卡爾維諾並不是在開玩笑，讀過他的神幻魔迷的「宇宙連環圖」者，必可發現卡爾維諾此話不虛。

在另一篇題爲「性與笑」(*Sex and Laughter*)的文章中，卡爾維諾一語道破宇宙性的人性眞理：「我們面臨性的啓示之際，不免自然覺得驚惶慌張，便用笑來作掩護。」笑，是人類發窘或面臨尷尬局勢之時的自然表現。在一本正經的社會中，性仍是一個令人侷促不安的主題，窘笑是自然的反應，天造的防護。「文學的用途」中的這幾篇文章使我們更深切瞭解「宇宙連環圖」、「巴羅馬先生」、「冬夜旅客」等作品。

傾心於純文藝者不問政治，認爲文學不應與政治有關。不過卡爾維諾是新聞記者出身，不但精於政治與時事常識，而且曾一度左傾。現在他對文學與政治這個主題又是如何看法呢？這篇文章題名「以政治來利用文學的正途與斜途」。他反對所謂「文學應該表達已被政治所佔有的眞理」那個原則。換句話說，他不相信「政治價值是件最重要的東西，文學必須予以適應」。他的後期生活顯然已失去青年時期的單純熱情，他似乎在說，純文學的藝術是永存的，政治只不過是暫時的。可是他又譴責文化的勢利態度。在一篇題名「我們爲誰而寫作」一文中，他反對以自大的「家長作風」方法來解決「文化不平等問題」。他說，「我們如果設想讀者文化修養不如作者，因而採取了教訓、教育、教導的態度，我們祇有加深這種懸殊……文學不是學校。」

八六年，紐約時報書評週刊曾節載了「爲何讀經典？」一文。卡爾維諾在此文中指出，我們很少看或「重讀」經典名作的。即是重讀，也好像是初讀，因爲經典名作往往是青年時所讀過的，當時的感受與上了年紀的感受顯然不同。他鼓勵讀者重讀經典名作：「每讀一次，可以像在初讀時一樣地有所新發現。」

接着這篇文章，卡爾維諾發抒了他在重讀荷馬、巴爾札克、史湯達爾等等各位歷代名家著作後的感想，他鼓動了讀者的讀書興趣。我不是說過我突然起了一陣亟欲重讀卡爾維諾作品的衝動？

卡爾維諾作品索引

《英譯本》

The Path to the Nest of Spiders 蛛巢小徑（一九四八）

Agentine Ant 阿根廷螞蟻（一九五二）

Our Ancesters 我們的祖先（三部曲）

The Cloven Viscount 分成兩半的子爵（一九五二）

The Baron in the Trees 樹上的男爵（一九五七）

The Nonexistent Knight 不存在的騎士（一九五九）

Smog 煙霧（一九五八）

Cosmocomics 宇宙連環圖（一九六五）

T Zero 時間零（宇宙連環圖續集）（一九六七）

The Watcher and Other Stories 監票員及其他故事（一九七一）

Invisible Cities 隱形城市（一九七四）

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 命運交叉的城堡（一九七六）

Italian Folktales 義大利民間故事（一九八〇）

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 冬夜旅客（一九八一）

Marcovardo or The Seasons in the City 瑪可凡爾陀（一九八三）

Difficult Loves 困難的愛（一九八四）

Mr. Palomar 巴羅馬先生（一九八四）

The Uses of Literature 文學的用途（一九八五）

月 亮 的 距 離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　者：曹　又　方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7年3月

定價 100 元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張系國主編）

SF1	五玉碟	張系國 著	90元
SF2	夜曲	張系國 著	60元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張系國 編	90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 編	90元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6	倪匡科幻小說選	倪　匡 著	90元
SF7	銀河迷航記	黃　海 著	90元
SF8	上帝們	黃　凡 著	90元
SF9	七十四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10	龍城飛將	張系國 著	90元
SF11	七十五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SF12	海天龍戰	葉言都 著	100元
SF13	月亮的距離——卡爾維諾作品選	曹又方 編	100元
SF14	無盡的愛——七十六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100元

電腦叢書（張系國主編）

CS1	認識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2.1	電腦系統	張系國博士 著	80元
CS2.2	工程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3	商用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5	電腦檔案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7	軟體設計	朱耀漢博士 著	160元
CS11	電腦語言 PASCAL	楊維邦博士 著	200元
CS13	電腦硬體簡介	楊照崑博士 著	160元
CS14	電腦繪圖（MEDUSA 系統）	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	180元
CS15	趣味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16	數值計算導論	楊重駿博士 著	100元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

封面設計：李男